

曾 櫟 所 敘

第 一 時 期

戲 劇 之 部

敘
所
櫟

雪
曇
夢

Richard

真珠美邊
玻璃紅邊

曾櫟所敘

冰立
音
叙

曾樸所叙全目

第一時期（一八八八——一九〇〇）

詩之部一

未理集庚寅以前

光無集辛卯壬辰

响沫集癸巳至丙申

毗輞集丁酉至庚子

右為三十歲以前之古今體詩集。

文之部二

推十合一室文存二卷

右為青年壯年時代之駢散文合集。

詩之部一

庚寅以前

805401

札記之部三

執丹璣語二卷

右爲讀書札記。

攷證之部四

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攷證十卷

右爲補充後漢書藝文志所遺佚之文獻，復加以考證之鉅製。

歷代別傳四卷

右爲搜集歷代之遺聞佚事而加以整理之作品。

戲劇之部五

雪曇夢院本四卷

右爲悲劇性之曲本。

第二時期（一九〇一——一九二六）

詩之部一

龍灰集

右為三十歲以後之詩集。

文之部二

吹萬廬文錄二卷

右為論法蘭西詩法，詩史，及詩之派別源流之鉅製。

札記之部三

蟹沫掌錄二卷

右為研究法國文學之讀書札記。

小說之部四

孽海花三十卷

露俄著九十三年二卷

右為露俄描寫法國革命事之鉅著。

傅蘭儀著影之花四卷

右為描寫英國某王之秘密戀史，曾引起英法國際間重大之交涉。

戲劇之部五

露俄著呂克蘭斯鮑夏

露俄著頂日樂

露俄著呂伯蘭

露俄著鐘樓洋人歌劇

右為露俄戲劇全集中之四部。

第三時期（一九二七——現時）

詩之部一

續未理集

右爲最近轉變後之新詩集。

小說之部二

潛男子：

〔一〕戀

〔二〕婚

〔三〕樂

〔四〕議

〔五〕宦

〔六〕戰（於眞美善季刊一卷一號起，開始登載。）

佐拉著南丹與奈儂夫人

露俄著笑的人（於漢美善季刊一卷一號起，開始登載。）

短篇小說集

戲劇之部三

莫利愛著夫人學堂

露俄著歐那尼

露俄著克林威爾

露俄著瑪莉韻姐洛姆

露俄著嬉王

露俄著馬麗丟陶

露俄著弼格拉佛

露俄著自由戲劇

露俄著雙生子

右爲舊戲劇全集。

攷證之部四

中國神代史四卷

新韻譜

筆記之部五

象記二卷

右爲隨筆式之自傳，並列入各時期生活之圖表。

回憶錄一卷

右爲生活之回憶。

病的心聲一卷

右爲隨感錄。

曾模所叙全目

第一時期 戲劇之部

雪曇夢

全目

- | | | |
|------|----|----|
| 第一齣 | 標旨 | 楔子 |
| 第二齣 | 仙墜 | |
| 第三齣 | 檄封 | |
| 第四齣 | 吟香 | |
| 第五齣 | 封戲 | |
| 第六齣 | 入夢 | |
| 第七齣 | 定情 | |
| 第八齣 | 偵聞 | |
| 第九齣 | 園賞 | |
| 第十齣 | 闕座 | |
| 第十一齣 | 簪諫 | |

雪曼幻夢詞 全目

第十二齣 約試

第十三齣 秋別

第十四齣 題霞

第十五齣 繡星

第十六齣 旅病

第十七齣 布謠

第十八齣 謠傳

第十九齣 歸捷

第二十齣 曼誓

第二十一齣 疑讖

第二十二齣 心夢

第二十三齣 斷爪

- 第二十四齣 情訣
第二十五齣 哭靈
第二十六齣 冥會
第二十七齣 譚空
第二十八齣 魂歸
第二十九齣 魂遇
第三十齣 夢醒
第三十一齣 團圓
第三十二齣 僊證

雪墨幻夢詞 全目

第一齣

標旨

〔蝶戀花〕沒個商量花落去，要借神仙略略消愁緒；漾出孤山春一縷，翻新排起鴛鴦簿。華鬢倘許雙雙住，雛鳳離鸞，總算虛無語；人世難圓天上補，蟠桃紅照相思樹。

楔子

〔沁園春〕庾嶺仙媛，孤嶼詩星，紅塵共淪；仿孟家踏雪，爲花草檄，謝庭詠絮，獻酒娛親。恨惹封姨，讒添卷舌，便是雙雙入夢因；消受了霎時恩愛，萬種溫存。無端別淚沾巾，爲博取科名勞燕分。看撩人牛女，詩題鮫帕，漫天箕口，血濺鸞紋。折桂才歸，剖珠忽碎，生死悲歡一轉輪。仗仙姥人天折証，付與長春。

雪曼幻夢詞



雪曇幻夢詞

會鍾情的甄逋生，無意惹枝節。
最妬心的封家姨，狠命弄虛空。
不變更的王鏤冰，死守舊盟香，
善調停的百花王，喚醒雪曇夢。

第二齣

仙墜

〔老旦扮花王雜四仙童各執管領羣芳旗隨上〕

〔北〕〔呂中〕〔粉蝶兒〕〔老旦〕香國層層，儘東皇雨飄風打。道神仙真個無情，引孤山，撐雪海，借幻夢消除薄命。付閻浮，一種蘭因，照華鬢，雙擎瑤鏡。

不信東皇總薄情，安排鴛牒付瓊英；孤山一片香如海，待築神仙風月城。我乃上界花王是也。祇爲香雪海管領梅仙，與孤山處士林逋，三生偶種綺因，歷劫難消情果。久思湊合，一向蹉跎，不料昨日梅仙，偕幽蘭梨花兩位仙媛，赴我百花大會，中途遇着林逋。那時梅仙一點塵心，無端觸動，不免與兩位仙媛，說了幾句戲語，那知恰被封家姨偷聽將去，竟到我案下告發了。呀！我豈不知弄舌如簧，修拂衣之故怨；却正好借鍼引線，成入夢之舊緣。因此銀版晨書，綠章夜奏，說林逋以西湖高士，不應綺障纏綿；梅仙是姑射神人，何得塵心點沆。允宜共誦人寰，勉成眷屬，了彼宿願。

清我芳規。此本一上，不意上帝竟自准了。今日着我召他二人到此，點化一番；即合幽蘭梨花，二位仙媛，送往人世。咳！只是我想封姨梅仙，本有宿讎，一往人間，豈肯放過，必有一番作弄；我却正要借他百樣消磨，看出兩心真假，倘能守情不變，立志無虧，待他謫滿歸來，定當代奏天庭，玉成仙眷。〔笑介〕哈哈！兀不替我衆香國中，添一段綺麗的佳話也。道猶未了，你看林逋梅仙，各踏雲頭，冉冉來也。〔生林逋騎鶴雜仙童旦梅仙執梅花貼仙女持香雲海管領旗左右分上〕

〔南泣顏回〕〔生〕騎鶴下青冥，背上西風吹緊；長天萬里，今宵少個文星。〔旦〕山河一片問其中，怎着仙娥影；甚東皇，不護冰姿。〔合〕望花神，高懸金鏡。〔南北合〕無兩人合唱

一曲茲限于關目偶一用之好在稗畦先有此例矣

〔同見介〕花王稽首。〔老旦〕你兩人偶涉色心，遂淪人道。雖云小劫，煞是可憐。〔旦合〕弟子不避微嫌，致遭嚴譴，只是橫加綺語，實不甘心。〔生合〕莫說梅仙冰聰雪慧，固自不堪；便是小仙傲骨俠腸，亦覺難受。〔老旦笑介〕你兩個好不解脫也。

〔北石榴花〕 祇知道做神仙，須自葆全貞，誰道是神仙不用情。梅仙，您不見瑤

臺譜牒寫分明：那壁廂俏桃根，瓊漿流碧澗；這壁廂小蘭香，玉唾墜雲軒。便是您玉叢中，便是您玉叢中，青衣也受羊家聘，金環繞住，九嶷仙嶺。况你兩人呵，結一樣雪冰心，結一樣雪冰心，宜打合鴛鴦鏡，怎見得他年不將好夢照瑤京。

〔生旦俛首介〕〔小旦幽蘭仙史捧蘭瓶貼梨花仙史執梨花瓶上〕

〔南泣顏回〕〔合〕紅羊誰撥却灰醒？倩做仙鴛于證。〔願生旦介〕看他雙影，傾城名士相應。〔見老旦介〕花王見召何事？〔老旦〕奉上帝玉旨，着兩位仙媛，送林逋梅仙下世。〔小旦貼〕領旨。〔合〕香風一弄，墜秋空，難認雲中徑。和靖先生，梅仙賢妹，隨我們去。趁天邊，涼月珊珊，聽人間，霜柝聲聲。

〔生旦向小旦貼介〕且慢。〔向老旦合掌介〕適聞寶命，頓啓蓬心，但不知此去降生誰氏，墜落何方，苦樂因緣，要求詳示。〔老旦〕呀！前因後果，難於明言，姑將大略宣示一番。你兩個此去呵，

〔北上小樓〕並不會回鸞扇，遮雙影，却先向小南柯，過一生。其間呵，赤緊的霽月晶瑩，別夢慵惚，暮雨飄零。從此百樣消磨，十分纏繞，你兩個休要迷了本性。莫模糊一

雪壘幻夢詞

六

片冰心，莫模糊。一片冰心。愛河穩渡，鴛鴦長命，待到劫滿歸來，還博個團圓仙境。

〔丑扮風姨持扇飛舞繞場下〕〔生旦驚相顧介〕〔老旦微笑介〕也虧你們熬得他這一陣狂風也。

〔南撲燈蛾〕耐寒心，移時莫變更。妬花風，爲人去消領。罷了。林逋白鶴，梅仙冰花，一齊留下，待你們塵緣滿後，再相見也。〔生旦遞鶼花介〕〔生拜介〕小仙拜別了。〔旦〕弟子也有一拜。〔老旦〕去罷。〔合〕慘磕磕，一聲仙家別。怯生生，雲中覓徑。蕩悠悠，仙魂一片渺茫茫。何日返瑤京。閃搖搖，黃塵碧落，虛飄飄，今宵夢影向誰停。

〔小旦貼引生旦雜仙童貼仙女各持彩雲飛舞繞場下〕〔老旦〕妙呀。

〔尾聲〕看他香雲護住仙鴛影，那怕狂風吹緊。衆侍吏，隨我回衆香國去者，待把華鬢消息聽。

衆是 〔舞散擁老旦繞場下〕

第三齣

檄封

〔設玉照園匾額旁列梅林生巾服引丑攜盃碗上〕

〔南呂引子〕「一剪梅」一片奇光繞住身，珠影三分，劍影三分。華年心緒太細氳，花
字消魂，月字消魂。

瑤宮黯黯少微星，一段光芒腕底停，看取翠筠剛脫手，硯池冰裂出奔霆。小生甄林，蘇州吳縣人
也。生時有林逋入夢之兆，因而號曰逋生。父親名沂，懷香華署，曾參列宿之班。母親劉氏，耀玉中
圭，久著女師之望。小生年未二旬，學窮萬卷，個儻自喜，慕嵇叔夜之為人，掩抑工愁，有王長史之
情癖。袍裁青草，怨積王孫，毫吐湘花，香迷秋士。每讀高柔遺傳，秦嘉殘箋，輒掩卷而歎曰：閨房之
內，如此二人，庶幾其得情之正乎？古有其事，今豈無之？幸得前年，父親爲我聘定同郡禮部侍郎
王端之女，慧質蘭舒，清心玉映，金篋織句，頌就紅椒，銀槩雕文，書成紫石。雖目下鸞鳳迥隔，難成

交頸之緣，冀他年鷓鴣雙清，竟遂在心之志。這都不在話下。當此殘臘待終，雪花亂舞，我家玉照園內，梅花盛開；本約好友貢竹均姜子常，同去賞玩，却都爲催租敗興，只得令小史春奴，攜着盡觴，獨自去領略一番。春奴，走快些。〔丑〕曉得。〔行介〕〔合〕

〔過〕〔曲〕繡帶宜春，迎風走，瓊花撲鬢，蹣跚鶴筆迷人。〔丑〕已到園門，待小奴啓鑰。〔開門介〕

〔生入介〕妙呵！入得園來，你看樓臺不夜，天地無塵，西崑閨風，北荒明月，何以過之？團寶絮，裝就明蟾，排銀榜，垛住嬌鱗。春奴，我們到玉照堂中去煖酒。〔丑〕便是。〔合〕低認過回廊，剛踏破雲根，穿鶴徑，又冰虹斜暈，將近瓊林四護，紅窗雙隱。

〔到介〕〔生俯首驚視介〕咦！你看落地雪花，天然瓣萼，倒也希罕。〔丑尋看介〕啊！不是雪花。〔生〕不是雪花，是甚？〔丑〕雪裏梅。〔生〕吓！昨未全開，今何遽落？〔丑〕大爺不信，但看枝頭。〔生仰看介〕哎！果然幹老，花空着甚來由，這一宵寒雪，他傲骨稜稜，竟受不住了！〔開介〕

〔醉太師〕心悶，而今莫問，嬌紅慘綠，禁寒無分。看他玉魂，避銀霓，也飛下崑崙。〔丑〕這倒怨花不得，像昨夜大風，人也凍死，而况於花？〔生〕噫！不錯，這花是被大風吹落，滾風姨，風

姨，我一天清興，被你掃盡了，好不可恨！〔想介〕春奴，取筆硯來。〔丑〕敢要做詩麼？〔生〕非也。無人，把顛狂少女來執訊，我要做一篇呵，花城裏，討賊鴻文。〔丑〕大爺，又來了，世上不般要，要到天上去了。〔生〕胡說！我自冇毫鋒墨盾，便批風抹月，算什麼狠。

〔丑遞筆硯介〕〔生坐花根沉吟寫介〕〔丑醜態指生介〕我家大爺，今朝可不是癡麼？好好屋子不坐，偏要坐在這梅樹根下，你看那雪花呵。

〔宜春樂〕一飛青鬢，繞角巾，要臨風裝成壁人。好笑大爺，竟自不管，只願搖搖擺擺，做他什麼討風文字。〔內風聲介〕〔丑咽住驚介〕哎喲！剛說到風，風就來了；這是大爺惹出來的。〔喚生介〕大爺，快不要做，惹出禍了。〔生驚問介〕什麼說？〔丑〕你聽，金戈鐵馬，怕飛天颶，母衝文陣。〔生〕禁聲。大丈夫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百萬雄兵，退之如摧朽耳，况區區娘子軍乎？你聽我把這文朗誦一遍，保管林恬波靜。〔擲筆捧紙朗誦介〕〔口誦討風姨文介〕〔讀畢拍掌笑介〕哈哈，你看這墨露寒芒，字藏殺氣，語可破膽，句必驚人，笑他風姨，有多大本領，直怎張惶也。罵得他雌虎低頭，誰似我雕龍調吻。春奴，你把這箋兒，掛在梅枝之上，看他風狂似虎，敢來調弄麼？〔丑〕噤。〔生遞紙丑接挂介〕〔生立起仰面看介〕看雲

烟翻滾，抵花旛百幅，緊護芳魂。

〔學士解醒〕〔外〕閉戶袁安都不問。〔老旦〕兒嬌關切寒溫。〔生驚介〕喲！爹爹母親來了。〔老旦〕孩兒，你原來在此。累你爹爹那處不尋，喲！你好風雅，這樣大雪頭裏，挺挺立着，着了寒氣，又是生你的受累。你只願興來獨自穿三徑，可曉得病到須教累一親。〔生〕孩兒知罪，以後再不敢了。〔外怒容介〕我且問你，爲甚拋書閒逛，難道一領青衿，便說你受用了？可知道昨日你岳父信來，明春要替你成婚？他家小姐，是個閨中才媛，你若不掙些本領，不要被他說死。就擱起張做蘭臺修史筆，辱沒煞謝女中庭詠絮因。〔生低首不語介〕〔老旦見丑介〕春奴，手中拿的是甚？〔丑〕是大爺纔做的什麼討風文。〔外〕取來。〔丑遞箋介〕〔外看笑介〕倒也虧他，只可惜把有用心思，用在無用之地。〔老旦孩兒快回去，用正經功課罷。〕〔合〕歸來肯趁雪光燈影，誦讀經文。

〔外老旦生行介〕〔生〕春奴，剛纔帶來那壺冷酒，你回去燙熱了，我晚上要吃哩。〔丑〕理會得。

〔尾聲〕〔外〕梨花千片翻寒陣，〔老旦〕傲雪孤芳半勒春。〔生〕爹媽走子細，外邊風勢

更大了。難道是逐影來尋草檄人。〔同下〕〔丑隱下〕

第四齣

吟香

〔設關于垂幔介〕〔旦觀妝暗上搗棧唱介〕

〔調雙〕

〔海棠春〕擊寒翠袖溫香逗，料檻外銀花鋪厚；簾捲立西風，一片冰心瘦。

〔浣紗溪〕是處玲瓏墜玉仙，銀鉛金粉不成妍，祇堪明月伴嬋娟。一燈梅花紅似酒，半天濃絮澹於煙，嫩寒測測膩吳綿。奴家王氏，小字鏤冰，姑蘇人也。父親名端，容臺掌禮，久叨玉鷺之司。母親任氏，絳幔揚徽，幼出金蟬之族。當年生奴時節，珠胎未剖，瑞夢先通。見有仙姝兩人，手遞冰花一朶，因茲異兆，用錫芳名。奴家雖生閨閣名門，頗洗鉛華結習；且以慈闈早背，昆季全無，陡將玉性瑤情，化作冷風寒月。年來父親供職京師，奴與後母姬氏，隨任同來，未免致歎鳳雛，傷心烏哺；差幸幼承庭訓，夙擅詞章，口誦伏氏之經，粧臺解悶，手按中郎之曲，流水寄懷。兼有表妹趙瓊仙，氣味相投，倩來作伴，彩箋分詠，翠袖聯吟，愁夢光陰，倒覺消遣得容易也。當此滿天風雪，徧地瓊

瑤，正好共作新詩，以消寒夕。早遣小鬟綠雲，去招他，怎的去了半日，還不見來？〔喜介〕呀，你看一派雪光，好明媚，哪待我挂起幔兒，憑闌靜候。〔挂慢憑闌坐介〕〔貼捧傘徐上〕

〔桂枝香〕銀鈎誰紐，憑闌人有倚西風，一段溫柔，映寒光，二分損瘦。〔旦見介〕綠

雲，你來也。〔貼〕原來是小姐。〔旦〕趙小姐呢？〔貼〕他在老爺夫人那裏圍爐小酌，老爺叫小姐也去哩。

〔旦〕原來老爺回朝了。〔貼〕正是小姐去罷，你看那玉晶晶耀眸，玉晶晶耀眸，恰襯你桃腮春透，櫻唇露逗。〔旦行介〕綠雲，你把傘兒替我好好張着。〔貼應介〕〔合〕出了這翠香幃，行行生怕

花鈿濕，步步回看屐印留。〔下撒開幔介〕〔揚角設大梅筵〕〔末更衣老旦小旦引二婢上〕〔末〕

〔前腔〕天香圍肘，恩光輝牖，儘堪誇似水臣心，暫消受無塵靜晝。〔老旦〕對瓊

臺玉樓，對瓊臺玉樓，恰好圍爐薰袖，看花消酒。〔小旦〕幾生修，願花長壽人難老，

願酒長春醉不愁。

〔末〕紫禁朝天拂袖回，玉階瑤殿淨無埃。〔老旦〕歸來且作圍爐話。〔小旦〕看取花間獻壽杯。〔同坐〕

〔末〕夫人剛遣綠雲去喚女兒，怎不見來？〔老旦〕想整理繡囊，安排硯匣，還未停當。〔小旦〕願內笑

介！咳！這兀的不是妹妹，一步滑一步的來也！〔旦上〕

〔前腔〕臨風衣縞，凌波塵溜，怯心腸，捉住仍驚，險途徑，剛前又後。〔末老旦〕女兒來也。〔旦〕爹爹母親萬福。〔末老旦〕女兒坐罷。〔旦見小旦介〕姐姐原來在此，我等你好一回哩。〔小旦〕綠雲爲什麼不跟妹妹來？〔旦〕他到廚下取酒去了。〔見梅樹驚介〕啊！爹爹，你看這庭前梅樹，被風雪欺凌得好淹塞也。〔末〕果然。〔旦〕看瓊枝怎瘦，看瓊枝怎瘦，渾不見金鈴低扣，畫旛遙守。〔末〕看他雖則淹塞，尙有一種傲兀之態，不可磨滅，不比那薄命花枝，一吹便落，更覺可憐人也。消受這一天愁，看他冰肌玉骨嬌無那，不比浪蕩閒花吹便休。

〔貼攤盞上〕綠蠟新醅酒，紅泥小火爐。酒銷在此，請老爺夫人小姐們賞雪。〔旦爲末老旦斟酒介〕爹爹母親滿飲一觴，以障寒氣。〔末老旦接酒介〕生受你了。〔斟小旦介〕姐姐也飲一杯。〔小旦接介〕妹妹自飲罷。〔互飲介〕〔合〕

〔前腔〕真珠香逗，玻璃紅透，小團圓，仙眷圍爐，大歡喜，天花拂袖，看盈庭景幽，看盈庭景幽，抵得過蓬萊芝秀，瑤池桃壽，一齊勾傷時，忽訝花同泪，恨別翻疑。

鳥亦愁。

〔末〕女兒，我想晉時謝太傅，雪夜內集，道韞有柳絮之吟，千古傳爲佳話。你與趙小姐，各擅清才，對此良辰美景，何不互燃冰毫，藉消佳釀。〔老旦〕女兒剛纔原請趙小姐去作詩，妾身因見相公回朝，纔喚他來的。〔旦〕爹爹母親嚴命，敢不勉力。〔小旦〕據甥女愚見，只就雪景鋪排，似難出色，還求舅父別出雅題，庶得各裁新意。〔末想介〕〔指梅介〕就把雪裏梅花爲題，豈不又雅又新。〔旦顧小旦介〕我們就此做罷。綠雲取筆硯來。〔貼應遞筆硯介〕〔旦小旦並坐且寫且唱介〕

〔前腔〕無端填湊，何須雕鏤，潑淋漓，醉墨生香，試聰明，冰紈脫手。〔顧小旦介〕姐姐完了不曾？〔小旦〕還未。妹完了。〔旦〕完了。〔末取來介〕〔旦遞筆介〕末接筆小旦旁立看介。〔末念介〕「瑤天忽碎瓊芳墜，白霓橫飛素鸞恣，封姨挾之舞天半，掩翠韜紅無不至。就中驚起九嶷仙，雲階月地來翩翩。素心直欲耐雪冷，傲骨不難爭冰堅。封姨嬌嗔拜玉妃，更遣十萬銀飛龍，銀龍銀龍飛不已，一片芳魂呼不起，嗚呼一片芳魂呼不起，呀呀雌吼胡不喜！」妙呀，你看一片神行，十分蘊藉，似你這枝筆呵，真是令風愁雨愁，令風愁雨愁，冰池犀逗，晶盤珠走，那裏是出自女郎喉！〔笑顧老旦介〕不

知甄家郎，有此才調否？〔老旦〕只怕倒要遜一籌哩。〔末〕試看這紅絲灸硯剛融手，只怕他翠管題眉愧並頭。

〔旦羞介〕〔末〕如今要請教趙小姐的佳作了。〔小旦〕妹妹珠玉在前，甥女擱筆久矣。〔末〕不必過謙。〔前腔〕〔小旦〕聞聲驚走，甘心居後，望尊前，一例寬容，免甥女當場出醜。〔旦拭手作倦態介〕〔末老旦〕女兒爲甚這般，敢是醉了。〔旦〕我何曾醉休，我何曾醉休，但覺得夢影撩魂，心苗浸酒。〔小旦〕妹妹困倦，不如進房去將息一回。〔顧貼介〕綠雲扶小姐去來。〔貼應〕〔介末〕夫人，我們也撤去酒餚，大家進去罷。〔老旦〕便是。〔二婢撤酒餚介〕〔末老旦先行貼扶旦小旦引二婢繞場〕〔介合〕漫勾留，相將酒醉穿芳徑，不許風狂犯畫樓。〔下〕

雪墨幻夢詞

第五齣

封戲

〔四雜分執青赤白黑四色旗先上各依方色立介〕〔丑扮封姨武裝舞扇上〕

〔商調〕〔引子〕「遠地遊」飛來飛去，花下婆娑舞，甚水姿，不容欺負，輕輕擺佈。試問你而今何處！〔笑介〕呵呵，什麼耐寒花，一半是粧鬼做狐。

踏遍萬花叢；一隻妬雌虎；打翻石醋瓶；踏破香雲隴。小神乃封十八姨的便是一生只知吃醋，平生不會惜花；養成如火性情，買弄翻天手段。喜的時，雖屬閒花野草，吹噓得柢固根牢；怒的時，任他玉樹瓊枝，作踐到烟樵月悴。也算得烟花寨裏，莽來橫行將軍；羣玉山頭，做個絕情使者。這都不在話下。最可笑那香雪海管領梅仙，不識事機，偏多做作，恃着他一付耐冷的骨頭，做出那百樣傲人的局面。憑著我烈蕙轟，萬般的哄嚇，他總是鐵錚錚，一味的忍受；只道我永不能奈何他的了；不料自不當心，授我話柄，那時不免添枝畫葉，捉影捕風，在花王案下，告他一狀，竟得了個

淪謫之罪；倒還拖了個無緣無故的林和靖，同走一遭兒。〔笑介〕哈哈，梅仙，梅仙，你如今可也認得我的手段麼？〔坐介〕現在他們下世，將近廿年；可恨花王曲徇私情，周旋暗裏。啊！難道我不許他天上平安，倒許他人間歡樂不成；昨日特託卷舌星君下世，打聽有無間隙；倘若有時，定要弄他一個七死八活，纔見得區區不是好惹的哩。〔顧左右介〕衆尊神，今日雨雪紛紛，隨我到長林豐草之中，閒哨一回去來。〔四雜〕領命。〔丑舞扇四雜舞旗丑重唱什麼耐寒花二句繞場下〕〔小生淡紅衣末粉白衣副末綠衣淨紅衣扮四仙女攜手上〕〔小生〕露井無言濕淚粧。〔末〕因何情我代卿僵。〔副末〕細眉若共彼穠比。〔淨〕貌美何如多子強。〔小生〕妾身陶氏。〔末〕奴家李氏。〔副末〕小奴柳氏。〔淨〕阿儂石氏。〔合〕咱們都是花城仙史，當此嚴肅之晨，衙門沒事，因此大家出來灑落一回。〔繞場唱下〕

〔耍孩兒〕歎繁華值幾時，一回兒已若斯。〔四面指介〕你看那雪花亂舞寒烟織，這其間有多少佳人拾翠停油碧，名士尋春泛玉卮，到今誰把空枝視；只落得冷惻惻，全身怕露路茫茫，四顧何之。〔丑引四雜飛舞上〕

〔商調〕〔字字錦〕天花得意舒，羽扇從空舞，花光扇影中，跳出人如虎。〔急舞介〕

一聲呼，只見霧亂烟飛，烟飛處，驀地見兩三麗姝。衆尊神駕起雲頭趕去，看是誰來。

〔四仙女作懼色介〕不好了，十八姨舞著大扇來也。大家走罷。〔繞場亂跑介〕〔丑四雜繞場追介〕誰乎原來

撞着，惱人一羣媚狐。喝聲媚狐，媚狐何方去？〔四仙女作驚跌起重跑介〕〔丑〕猛走之間，來到一

座花園。〔頭四雜介〕我們放出旋風，把這園子團團圍住波。〔丑中立急舞扇介〕〔四雜分立四方舞旗介〕〔丑〕颼

颼的恣吹噓，颼颼的恣吹也噓。興心兒難住，看他在那裏，他在那裏，鬢蓬手擗，顛顛倒倒，驚驚怕怕，咱這裏歡歡笑笑，嘻嘻出出，暢好稱心欺負。

〔四仙女各遺釵鈿手帕急下〕〔丑笑介〕一羣妖狐，早被我趕去也。衆尊神，看地下是什麼東西？〔衆塵拾

介〕一個是七寶釵。〔丑〕替我插上頭。〔衆〕一個是九光鈿。〔丑〕替我貼上面。〔丑〕還有呢？〔衆〕

手帕一方。〔丑〕結在手臂上。還有樹枝上，白飄飄的是什麼？〔衆取介〕情書一封。〔丑〕夾進褲褶中。

〔衆遞介〕〔丑接着介〕〔怒介〕呸！那裏是情書，竟是一篇討我的檄文。喲，是誰呀？〔細看介〕原來是甄林。

咳，甄林不是林逋的後身麼？〔天怒介〕啊，喲，賊林逋，你好大膽子也！

「不是路」一口醍醐，灌得我火冒三焦氣不舒。你有多神武，便這般戲弄日無

吾笑僇夫，應須不耐人間住！

〔想介〕〔副淨扮卷舌星君上〕三寸筆簧舌，一篇珠玉詞。小神卷舌星

君是也。昨受風姨之託，去探梅仙消息，真正有緣能相會，無巧不成書；一到人間，剛剛遇着他們在那

裏賞雪吟詩，詩中句句犯着風姨；那時小神牢記在心，回來照樣錄出清本，不免去尋封姨告訴他。〔指

介〕前而一個花園，烟霧騰騰的，不是風姨在裏頭麼？待我趕上前去。〔見丑介〕〔丑不理介〕〔副淨叫介〕封姊，

小神人間回來也。〔丑忙見介〕呀，原來星君回來也。〔副淨〕封姊因何心事，如此掃興？〔丑搖頭介〕不要說

起，今朝被人罵得殺哩。〔副淨佯驚介〕封姊威風，誰敢罵你？〔丑〕就是那賊林逋。他到人間，記着宿仇，無

緣無故，做一篇檄文討我，言語之間，十分放肆；你想叫我怎樣氣得過呢！〔副淨笑介〕我道是誰，原來是

他。這不算奇，據小神所聞，不但他一個人與你爲難，他與梅仙，合夥兒與你爲難哩。〔丑驚問介〕怎見得？

〔副淨遞紙介〕封姊不信，看這詩便知。〔丑接着介〕〔看畢怒介〕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他也這般放肆了。一味毫

端寫謗書，誰家婦，這番口業真難恕。〔咬牙介〕看咱區區。〔副淨〕如何區區？

〔丑〕只要令他兩個，不能長久團圓便了。〔副淨〕這怕難哩。昨過月老處，見姻緣簿上，他們相處

甚長；況且花王有意調護，聽說將來，還要替他們圓成仙眷哩。封姊獨力難支，如何能令他們不

久長呢。〔丑〕真便不能，弄一個虛境，也是好的。〔副淨〕弄個虛境，難道叫他做夢不成。〔丑〕一場惡夢，也教他受用了。星君不信，我先攝花妖木魅來，演試一番，然後施行，你道好麼？〔副淨〕正要請教，演試何妨？〔丑〕如此放肆了。〔副淨〕好說。〔旁坐介〕〔丑〕居中坐介。司東神上來聽命。〔青旗雜應

近丑介〕〔丑〕附耳介。〔雜舞青旗下〕即上介。〔立東首颺旗介〕〔夢神引生冠服且冠暖繞場下〕〔又颺旗介〕〔雜敲鑼繞場下〕〔三颺旗介〕〔貼抱小孩繞場下〕〔雜願丑介〕〔丑〕點首介。〔雜舞青旗繞場下〕〔丑〕

〔滿園春〕東風拂，動虛無，把一對單棲鳳，守鰥魚，迷離送入藏春陽。驚無那，歡無那，樓上雙仙居，一粧粧好事世間無。有丹梯可扶，有明珠可娛，盡道是才子佳人，才子佳人，情天遮護，却不道一霎好吹噓。

司南神上來聽命。〔赤旗雜應近丑介〕〔丑〕附耳介。〔雜舞赤旗下〕即上介。〔立南首颺旗介〕〔夢神引生且攜手作經

接狀上〕〔又颺旗介〕〔生〕且作搖船介。〔三颺旗介〕〔生〕且並踰場僂僂笑下。〔雜願丑丑〕點首介。〔雜舞赤旗繞場下〕〔丑〕

〔前腔〕〔頭〕換南風勁，動虛無，恣恩情，兩意難模。扇得個撲帳春雲吞，又吐形難捨，魂難捨，叫他沒法能擺佈。怕情長，又怕恨模糊，誓今生共娛，誓他生共娛。

軟玉溫香，肉兒團土，却不道一霎暖，吹噓。

司西神上來聽命。〔白旗雜應近丑介〕〔丑附耳介〕〔雜舞白旗下卽上介〕〔立西首颺旗介〕〔夢神引生且拭淚繞

場分下〕〔又颺旗介〕〔生病容繞場下〕〔三颺旗介〕〔且持刀貼搶刀繞場下〕〔雜顧丑丑點首介〕〔雜舞白旗繞場下〕

〔前腔〕〔丑〕西風起，動虛無，離別也，淚如珠，雙雙夢逐行雲去。卿何處，郎何處，這壁廂，秋雨欺相如；那壁廂，弄金刀，粉頸染珊瑚。看愁腸儘枯，問驚魂怎蘇，一片模糊，一片模糊，幾時纔住，却不道一霎冷，吹噓。

司北神上來聽命。〔黑旗雜應近丑介〕〔丑附耳介〕〔雜舞黑旗下卽上介〕〔立北首颺旗介〕〔夢神引生且左右哭上兩

人欲相見黑旗遮蓋轉旋不得見各哭下〕〔又颺旗介〕〔生抱小孩哭繞場下〕〔三颺旗介〕〔且扮鬼魂哭繞場下〕〔雜顧丑

丑點首介〕〔雜舞黑旗繞場下〕〔丑〕

〔前腔〕〔頭換〕朔風厲，動虛無，鴛鴦打散須臾，一點玉芽還摘去。傷心事，傷心事，這邊哭倒連理樹，那邊盪孤魂，慕土血痕糊。算恩情也虛，算思量也虛，薄命夫妻，薄命夫妻，許多悲楚，却不道一霎惡，吹噓。

〔丑起向副淨拱手介〕星君看見了沒有？〔副淨起介〕看見了，好辣手段也。天色已暮，小神告辭了。〔丑請。〕〔副淨〕海市蜃樓隨手弄，畫鸞彩鳳到頭難。〔下〕〔丑〕星君已去，不免駕起寒雲，一望閻浮世界。〔瞭望介〕呀，你看林逋梅仙兩下，癡癡迷迷的入夢來也。

〔尾聲〕狂風刮的人間苦，正看那兩道癡魂入夢初，試問你何日雙雙夢醒
無！〔舞扇下〕

雙疊幻夢詞

第六齣

入夢

〔設書案燈檠生摺書倦容上〕

〔越調引子〕「祝英臺近」這些時，埋怨你，天氣忒無賴；不思人，獨自怎停待？甚的愁魔，偏要教人擔算來，跳入華胥，萬般丟罷，却聽得一陣陣雪寒風慄。

〔宴桃源〕天氣把人傷倦，雪虐風饑時候，心緒幾曾歡，贏得鏡中消瘦，生受生受，還怕懶魂難扣。〔坐介〕小生甄林，適在園中賞雪，做得一篇封姨檄文，不防爹媽尋到，沒興而回，進得書房，自己也不解何故，又不像醉了酒，又不像着了魔，只是昏昏欲睡，待要飲酒遣興，春奴又不見來，獨自拿着〔指書介〕這本死書，顛來倒去，好似天書一般，一個字也看不出。〔欠伸介〕怎生是好？

〔書介〕

〔越調過曲〕「祝英臺」你把這沒字碑看甚，便有字也費疑猜。〔挑燈介〕你看凍蕊不舒，

燈光如豆，越添得慘淡人也。火壁凍油，烟逼寒灰，一朵怯花難開。〔內戲馬聲介〕聽幾聲

風馬丁東，問吹到何時纔解。〔伏桌睡介〕不耐煩，倒教睡魔兒來罷！〔暗下〕

〔場前設椅代船分前後兩層內鳴金介〕〔兩雜扮水手上兩邊搖橈介〕已到姑蘇城外了。〔旦盛粧上坐後層〕〔小旦

貼坐前層作竊聽介〕〔旦唱介〕

〔前腔〕〔換頭〕奇怪甚風兒，全不知底裏，吹得一帆快。奴家王鏤冰，自那日賞

雪回房，偶爾疲倦，剛剛睡下，不到一個時辰，忽被趙瓊姊走來喚醒，叫我快快打扮。我忙問打扮做甚？他說打扮了好下船。我問下船到那裏？他說，咦，妹妹怎不記得昨日舅父對我說，教我陪你回南去嗎？今日正是行期也。我一時摸不着頭腦，竟糊裏糊塗的辭了爹爹母親，領着綠雲，隨他下去，昏昏騰騰，也不知走了幾天，行了幾程。今早瓊姊忽然拿着冠帽進艙，叫我穿著。我想這種衣服，豈是女孩兒家穿的，抵死要問個明白；那知他竟不由我做主，只是笑嘻嘻的，硬把我打扮得如新娘子一般，他竟往前艙去了。〔兩介〕啊，這個悶葫蘆，教我從那裏猜起。〔顧影介〕你看霞帔圍身，瓊珮鳴腰，嚴把家時衣戲。〔沉吟介〕難解。〔小旦笑進後艙介〕妹妹，有何難解。只今朝便是妹妹的嫁期。

〔旦驚介〕這話從那裏說起？〔貼前繪指外介〕小姐不信，你看岸上排列一隊隊旗幟笙簫，不是來接小姐的花轎嗎？〔旦看介〕哦，果然，鬧烘烘一隊笙簫，花簇簇四圍錦綵。〔疑介〕我敢是做夢！

〔向小旦介〕姐姐，你可憐見告訴我罷。〔小旦笑介〕妹妹不要性急，待船兒傍岸，慢慢地告訴你。〔離在外叫介〕我們搖緊一櫓，趕上碼頭。〔內合介〕一時間櫓聲篙影都來。〔雜鳴金搖櫓〕〔旦小旦貼同下〕

〔撇椅生暗上仍伏案睡介〕〔老旦引丑捧衣冠行上〕兒嬌須打扮，娘老自辛勤，此間已是孩兒書房，不免逕入。〔見介〕哦，原來在此打盹，不免喚他。〔喚介〕孩兒，孩兒，醒來。〔生驚醒介〕

〔前腔〕〔三〕〔換頭〕誰在耳旁不住呼，咱睡眼倦難開。〔見老旦驚介〕原來母親，因何至此。

〔老旦冷笑介〕那裏見新郎不去結親，倒在這裏學丫鬢瞌睡的。〔指生介〕枉你七尺身軀，

八斗才華，情性宛然嬰孩。〔生驚疑介〕孩兒並不是新郎，教孩兒那裏去結親。〔見丑衣冠介〕

哦，這衣冠要他何用？甚來，特地教他捧着華冠寶帶。〔老旦笑介〕孩兒，你休胡塗，老實告訴

你罷，今朝是你成婚吉期。一向怕你讀書分心，不會說破，此刻花轎到門，特來替你打扮。〔生驚喜介〕哦，

有這等事！〔老旦〕是喇，一點不用你操心，可不是現成的歡喜。〔生想介〕記得他們小姐，隨任在京，來

得怎快？〔老旦〕一弄兒好風吹到。〔生喜介〕原來如此。這歡娛，兀不是飛來天外。

〔老旦〕春奴，把衣冠替大爺好好穿上，堂前三請已過。〔丑替生換衣冠介〕

〔前腔〕〔換頭〕狂煞，從此殘漏孤燈，料定不須捱，去消受那弄玉般情，德耀

般賢，還有大家般才。〔丑〕大爺打扮好了。〔老旦〕你聽一片簫管之聲，敢是家人們來請上親也。

〔四雜扮家人提燈上〕吉時已到，請大爺出堂。〔丑〕來了。〔四雜提燈引生衣冠老旦丑同繞場介〕

鳳管簫笙，一片瑞烟祥靄，準今宵，結就三生恩愛。〔同下〕

心快；看四圍

第七齣

定情

〔生上〕

〔雙調〕〔引子〕「梅花引」明蟾故故向人低，隱花枝，靠闌隈，覷我心頭，橫躺一人兒；金樣春宵虛度也，疾忙的盼不到畫樓西。

〔畫堂春〕祇容心裏貯醞春，天僊畢竟難親。十分無奈病多身，耽擱良辰。也有團圓明月，今宵照到愁人；畫樓隔着幾重門，準備溫存。小生匆促成親，當夜忽染小恙，一連十日，只在母親房中住宿。莫說新人不會見面，便是隨嫁的丫鬟，也沒見一個。眼巴巴望到今早，身子略好，又被好友招飲，混了一天，趕早回來，已是二更時分了；洞房做在柳梢樓上，不免一逕走去。〔行介〕逕邇行來，你看嫩寒淙落，靜夜簾櫳，春雲滿空，因風成彩，明月入抱，對影可憐。不知我那人獨倚粧樓，奈此良夜何也？

〔仙呂入雙調過曲〕

〔忒忒令〕粲銀釭，珊花半啓；繞闌干，玉繩斜繫。相思一種，我新嘗

滋味。料你也背紅窗，枕羅衫，一星星，心兒有些記。

〔下殿柳梢樓頭紅樓桌上設鏡臺且盛粧上〕

〔沉醉東風〕碧沉沉，金波雲滌翠生生，蘭襟香膩羞啓口，那人兒，今宵好未。

奴家自那日船邊，剛向瓊仙問明緣故，卽被喜嬪女使，簇擁過門，迅駛光陰，屈指十日，郎君因染小疾，

尙未同居。雖嬌羞暫避，轉覺清閒；而疼痛相關，不無牽掛，待要探問一聲，羞人答答的，怎好啓口。當此

翠被香薰，鳳脰煙炮，不免叫綠雲來，卸去雲鬟，安睡則個。〔坐介〕〔低喚介〕綠雲。〔貼上〕鼻鼻暖磨催雨

夢，珊瑚涼月伴蘭心。小姐喚我，敢是卸粧？〔旦〕正是。〔貼開鏡介〕〔旦對鏡介〕褪牙雲，冰匳徐啓。〔貼立

且後卸粧介〕小姐，你先把珠環卸下。〔旦卸珠環介〕珠環乍移。〔貼〕這花鈿被髮兒帶住哩。〔旦〕花鈿怎

欵。〔貼笑着旦介〕小姐，卸去華粧，越覺得整齊風雅也。〔旦〕休得胡說，關上門兒罷。〔貼〕且慢，聽說大爺

今宵要來哩。〔旦背介〕原來好了。〔低首介〕翩然乍見，這羞龐何處依。

〔生上〕同心人有雙棲樂，並蒂花宜一處開。〔貼作出見介〕大爺來也。〔生搖手介〕休要高聲。〔貼暗

下〕〔生立定思介〕

「園林好」乍驚心，聲敲雁梯；猛抬頭，人掀翠幃；道真個今番來矣！他一定把頭低，咱怎好把言提？

〔生舉眸入見旦〕〔旦立起各驚視介〕〔旦背疑介〕這龐兒怎厮熟也。

「嘉慶子」背銀燈，暗裏厮認細，難道是宿世鴛鴦曾並棲？不然呵，心上因何親密？〔偷觀介〕我羞答答掩龐兒，他疑惻惻定睛兒。

〔生揖旦介〕卿卿，我有一言奉告，只是不好說出。〔旦低介〕郎君有話，但說何妨。〔生與旦對坐〕〔生笑介〕

「尹令」念卿，香閨深閉；知卿，燕京遙寄；思咱，相逢何地；爲什麼竟體芳香，却似我秀色餐來慣慰饑。

〔旦背介〕原來他也如此，教我怎生回答。〔想介〕噫，有了。他說前因，剛纔見對聯上，都寫通生二字，似有關會，就把這個問他。〔作指對介〕這兩字，可是郎君的表字。〔生看介〕正是問他則甚。〔旦低

唱介〕

「品令」想當年攬揆，不是等閒題，將郎比咱，中藏箭鋒機。〔生〕這個無甚深意，不

過因我墜地之辰，父親夢有林逋名刺來投，故取爲名字，不解其中藏甚機鋒。〔旦〕這便是，奴家小字鏤冰，也因母親一夢而起。〔生忙問介〕夢見什麼？〔旦〕夢雙仙帳裏，手自撚冰梅細，對母親說道：留下奇香付你。如今合着你的夢兒，紙帳風流，兀不是舊日孤山我共伊。

〔生拍掌笑介〕怪的一見便認也。

〔豆葉黃〕原來是雲階月地，慣自做夫妻。鏤卿我與你今宵呵，恁碧梧雙鳳剛棲，正翠嶺離鸞重會。〔旦〕這究竟是虛渺之談，那裏作得準來。〔生〕問他然否，管他是非；只想這乍逢情景，只想這乍逢情景，便不似尋常姻眷，舉案齊眉。

〔貼捧茶上〕明月照來連理樹，燈花開到並頭蓮。夜深了，大爺小姐，用盞茶兒安寢罷。〔放茶下〕〔旦飲介〕〔生起拍旦肩介〕鏤卿看了你這玉琢風神，花栽詩骨，不由我心下敬煞你也。〔旦羞介〕〔生唱〕

〔姐姐帶五馬〕〔好姐〕一樣龐兒可喜，肩兒削，柳腰風吹起，金蓮步步，稱心無不宜。〔五馬江兒水〕偏是你的幽閒態度，澹宕風姿，不容我意兒隨例迷，你小名兒，不枉比上寒梅，一片靈心，倒怕他還難比。

聞你粉毫畫月，瓊尺裁雲，薄劣書生，可否一睹珠玉？〔旦〕

〔玉交枝〕這事何須提起？念我是沒娘兒，誰施絳帷，翡牀瑤匣，真遊戲，不過道塗鴉而已！願此後閨房唱隨，侍郎門下休嫌棄，做夫妻，粧臺不離，做師生，書城共依。

〔生〕說那裏話來。

〔五供養〕休言師弟，羞煞秦嘉，沒些能伎，無非磚引玉，但免鳳隨鷄。只願此後呵，向花階月池，畫中人，陪儂偎你，合寫個鴛鴦牒。這緣奇，還道的書生甚福，可消伊。

〔丙三更介〕〔生禮介〕只管閒談，已交三鼓，閉上門兒，和你安寢罷。〔關門介〕

〔江兒水〕我把門扇遲遲扣，其間覷兒。〔回首介〕只見他燈前漾的紅渦膩，一味裏襟邊搭的波痕細，多管是心頭灼的冰泉沸，不由我愈覺真心疼惜。〔回身擲手介〕鏤脚去那！你若是懶蹙金菱，我會把柳腰扶起。

〔且漫遊作不聞聲外介〕呀，庭前好風月也！〔生倚肩笑介〕

〔三月海棠〕休再提，樓前風月無邊麗，被嫦娥幾夜，笑你單棲。鏤脚去那！〔指介〕你看錦裯並繡芙蓉蒂，金屏早護鴛鴦睡，藍橋液，京兆眉，休學那尋常女兒做嬌癡。

〔旦〕你先去呵，我便來也。〔生笑坐介〕我也不去。

〔川撥掉〕深宵裏，冷紗窗，難放你，靠羅帷獨照清暉，靠羅帷獨照清暉；守殘更，何妨奉陪！盼天明卿不催，到天明我也隨。

〔旦笑立介〕〔生笑攜旦手行介〕〔揭帳介〕

〔尾聲〕〔生〕玫瑰一笑凌波起。〔旦〕扇團圓，嬌羞難避。〔合〕叮囑你，姮娥今宵慢慢歸。〔入帳下〕

第八齣

偵聞

〔南雜扮嬌夫撞小旦行上〕〔丑婢隨上〕

〔南〕「虞美人」〔小旦〕幽花兩朵同心慣，乍被紅鸞掩。別時容易見時難，一笑相逢，携手認眉彎。

奴家趙氏瓊僊，誣質清門，託身秀士。性情倜儻，自比管仲姬之流。生小聰明，人謂白金鑿之慧。前年爲訪表妹鏤冰，遠涉滄溟，久留燕翼，直到臘底，正直他出閣吉期，恰好伴送回南，代爲料理。如今過門，以將兩月，今早忽遣肩輿，接我相會，剛巧我也有事尋他，不免走這一遭兒。正是藉爾比肩人，訪我同心侶。去去復行行，行行復去去！〔同下〕〔設書案案上列筆，花箋，且徐步掠髮上〕

「薄眉令」青絲細縮，眠起剛擡醒眼，花影攏松乍盼，晶簾捲開，門兒依然雙掩。呀，怎遲遲，敢有人把弓鞋暗絆。

〔坐介〕奴家得配通郎，人誇名士傾城，自喜文鸞彩鳳，姻緣如是，足慰生平。今日通郎挈友訪梅，放棹鄧尉，清遊引興，定有勾留。奴家趁此機會，正好與瓊姊略敘離情，聞我相招，一定欣然而至，只是等了半日，如何信息杳然。〔笑介〕等人心慌，一刻勝似一年，倒不如把昨日通郎贈我同心歌一首，依韻和和，作個消遣罷。〔取花箋反覆看介〕看這詩詞句之妙，不待言矣；但是一段纏綿懇摯之神，令人讀之，轉難禁受。此種文章，那裏是薄倖人兒道得出也。

〔繡帶引〕想你腔兒裏，貯釀春萬萬，多時養足心蘭，不隄防紙醉金迷，忽忽地漏出溫檀，其間紅蓮到藕絲緊縮，逗着我深情無限。〔放筆想介〕只是欲繼新聲，苦無妙諦，如何是好！〔會意介〕噫，有了。我看通郎性情原好，惟言語之間，太嫌剛直，雖是英雄本色，恐非涉世所宜，何不借此諷他，以盡閨房交儗之意。〔含羞想介〕把環簪，弦韋等看，纔算是美夫妻，綢繆不枉今番。

〔貼上〕小院迴廊春寂寂，鳴環動珮暗珊珊。小姐，你呆打孩做什麼也。〔旦急放筆迴問介〕敢是趙小姐來了？〔貼〕正是。堂前拜了老爺，就來也。〔旦側耳聽介〕喂，你聽樓梯上脚步聲是誰？〔貼向

團圓〔介〕。果真就是趙小姐。趙小姐，你走子細。〔小旦引丑上〕不妨，你小姐呢？〔貼指旦介〕哪！〔旦忙趨〕
携〔小旦手介〕。咦，咦，瓊姊，你竟自來了。〔小旦笑福介〕妹妹你喜也。〔貼〕小姐們請坐罷，我去烹茶
來。〔顧丑介〕姐姐到下邊喝一杯淡水去。〔丑〕呀，多謝。〔同下〕〔旦小旦並坐介〕〔小旦笑介〕妹子別來未
久，你生得越發光彩了。

「醉宜春」今番，休言看慣，須不比，眸凝曉露，翠壓春山。似花兒放瓣，好替你
怯着人攀。看你這嬌顏，渾不爲，晚粧樓上杏花殘。有聰明小婢，偏工裝扮。〔舞樂枕〕
〔手近旦笑介〕妹妹，我若是東牆宋玉，直須欺慢。

〔旦微怒介〕咦，我只道你此來呵，

「梁溪劉大香」有多少，知心歡笑，關情長歎，原來破題兒，也要將人調犯。枉了
我朝朝暮暮，把伊念到千番。〔小旦〕妹妹，你怎樣念我？〔旦〕我那一日不念你來，只要是對
名花，拈柔翰，便飛來人影珊珊。沒奈何，呪春魂再把前塵幻，五更鐘，偏見銀缸燦。
〔小旦笑介〕雖如此說，我却不信。〔旦〕咳，難道我的心兒，姐姐還不曉得麼？〔小旦〕不是這等講，非道你

盟心頃刻寒，但想你畫眉鏡底，籠袖花間，相看只怨相逢晚，黃金換夜未應慳；對瑤琴共彈，劈瓊篴互刪，芳心怎閒，還想到同心一瓣。

〔旦〕啊，姐姐枉與你相與一場，你把我當怎樣人看待也。

〔浣紗劉月蓮〕把個女貞枝，當做春桃看。小唇兒，恁意瀾翻。其實你又何苦來，誰不曉你蓮花粲舌妙如銀，把奴憨婢娟來解煩。

〔青介〕〔小旦陪笑拉旦介〕妹妹，無心調笑，休要當真。〔見桌上花箋介〕原來又有佳構了，笑我眼孔如豆，放在面前，竟不曾請教。〔旦逼身急搶介〕不準你看。

〔小旦〕這又何苦來罷了，你既不準我看，我也不準你看。〔旦〕你不準我看什麼？〔小旦〕我有舅父

信兒。〔旦忙問介〕真個麼？〔小旦〕那有不真，今日原是特來與你看的，你若坦然賜教，我便疾忙繳還。不然

呵，倒是彼此抵消了罷。〔旦背介〕羞答答的怎好與他看呢？這是紅鄉結本溫柔案，似釵鈿守玉

環，怎被鵲橋仙偷蘸眼。〔同介〕你休難我罷，我這個不好與你看的。〔小旦〕我也不要看了，我

早已猜着，不過些恩山義山，而且剛纔彷彿字跡，還不是你的，定是你比肩人，詠河洲，着

意寫關關。

〔旦〕你既然知道，該把父親信兒與我看了。〔小旦〕還早，你須把這詩呵，

〔瑣窗繡〕怎樣的使毫尖，鏤腎凋肝；怎樣的絲繞春蠶，欲吐難，盡情告訴了我。

還問你小魂靈，可否消透今番？倘有半句虛言，便算你待我不真心，那時不與你看，也不算

辜負你也。〔旦羞倚小旦身旁介〕好姐姐，你抵死問他什麼？不過那些紙上的假惺惺，誰去理他。〔小旦笑

拍旦介〕妹妹，你到底招了。我不過道，吟心怎妙，誰問你周旋婉婉，分明是吐心苗，丁香

難綰，不關儂，偏尋破綻，是伊家情絲自絆。

〔旦〕儘你說罷。

〔潑帽落東甌〕我只要雲中飛到南來雁，寫天邊兩字平安。管甚麼天花亂

墜，遮人眼，鸞簧轉側互更番，一味胡調侃。

〔小旦〕我爲甚不說來，你道誰去理他，只這一句，可不是真人前說假話麼。〔旦〕誰是真人。〔小旦

指鼻介〕就是他。〔旦〕你便什麼。〔小旦〕只是感妹妹多情耳。〔自指介〕愧我呵，

〔大節高〕閒花朵，〔指旦介〕把國艷胡攀。〔閉心介〕論濃情，〔接首介〕眞有限。那裏

有〔捧面介〕腮兒搵着〔拍肩介〕肩兒按。還承妹妹不棄，愛我如許。〔旦〕我那樣愛你。〔小旦〕你不記都下同居時乎。〔旦〕不記了。〔小旦笑介〕你不記，我做你看。你與我呵。〔起挽旦手介〕舒珠腕，〔首貼旦髮介〕湊雲鬟。〔抱旦介〕交花襟。〔偎旦介〕一般兒，嚶嚶軟語溫存慣。〔做拭淚介〕有時呵，酸痕噤的秋波泛。親親熱熱的對我說道，好姊姊我與你。〔作種樹勢介〕銀瓶雙種素心蘭。〔作爭分兩邊介〕只怕的瀟湘雨打香雲散。

〔旦介〕你想待我尙且如此，况情深於我，而反有不理之理乎。〔旦笑介〕這般粧模作樣，可不是瘋。〔貼背手上〕紅分龍鳳團，碧劃鴛鴦餅，窺簾半晌慵，吹氣幽蘭並。小姐和趙小姐絮語正濃，休要驚他，我把茶盞兒藏過一邊，悄地立着，看他可要喚我。〔旦見介〕綠雲茶呢。〔貼〕來了。〔背後出茶擔介〕〔背指旦〕虧你倒還想着。〔遞茶介〕趙小姐請。〔小旦〕有勞。〔貼垂手傍站介〕〔旦笑向小旦介〕姐姐休要作難了，與我看罷。〔小旦笑介〕今朝也弄得你發了。〔出書〕哪將去罷。〔旦接着讀介〕「字付鏤冰女兒，自汝南去，惘惘至今，匆促吉期，未曾汝告，實因愛汝之深，恐汝傷心遠嫁也。日來親戚來書，述汝翁姑慈愛，伉儷和諧，差慰老懷；又聞汝婿學問人品，同輩無與倫比，我更歡喜無量。自汝生而失

母，我亦絕少開懷，今得快婿如此，庶幾爲汝一伸眉耳。我今定於三月中，接汝來京，一叙間闊，願與汝家商之。父手泐。」〔旦放書淚介〕〔小旦〕妹妹，你看了這個，應該破涕爲何倒傷感起來？〔旦〕咳，姐姐你那裏曉得我心事呀！〔貼〕小姐的心事，我倒曉得的。〔小旦顧貼介〕你試講講看。〔貼〕一定爲道途遼遠，難於歸甯，怕老爺繫念耳。〔小旦向旦介〕妹妹，你真癡了，舅父得此快婿，方且喜之不勝，那些牽挂的念頭，早已放鬆了。〔旦拭淚〕咳。

〔東甌蓮〕假饒個半衰顏，把佳婿乘龍喜倒翻，只苦了萱花一朶難重綻，白把我芽兒盼。儘着個雀屏人影似潘安，他在這黑陰司，怎能殼把小門楣，含笑看今番。

〔願小旦介〕姐姐，你不嫌塵榻，今宵同宿罷。〔小旦〕妹夫回來怎好？〔旦〕他今日鄧尉看梅，決不回來。〔小旦〕如此遵命。〔貼〕趙小姐既住在此，我去把驕兒回了。〔下〕〔旦〕姐姐，和你裏間閒話去。

〔行介〕

〔尾聲〕歡心恰被傷心掩，對幽花，消除長歎。〔小旦〕妹妹，我替你文鴛權這晚。

雪曇幻夢詞

【真碎】下

第九齣

園賞

〔丑婦地上〕三月三日天氣晴，正好山塘去一行，偏是主人呼掃徑。〔作掃帶介〕你看這樣天生齷齪地皮，那裏掃得乾淨呢？却不道我掃去掃來掃不清。自家春奴的便是。今朝上巳芳辰，我家大爺，要同大娘到這玉照園內，賞玩春光，着我打掃伺候。我想大娘來了兩個多月，真個一步未出園門，怎的今朝忽到這裏？心裏有些疑惑，後來打聽綠雲姐，方纔曉得有個緣故。你道爲何？只因前月中，一個什麼趙小姐，帶了親家老爺的一封信來，交與大娘，要於本月中，接大娘進京，大娘念親心急，恨不得立刻起身；叵奈老爺恭人，怕他路途跋涉，必要等秋間大爺鄉試過後，伴他同去；因此大娘着實鬱悶，今日之遊，大約替他散悶的意思。〔望介〕你看這個園子呵，前有玉照堂，後有翠雲閣，東有迎風榭，西有貯月樓；文廊曲曲，繞以碧玉欄干，芳沼溶溶，畫就水晶宮殿；看不完桃花鴨，楊柳隄，芍藥圃，瘦綠肥紅爭姹豔；說不盡釣魚磯，調鶴徑，放鴨闌，鉤心鬪角出新奇。真個

是金谷園中，徧種琪花瑶草；羣芳園裏，應居名士傾城，委實散的悶也。道猶未了，大爺大娘早到。

〔生幅巾且觀粧貼隨行上〕

〔北〕〔鐘〕〔醉花陰〕彎月新描黛痕淺，蕩湘波，游絲低罨。引雙雙剛穿過桂堂前，看青衫紅袖相連，沒一點香塵濺。謝多情蝴蝶似飛僊，恰導俺看花人，花底轉。

〔到介〕〔丑迎上介〕香徑已除，請大爺大娘隨喜。〔生且攜手行介〕〔貼丑隨介〕〔生〕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向旦介〕鑽卿，你略展眉顰，你辜負了這錦片韶光也。〔旦〕連郎，你又來多心了。我不過。

〔南〕〔畫眉序〕偶爾蹙眉鈿，早被你絮的螺紋鏡中展。况今日之遊，原是堂上美意，忍尋愁覓恨，辜負椿萱。〔生〕這纔是哩。〔旦〕連郎，這園子委的蓋得好也。儘着那懶雲林，結構偏新；只怕他巧摩詰，畫圖空擅；更嫣紅姹紫都開遍，緊繞住碧城僊眷。

〔生〕你慢地走着，前面就是翠雲閣了。我與你進去品茗來。

〔北〕〔喜遷鶯〕闌干憑徧，越羅衫底，嬾風穿。〔旦作滑介〕〔貼扶介〕〔旦笑介〕倒嚇人一

跳。〔生同程介〕我原教你走子細來。驚也遷延，膩鞵尖，新生碧蘇。〔內作鸚鵡叫客來客來介〕〔旦驚介〕誰呀？〔生〕是鸚鵡前頭弄巧言。〔指介〕看珊瑚一椀，偏〔旦墜鏡介〕〔貼〕小姐，你釵兒被梅枝帶落也。〔生〕果然。〔旦介〕看梅枝細頭。〔貼捨介〕〔生接介〕鏤卿，我替你簪上者。〔生代旦答介〕俺可也貼上花鈿，您須是側着雲鬢。

〔生〕到了。〔入介〕〔旦〕好一間水閣也。

〔南〕〔畫眉序〕跪地畫簾懸，減月雲窗波上顯，看衣香人影，逗出闌邊。〔生旦坐介〕〔生〕春奴，你外邊去收些敗葉枯枝，把玉蟹泉細細烹一銚來。〔丑應下〕〔旦〕啊，啊，可惜不曾把建安的青鳳髓帶來，不然倒是個好對。〔生笑介〕早已想着。〔出包介〕你看這不是青鳳髓麼？綠雲，你拿去教他好好泡着。〔貼應下〕〔旦〕你聽磬聲，戛玉水已熟矣！飛紅筋，泉玉輕敲，穿碧紗，松煙徐展。〔生〕一縷茶香，透人鼻觀也。〔旦〕氤氳一段沉還起，抵得過檀雲吞嗽。

〔貼捧茶盤上〕碧沈霞脚碎，香泛乳花輕，大爺小姐，茶兒在此。〔生旦接茶介〕〔生〕綠雲，你把窗兒開了，我與小姐望者。〔貼開窗，生旦擊茶壺，望介〕鏤卿，想宋時趙德夫與李易安，在歸來堂上，讀書賭茶，極

一時綺膩風流之致，至今道着，猶復齒頰生香。我和你，雖不敢彷彿前賢，今日之會，要亦非尋常顯福矣。

〔北〕〔出隊子〕 休說道，歸來堂上，算風流占華鬢第一天；則俺這臨池人影一雙妍，也值得死做鴛鴦不羨仙。〔旦笑介〕只怕妾無漱玉之才，負你雅興耳。〔生〕好說。可知道薄福秦嘉願易全。

〔旦〕只顧客套，不要倒把這一池春景，辜負了也。你看呵，〔臨江仙〕潏潏滾出桃花浪，青天印做紅鄉，玉釵敲着曲瓊旁，穿波飛起兩鴛鴦，隄柳一行青蟬竦。鷓啼似怨斜陽，梢頭微露綠紗窗，翠濤深處畫樓藏。〔指介〕 逋郎那邊一座畫樓，可有佳名？〔生望介〕這樓叫做貯月。日朗風清，足暢遠眺。鏤卿你若支持尚可，我和你一廣眼界何如？〔旦〕郎既有興登臨，妾復何辭辛苦。〔生願貼介〕如此，綠雲扶了小姐去。〔生先行貼扶旦行介〕〔場上設帷作樓介〕〔生〕洞門雙啓碧濛濛，〔旦〕小院迴廊曲曲通。〔生〕石徑未迷蜂蝶影，〔旦〕小橋斜度蕙蘭風。鳳頭窄窄經瓊砌，〔生〕雁齒丁丁鑿彩虹，忽覺胸襟一開朗，〔旦〕雙仙飛上玉霄宮。〔到介〕〔生〕上得樓來，一望無際！只有靈巖天平，幾點青

烟猶隱約於雲烟滅沒中耳。〔靈樞〕介〔旦〕

〔南〕「滴溜子」看長空，琉璃一片，壓青山幾點，黛低鬟匾。〔旦〕細望諸峯，只有靈巖獨秀，數青芙，靈巖偏顯。〔生〕便是園中景色，也覺別開境界。〔旦〕花柳向空濛，烟波自舒卷。〔旦指介〕一個魚兒跳着也敢則爲引我濠梁，特地將春波戲濺。

〔旦〕通郎，你這裏可有釣魚竿子？〔生笑問介〕你敢是要垂釣麼？〔旦笑介〕便是。〔生〕妙呀，不但竿子，連人的裝飾都有。〔願貼介〕你到玉照堂，把釣竿竹笠都取來。〔貼應下即上〕釣竿竹笠在此。〔旦笑取竹笠看介〕好一個竹笠也，待我帶上。〔帶笠介〕〔願生介〕通郎，你看可像一個漁翁？〔生拍掌笑介〕哈哈，絕妙一個漁翁。〔貼笑介〕那裏有這標緻的漁翁，我看倒像一個漁婆哩。〔旦〕吓，胡說。〔願生介〕通郎，在此略坐，我釣魚去也。〔旦貼下樓介〕〔生憑窗看介〕〔旦作到介〕好個魚磯，我把釣兒放下者。〔望生介〕通郎，你休笑呵，看我釣一個活活的魚兒也。〔生〕誰來笑你，你子細些兒便了。〔旦釣介〕〔生笑看介〕

〔北〕「刮地風」看他呵，頭戴着卷角青蒲小帽圓，手拿着釣金鰲，刻翠長鞭放銀絲，細把玻璃翦笑吟吟，斜靠香肩，灑不管，對晶盤手髯鬢偏揭，細裊塵飛泥。

濺，坐瓊闌，晒日冲烟。一味價注秋波，向春濤，恨不得打破了水晶宮殿。一個個赤鱗來狂舞撥湘弦，誰承望賺沉魚，倒賺個畫鷁飛現。

你看一葉小舟，被東風吹上釣竿也。〔高叫介〕鏤卿，靈魚遠避，芳餌空投，休要釣罷。你看飄來那隻小船，好不活潑，我下樓和你蕩一回漿來。〔下樓介〕〔且擲竿介〕討人厭的魚兒偏不來也。

〔南〕「滴滴金」恨魚兒緊不受絲綸罟，害人兒禁得個腰肢軟，羨舟兒倏的把風烟戰。〔生〕湊巧的風，把船兒逼上岸也。〔報船介〕鏤卿，你叫綠雲扶了上去。〔且〕來了。〔貼扶

且作上船介〕〔且〕倒不如踏蒼波，隨風卷，伴鷗夷，五湖去遠。〔貼拾漿介〕大爺待小婢來蕩漿罷。

〔生〕不要。〔接漿介〕〔願且介〕鏤卿穩穩坐着，休要膽怯。〔且笑介〕我是個怯生生，誰會使船，則要你風正把一帆懸，載婢娟，休當做風磨似，團團轉。

〔生繞場瑣介〕〔且貼隨行介〕〔生〕你看我搖得似箭兒般去也。

〔北〕「四門子」看俺似犀角般，把波紋翦，低傍着花邊柳邊，要顯出您浣紗人，透水芙蓉面，壓東風一葉掀。〔且仰望介〕綠綺文疏好座畫堂，這可就是玉照堂的後軒麼？

〔生〕正是過了玉照軒。〔旦〕又是一所水榭。你看半架波上，好不軒敞也。〔生〕慢慢把水榭穿。
〔貼〕小姐橋兒來也。〔生且貼低首介〕〔生〕出平橋，要把那翠髻偏。〔急搖介〕俺打碎了鏡裏天，
您牢坐着槎上僊。〔旦〕此去一條夾港，敢是通着外邊的？〔生〕是呀，這的是小桃源，通人間一
線。

〔同向旦〕鏤脚，我倒想着一個絕妙的去處。〔旦〕那裏？〔生〕你剛說靈巖山色，遠勝諸峯，我想何不
憑着漿兒，蕩將前去，好在天色尙早，儘穀回來，你道好不好？〔旦〕好便好，只是婦女游山，怕招物
議。〔生笑介〕哪，你又來拘泥了，不過幾個觀場矮人，正如飛絮浮雲，過眼即滅，雞蟲聚訟，誰復聞之。
〔貼〕大爺，我倒有個妙法。〔生〕你有何法？〔貼〕何不教小姐改扮男裝，豈不雅觀。〔生笑介〕妙呀，照
你辦。〔貼〕如此，我就在這荒灘上岸，去取大爺的衣服來了。〔作上岸介〕〔生〕慢着，你叫春奴把文
房酒肴也帶了來。〔貼〕曉得。〔下〕〔旦〕通郎，我和你可謂破除常態矣。〔生〕我輩所爲，自應如此。

〔南〕〔鮑老催〕〔旦〕怕銀粉珊珊，低微煞了金骨僊，把鹿車跳出，倒上那
李郭船。〔貼捧衣服丑捧酒壺筆硯上〕〔貼作上船介〕小姐，角巾青衫烏靴都在此。〔旦〕你替我把釵鈿衣裙，

慢慢的卸下也。〔且背介〕〔貼換介〕〔丑〕大爺酒肴文房，放在那裏？〔生〕放在船上，你去罷。〔丑〕大爺，靈巖遠哩。〔生〕吓，十里路，算什麼遠，你胡說。〔丑上〕大爺早些回來，我在這裏等哩。〔下〕〔且男裝回身介〕脫却了，金縷裙，玉香鞋，翠花鈿，青衫小帽，風神顯。〔貼笑介〕小姐，好一個翩翩美少年也。〔且〕逋郎，你看我呵，女兒體段男兒面，怕人道忒柔軟。

〔生看大笑介〕世間那裏有這樣好男兒，妙呀，妙呵！

〔北〕〔水仙子〕俺俺俺俺，把眼望穿，只只只道是叔寶羊車，今復見。倒倒倒，倒忘却張郎鏡裏人妍，也也也險把那相思難遣。〔願貼介〕你去罷，我要解纜了。〔貼〕待我跟了小姐去罷。〔且〕吓，你這樣打扮，那裏去得。〔貼〕啊，我倒忘了。〔做上岸介〕小姐子細些，上燈時我來接你。〔生〕曉得了，你去罷。〔貼〕正是春水漲來三尺浪，畫船載去一雙人。〔下〕〔生蕩槳介〕〔且〕逋郎，不知爲什麼胆兒總是怯怯的。〔生〕您您您您把星兒膽放展，休休休休管那波濤深淺，但但但看這春水船如遠上天。〔急搖介〕出了這園子也，則則則則俺這一聲柔櫓花間轉，早早早早搖出了小輞川。

〔旦〕我來帮你搖搖何如？〔生〕更妙了。〔生旦同搖橈場介〕〔旦〕

〔南〕「雙聲子」蘭漿展，蘭漿展，向波上彎彎轉。羅襟卷，羅襟卷，看水底珊瑚現。〔生〕鏤卿，你到了靈巖，倘若遇着我同輩之人，你只說姓匡，號叫盧賓便了，休要說出本姓來。

〔旦笑〕好呵，把我姓名都改換起來。向仙眷，開生面，做個更名冒姓的張祿嬋娟。

〔生〕好陣東風，我與你慢慢地蕩將上去。

〔北〕「尾煞」翩翩雙倚低篷遠，賤却那五湖載美范蠡船。則俺這新樣的春遊興還不淺。〔搖船下〕

〔丑上〕話靶，話靶；今朝大爺和大娘，在園裏搖搖船，一逕搖到靈巖去了。〔向場下〕剛纔那樣去，法，想各位都是目擊的，不必說了；如今倒已歸來，僥倖僥倖，倒還不曾掉在水裏，跌在澗裏。〔指鬼門介〕你聽裏面簫聲吁吁，曲聲嘔嘔，就是他們在那裏討老爺恭人的歡喜哩。〔拱手介〕失陪了，我聽吹唱去也。〔疾下〕

雪曼幻夢詞

第十齣

關座

〔末扮姜子常上〕

〔中呂〕〔過曲〕〔駐馬聽〕綠膩紅滋，早是江南二月時。怕鶯花無主，全仗我輩風流，著意支持。劍匣之中有虎氣，杯酒而外皆鴻毛；何必功名追管樂，陶潛原是臥龍豪。小生姜恆，表字子常，蘇州長洲人也。擺脫功名，放浪詩酒，半幅青氈老我，一雙白眼對人。與同郡甄逋生貢竹均二人，以學問文章，互相傾倒，人稱三虎。自道一龍，真個筆掃千軍，目無餘子；弄得那些鼠目寸光的時文朋友，個個望風而逃；虎冠人面的行勢豪強，人人當門有忌。〔笑介〕哈哈，也算得鄉黨之間，暗持清議，詩書之圃，自關堅城了。閒話少說，昨日偶步靈巖，忽見逋生，同着一個美俊少年，在那裏題詩畫壁；心甚異之，細訪家世，方知姓匡，號叫廬賓，江西人氏，因慕逋生風雅，特來相訪。我想一個漫不相識之人，一日相思，千里命駕，此等胸臆，便自不凡。因此，今晨約了逋生竹均，於臯橋酒肆設席請他。誰知事有不

雪疊幻夢詞

五四

巧，恰於今晨解纜去矣。〔行介〕也罷，如今且去臯橋，等通生竹均來，做個率真會罷。〔繞場介〕細想昨日匡廬賓在寺壁上畫的一幅晴湖春泛圖，筆致好不瀟灑也。湖烟勾出海天思。後面題的一首小詩，亦復俊雅，真珠織就神仙字。惜好客難期，綠波如鏡春帆駛。〔下〕

〔丑秀才巾脅肩擠眼作媚態上〕

〔仙呂入〕「福青歌」什麼稀奇，哄鄉嚇里！靠這副尊容稱人意，把幾個紳衿倚任憑伊笑我臉像鬼，我自家算美，你看倚門娼妓，也不過騙錢而已！

〔副淨秀才巾肩搭錢作驕態上〕

「前腔」什麼稀奇，嬌奴傲婢，靠幾片青銅討人喜，遇官府須花費。任憑伊道我忒臭氣，我自家有味，你看飛金屎橛，也覺道光輝無比。

〔丑〕我馬伯麟。〔副淨〕我全友仁。〔合〕我兩個都是這姑蘇城裏頗頗有名的秀才，局局有分的

董事滿口裏之乎者也，一字不通；半生來撞騙招搖，萬般皆下奉承奉承官府，上而府道，下而佐雜，居然井井有條，結識結識公門內而幕賓，外而宅門，自覺頭頭是道，為非乎作歹乎，全靠着趨

錢孫李幾個紳衿謀財乎害命乎那裏曉天地元黃何等模樣弄到如今局面也大了名聲也出了，稱心適意，好不自在也。〔副淨〕喂，老馬，我看你貌不驚人才不出衆，有何本領，弄到這個地位？
〔丑〕咳，老全，你那裏曉得，當今之世，只要一有出衆之才，驚人之貌，這便是永不發迹的票據。你道爲何？只因這種有才貌的，往往自己拿大，把人不放在眼裏，你想這樣豈是討人歡喜的法門麼？至於我輩呵，貌不驚人，却工些顰笑之儀，才不出衆，倒會些拉攏之技，面皮老處，何事不爲馬屁拍來無微不至。那些紳衿，起初不過以其無足重輕而暱之，後來竟似斷不可少而倚之。於是錢紳衿趙紳衿揚其識竅之名，與以能幹之目，你想他們既別樣看承，我豈可妄自菲薄。不免借他三分大力，做我一肩護符，做些無法無天的事情，不恰不俐的勾當，固是使我私圖，也道酬他厚望。如此做去，不知不覺竟到這個地位了。老全，我看你那些應酬經訣，逢合機關，遠不如我，爲什麼也有人與你相與呢？〔副淨〕吓，像你這樣窮鬼，自然該應奉承別人，別人纔肯屈尊下交，若是我呵，莫說本事未必不如你，便真個不如，當不起那〔指錢介〕孔方兄的面目，實在可愛，便失枝落節些，只好見恕三分哩。不是我誇口，前年錢紳衿在我府上，我託他辦一件事，論起這事，不

瞞天地，確是欠些天良，那錢紳衿竟做了齊宣王，勃然變色起來。我一時急則智生，只把幾個圓圓一揚，不但把一天怒氣消向東洋大海，而且竟是眉花眼笑，滿口應承。你道這個神通大也不大？〔丑〕哦，那錢紳衿竟這等愛錢！〔副淨笑介〕那裏是真錢，不過化了二貫文，叫一個麻面婆娘，敲他頭頭，他就歡喜得不亦樂乎哩。〔丑〕呀，你說麻面婆娘，我倒想着昨日靈巖之事了，也是照你的法子弄成一事。〔作想介〕老全，我依稀聽見你今朝又要請什麼紳衿酒哩。〔副淨笑介〕正是請孫紳衿。〔指肩上錢介〕這個便是迷魂陣的綫索。〔拍丑介〕你的口角好，幫我去陪陪，事成之後，分你一半何如？〔丑得意介〕去呀，去呀。〔作忽不語半响向介〕老全，你那一半是真的麼？〔副淨〕若騙你呵，看我來生定做龜。〔丑〕算你今朝用着馬。〔倉〕馬耶，龜耶，走蘇臺讓王留下真風雅去罷。〔下〕〔生末行上〕

〔集唐〕〔生〕紅映樓臺綠繞城，〔孟〕〔末〕一年今日最分明；〔戎〕〔生〕花鬢柳眼各無賴，〔李商〕〔甫〕落絮遊絲亦有情。〔杜〕通生你今朝怎早出門？〔生〕我破曉出城，惘惘送客，獨歸庭院，未免寂寥，思訪竹均，一解煩懣，又值他塵俗旁午，未便傾談。且道今日之會，恐難如約，只得別他出來，信步至此，不期竟與君相遇耳。〔末〕正要問你，如此好客，為何竟令他去呢？〔生笑介〕俗客驅不去，

可人期未來，自昔云然，說他甚的。〔指介〕你看前面就是臯橋酒肆了，與你進去圖個沉醉罷。〔合〕

〔中呂〕 〔遞曲〕 〔駐馬聽〕 風漾青帘，撲面奇香酒沸時。〔副末扮酒保上〕我家酒舖十分高，對餐

無餘留酒標。只要有錢憑你飲，無錢滴水也難消。〔迎上介〕姜大爺來了，進裏邊坐罷。〔末〕可曾揀個好

座兒。〔副末〕南窗對水，北窗對山，還道不好麼？〔末向生介〕如此通生請。〔作進介〕〔生看介〕果然幽雅。看

他明窗淨几，水光山色，雅稱題詩。〔副末〕姜大爺要喫什麼酒？〔末〕燙一壺紹興老酒來。〔副

末〕看。〔下〕〔即捧酒壺上〕兩位大爺酒在此。〔末向副淨〕你自迴避去。〔副末下〕〔末斟生介〕通兄，今朝須得痛飲

也。準備着白波倒捲長鯨齒，只待把珊瑚鞭斜拂飛鳥翅。〔生〕這個自然。〔舉杯介〕請。〔末照介〕乾

〔連斟連乾介〕〔合〕 鎮一片酒氣花香，兩詩仙醉臥斜陽市。

〔末〕通生，今日之會，雖云清靜，然既非勝地，又乏嘉賓，比却靈巖遠不如矣。〔生〕你還說靈巖，我

爲了這半日之遊，惹出無數煩惱。〔末急問介〕爲什麼？〔生〕昨日遊寺之後，不是你先走麼？〔末〕正

是。〔生〕你走之後，我因遊興未盡，見東面一所禪房，花木甚深，想到彼略坐，誰知早有人在。〔末〕

是誰？〔生〕是城東的錢學士，這人不是還算吾鄉的老成麼？〔末〕不錯呵！實在還算他好些。〔生〕

誰知事有不然，竟在那裏同着一班狐羣狗黨，挾妓喧譁，無醜不備。子常，你想老成如此，後進誰型？他們一些不替，而持正之人反在我輩少年，真覺可羞可嘆也！

〔駐雲飛〕戲不上一般兒金馬玉堂三學士，髮白猶如此，應抱童心死！〔末笑介〕挾妓遊山，也是名士故態，你着惱他甚的。〔生〕嗟，擁着一窩雌，便道風流爾爾，踏進了永豐坊，一例才人視，只怕要徧地揚州杜牧之！

〔丑〕副淨張望上。〔酒保隨上。〕〔副淨怒色指酒保介〕吓，忘八，這裏明有一個好座兒，你怎說沒有，可惡，可惡！

〔酒保〕這裏是姜大爺昨日定去的了。〔丑怒介〕啐，混帳，你可知道我們是請孫紳衿的，管甚麼薑大爺，惹大爺，一概替我攆出去。〔酒保〕小人怎敢。〔末聽作怒介〕通生，你聽這班人好無禮也。〔生望介〕吓，就是昨日奉承錢學士的那個馬伯麟，來得正好，我正要數他罪狀哩。〔喚介〕酒保，〔副末〕大爺何事？〔生正色介〕你去對那來的人說，這裏有甄通生姜子常在此，不吃馬屁，不愛錢鈔，只解論文細酌，教他一派狗吠狐鳴，休來擾我。〔副末〕是。〔副淨作聽介〕〔醜懸伸大指與丑介〕原來是甄小老兒。〔拉丑進向生揖〕原來是通生兄，我們得罪了。〔生拂袖起介〕吓，誰認的你來。

「前腔」我七尺男兒，認不的龜婦妖奴甚樣姿！
〔丑副淨〕啊，我們有何罪過，着你罵來？
〔生冷笑介〕你們麼？有罪過，我說你聽：要聘豕蛇志，儘把柳花餌。嚟！引動幾於鬻虎添雙翅，今日鶴髮生慚，禍首都歸爾。
〔丑副淨〕連兄少罵些，留點情面罷。
〔生〕啐，我怕你甚的！我豸出霜林，肯聽妖狐肆！
〔作欲打介〕管甚麼搏兔何須全力獅！

〔丑副淨避介〕〔末拉生介〕連生，何苦與小人計較來。
〔副末〕兩位大爺走罷，不要惹出禍來，連累小人。
〔丑〕除你店裏，難道沒有請客處麼？
〔向副淨〕老全去罷，算我們晦氣，撞着一班不知趣的人，啊，
〔向生指鼻介〕只是我老馬也不是好惹的哩。
〔拉副淨急下〕〔末〕連兄，你今日竟醉了也。
〔生笑介〕

「前腔」我芒角稜稜，酒氣拂之如脫矢，拔不去眼前刺，沒來由髮盡冲冠指。嚟，索性暢言之，倒掃盡一天愁思。
〔末〕天色不早，我們也去罷。
〔生〕有幸盛意，休怪休怪。
〔末〕好說。
〔行介〕〔合〕畫壁難題留飲詩，醉裏扶歸斜照時。
〔下〕〔副末上〕

晦氣晦氣，生意做來無味，碗盞幾乎打翻，銅錢今朝還未，且把殘肴收拾進去，再接後客便了，

〔下〕

雲墨幻夢詞

第十一齣

簪諫

〔旦橋上〕

〔仙〕〔鵲橋僊〕新鍼膩手，殘絨噙口，繡罷鴛鴦時候。尋思閒事到心頭，算此際檀奴來否？

〔集唐〕〔放繡坐介〕幾回拋却繡工夫，一片冰心在玉壺。斜拔玉釵鏡影畔，要迴郎意且斯須。奴家戲效木蘭之裝，去訪西施之屨，不料遇郎同輩，認假爲真，未遂班荆，竟思折柬，幸得逋郎滑稽善辯，掩飾無痕。今已酒罷歸來，談及席間因嵇康之嫉時，作灌夫之罵座，雖云持正，未免過情。况此輩心腸，尤難測料，疾之過甚，適啓禍心，他日若有設施，不改此態，不但殺身可畏，而且僨事無疑。我既忝列瑟琴，不加鍼砭，情乎何在，罪亦難辭。方纔想得一法，以淳于譎言，消廣平傲骨，聊附脫簪之義，敢誇粲舌之工。你看柳庭風細，花隴日遲，落霞與紅雨齊飛，垂幙共綠陰一色，逋郎敢

則來也。(生上)

〔月雲高〕東風拂酒餘香滿，襟袖纔拭杯光膩，又着簫心紐，兩樣情踪。把白日消磨，未識愁滋味，儘會閒消受。但是個玉管金樽夜不休，說甚麼無限神仙在上頭。

〔旦拔簪看介〕(生入介)〔旦起介〕逋郎來了。(生)我在堂前閒話，等你不來，你在此何事？〔旦]你看我手中是什麼？(生看介)一個玉簪，一個金簪，爲什麼從不曾見你帶來？〔旦]新購的，正在此細細品評。

〔月上五更〕玉彩中通透，金心細瑣鏤，費盡識寶心，高下難分割。逋郎，你見多識廣，倒是你來一判斷。(生)我見的是經史子集，識的是詩賦歌辭，這些婦女之物，那裏懂得？〔旦]可又來，別人請教你，你倒居奇了。你道我真個沒有辨別麼？不過因你常說，我的心便是你的心，特地借此試試。默探郎心真如妾心否？(生笑介)原來爲此，倒不可以輕易亂說，待我想一想來。(想介)有了，一定不差的。(旦]說呢。(生)自然是玉的好。(旦笑介)逋郎，到底我的心不是你的心，你的心也不

是我的心。笑你個同牀各夢難相湊，硬把兩片心兒無端團就。〔生〕難道我倒差了？〔旦〕差倒不會，猜也沒有猜着。〔生〕這甚講？〔旦〕我起初雙眸注眸，雙擊手，何曾不羨瓊枝瘦！這不是差倒不會麼？後來澈底一想，頓把連城霎時拋後。

〔生〕這不是沒有猜着麼？〔生〕如此說來，你愛金的了。〔搖首介〕不對，不對，我往常見你插帶的，非玉卽翠，不然便是珠的，金器却少。難道愛者不帶，帶者倒是不愛的麼？

〔月照山〕試問長庚宿，曾照巫雲否？慣自探芳意，簾下梳頭後。〔立起介〕噫，我曉得了，你這個仍舊是試我哩。引簫史回心，紅牙故差謬。虧得我還猜得透，守得定，不然幾乎被你弄了。〔旦〕呀，你真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你道我不常帶金的爲何？不過嫌他重些，何曾因不愛上起見。照你說來，竟似我一定不該愛金的，金的到底有什麼不好？你說我聽聽看。〔生〕咳，你不聞杜甫云：「不貪夜識金銀氣。」金銀一輩子是俗物，你若愛了他呵，便道庸脂俗粉尋常有，愧煞人呼掃眉班首。〔旦笑介〕你可曉得我原是個俗物，你自家認差了。〔生〕一發好笑，竟以俗物自居。

我看你昨日還是不俗的，今朝不知飲了什麼貪泉，改變至此罷。既然俗物，我也不屑與你講了。秦樓

把三生清福修，休休，潑貪泉污鳳儔。

〔旦笑介〕逋郎，你休要發惱，被你一說，連我也不知愛那一個好。你試把玉的好處說來，或者還不至俗到底哩。〔生〕你問這玉的好處，我說你聽。玉有九德：溫潤而澤，似仁；縝密以理，似智；鮮而不垢，似貞；堅而不蹙，似義；折而不撓，似勇；瑕瑜不掩，似忠；孚尹旁達，似信；垂之如墜，似禮；其聲清越以長，似樂。古來孔子管仲，都是玉的贊美家。鏤卿，你博聞多識，難道不曉得君子比德於玉乎？

〔二犯月兒高〕有德常懷九，無故不除綬。你若是韞櫝深藏久，須知道懷寶能招寇。鏡臺人如何不照荆山秀！〔旦〕噫，原來有這許多好處，若非郎君指示，妾怎會得知道。探源若不登龍首，怎識得參辰卯酉。穀羞煞說明眸。〔持玉簪故作端詳介〕我一向失敬了，現在既然知道，我倒要先試試你這堅而不蹙，折而不撓的寶性哩。請問你不蹙不撓，堅剛

永存否？

〔旦佯笑將簪向臺上作敲狀，玉簪折爲兩介〕〔生驚介〕啲，鏤卿，這做什麼？〔旦笑視斷簪故作疑詭狀介〕咦，他是不蹙的，却會脆；不撓的，却會碎。咳，不中，不中，不蹙不撓，不過博得有心人幾聲惋惜，自己有何益處！

〔長拍〕浪說堅剛，浪說堅剛，堅剛何在？賸得亂瓊殘玖！〔生作恍然悟介〕通郎呵，你是差了，你縱然讀破萬卷，還是未達一間。你看純鋼脫手，繞指委婉，勝人祇爭能柔。〔生作恍然悟介〕呀，你講了半天，那裏說的是玉簪金簪，原來在那裏主文譎諫，託物進規，我幾乎被你瞞過。良醫寓言求，好一個女中曼倩，婆心苦口。〔生揖旦介〕鏤卿呵，多謝你語妙閨中如戒日，從今後攻錯伏鸞儔。〔旦搖首笑介〕通郎，你越說越遠了，我一老一實，說的是金，講的是玉，知道什麼規，什麼諫！我從來忠厚，休把式金式玉，看做射覆藏鈎。

〔生起笑拍旦肩介〕我勸你不必再躲閃了，你分明爲了我臯橋罵座之事，嫌我剛腸嫉俗，怕我直性招殃，特設這一套巧語連環，驚醒迷執薄劣書生，今朝多多承教了！

〔短拍〕巧語連環，巧語連環，唱隨直諒，大書眉史無差。〔旦〕這或者郎君勇於知過，觸類旁通，何嘗是我善爲說辭，迎機得解，攻瑕自琢，修慚愧我枕邊人，貪天妄居功首。〔生作目視斯言，忽若有觸介〕喲，我們不必爭論了。鏤卿，你看好端端一支玉簪，忽地折而爲二，這倒是很可惜的。〔背介〕這玉碎，玉碎使人愁。

蝶戀幻夢詞

六六

〔生〕不必管他。鏤卿，你知道近來父親命我留心舉業，今日課期，好去敷衍一篇，你陪我到書房去來。〔生且攜手同下〕

第十二齣

約試

〔小生上〕傳聞江上又秋風，一例英雄入彀中。分付小姑休笑我，木樨香底放花驄。小生賁筠，表字竹均，蘇州吳縣人也。瑰奇在抱，倜儻不羣。飲酒賦詩，此中自有樂地；評花弄月，算來總是閒人。開話少說，時屆孟秋，將開闈試，江南人士，麇集金陵。逋生因乃尊伴送，尙未啓程，不免前去約他同走一遭，多少是好。咳，這都被一領青衫磨難煞也。〔行介〕

〔正宮過曲〕〔四邊靜〕梓潼胡亂朱衣點，肉眼紅紗掩。海上哭秋風，囊底探春豔。想到此，何必去來；只是牽於俗情，難行己志。我此去呵，界天一塹，護裝雙劍，只當看山來。何必呵，龍虎夢中覓。

甄家已到，不免趕上一步者。〔下〕

雪巖幻夢詞

第十三齣

秋別

〔旦上〕

〔青玉案〕離情怕被離人曉，強捺住心頭跳。背面含愁當面笑，翻真做假，硬丟軟繞，教我如何好！

〔訴衷情〕清晨簾幕卷輕霜，呵手試梅粧。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愁夢短，惜情長，易成傷。未言先報，欲笑還顰，最斷人腸。奴家王鏤冰，連郎今日赴試金陵，行裝已束，奴想功名事大，兒女情輕，只得硬着心腸，強爲歡笑。〔羞眉介〕只是宴爾方新，惘然忽去，這長途矮屋之間，教人想着心酸也。咳，你看憔悴柳痕，悽迷桂影，好一派消魂風景也呀。〔生上〕

〔薄眉令〕一簾紅曉，把兩個離魂雙絞。聽門外先停去棹，低頭無奈，窗前有人愁倒。〔見介〕〔旦低首弄帶介〕你不去整理行裝，還在這裏做什麼？〔生近旦介〕假卿處，要把離腸

細道。

「繡帶引」念年來慣與卿卿相靠，琴心浸透香膠，便容咱鎮日依依，終年脈脈，仔細算，欸洽還少。今朝神風吹散同心草，漫道我孤舟煩惱，只是你呀，望行人，蒲帆遠了，想行人，心頭眉底何聊。

「醉宜春」「且強笑介」何消，我與你百年靜好，須不到生離死別，越樣魂銷。算此時，悶沉沉扁舟去了，便有日呵，看你喜孜孜對儂話，夜月紅橋，眉梢倩你重提，翠管替儂描，詩草要你替儂子細刪除探討。重陽過後，還與你把泥金帖子向高堂繳。

「梁溪劉大香」「生」也知道銷魂烟月勾愁花草，一霎秋風吹掉，奈酸痕一縷，蟠旋漾出心苗。又不是戀衾枕，貪調笑，跳不脫溫柔套。但覺得星星點點周身繞，紅錦繡圍住了湖山抱，悽迷意欲消。引逗着夢中月冷，眼底人嬌，便拚身捱上秋江棹，那癡魂只緊守暖雲巢，恨無端這遭，恨無端這遭，贏得你驚心夜潮，我關心宿鳥。

〔旦〕連郎，你何消如此。我勸你此去呀。

〔雁兒落帶得勝令〕冷江湖，須防雪浪驕；俏夢魂，莫向巫雲繞。設悲秋，看雲白板；橋邊思家，步月青溪道。九迴腸，傷氣免吹簫；萬層山，破悶宜長嘯。欠溫柔，綉枕戒推敲；怕寒，衣帶勤關照。迢迢，只要你軟心腸，暫時掃心焦，我拚着閒愁兒窄了腰。

〔生〕聆卿金玉，令我酸辛。只是我去後呵，

〔前腔〕你風簾謾夢蕉，雨牖休聽瀑。莫登樓，愁他柳色遙；莫憑欄，逗着蟲聲鬧。薄香羅，淚粉怕輕拋；小菱花，愁黛防多照。倘嫌檀枕太清寥，還尋芸帙相依靠。俺與你呵，今朝依舊的倚香肩，攬銀爪。今宵，只落得冷魂兒水共飄。〔貼上〕

〔潑帽落東甌〕青禽銜上將離草，鳳樓頭愁煞文簫。大爺老爺分付，買大爺已，行李已齊，請大爺下船。〔生〕曉得。〔對旦揖介〕卿卿珍重，我去了。我心兒自向高樓靠，你魂兒跟着曉帆飄，何必雙雙俏。

〔旦背拭淚介〕怎的沒來由一腔熱淚也！

「寄生草」呀，爲甚的酸心噤着咽喉絞，熱淚輕將粉黛漂。似薔薇露滴水壺小，似梨花雨灑闌干曉。碧珠貼徧金塗爪，紅冰溜斷藕絲綃，還要他離人認做拈花笑。

〔貼〕小姐啼也。〔生行又止介〕代且拭淚介。鏤脚，我去便來，何須墜淚。〔旦推介〕袖出箋介。連郎免絮，

奴有幾首詩兒送你行也。〔生接箋看詩介〕〔念介〕「秦淮此去水迢迢，一樣樓頭倚玉簫。只有金蟾

太無賴，照人夢影落紅橋。」碧漢紅牆路一條，輸他烏鵲替填橋。人間燭炮燈殘後，兩兩離魂傍

玉霄。」「世界中秋好夢遙，樓中人影太苗條；試看露隔雲鬢濕，便是風檐慘蠟消。」捲簾秋瘦到

芭蕉，細算歸期淚粉消；贏得重陽雙批蓋，菊花插滿翠雲翹。〔生以手作圈指箋介〕真好詩。這詩呵，

「浣紗劉月蓮」不是兔鋒描，不是麝烟掃，是心頭釀的無聊，生生結就玉根苗，又團團穿珠一條，偶然拋落在吟紅稿。〔旦直怎的誇獎也。這不過借纖毫，少慰你別離人無限惱。若說我的心呵，柔腸底用他人曉，便要他人曉，也不是一幅霞箋可了。〕

〔貼〕大爺走罷。〔生鏤脚自重，我到堂前拜別去。〕〔執旦手介〕我與你呵，不到得花飛月消，拚守過

木樨香，總有個團圓小會慶良宵。

〔生下〕〔旦斜坐枕手睡介〕〔貼〕小姐送大爺去者。〔旦仍睡介〕送他什麼。

〔大節高〕〔旦低唱介〕湘簾蕩去影遙遙，望夫山，心頭罩，今朝滋味纔嘗到。想往日的菱花照，翠燭燒，鴛幃靠，雙棲未覺紅樓好。今日呵，離愁此去都苦槁，深情迴想費縈撩。哎，何時重返秦淮棹。

〔貼指外介〕小姐，你看半庭竹影，一樹梧陰，正秋窗好景也。〔旦〕有何好看來！〔旦低唱介〕

〔瑣窗繡〕猛看見一葉飄搖，再添些蕭蕭颯颯耳邊敲。小魂靈引得他東漾西漂，倘無心莽來雨急，更有時飛來月好。雨聲滴，月光窺，又聽得一聲啼鳥。不教人愁腸放了，越教人離腸斷了。

〔貼〕小姐你過傷玉體，恐損珠芽，待我扶你進去，安息一回罷。〔貼扶旦行介〕

〔尾聲〕〔旦〕相思紅繡王孫草，〔貼〕會解憂萱花難找。〔念〕試問蒲帆何處了？

沙棠之楫木蘭橈，辜負香衾事早朝。一弄曉風吹去也。〔貼〕小姐，你真情強笑爲誰嬌？〔同下〕

雪曼幻夢詞

第十四齣

題霞

〔雜扮船戶搖船上〕〔丑隨上〕〔吳歌〕水浪生來曲曲彎，剛放子蓬來又要扳；搖過子金山能價好，黃光光個水來光踢踢個山。自家甄府中一個書童，春奴便是。老爺陪着大爺赴試金陵，船中有個貢大爺作伴，談談講講，頗不寂寥。一路夜宿曉行，波平風穩，來此已是新開河了。正是兩行蘆影壓帆綠，一片山光落檻青，好景致也。〔作指介〕哪，前面青葱葱迎着船頭一個高山，不是棲霞麼？待我問來。〔問雜介〕船家，前面可是棲霞？〔雜〕賢婿何事？〔丑〕說什麼？〔雜〕你叫我妻爺，難道不叫你賢婿？〔丑〕胡說。問你前面可是棲霞山？〔雜〕前面正是棲霞。〔丑〕呀，像一把雨傘無柄，像一隻紗帽無頂，好座山也。〔雜〕何不請老爺們出艙一望？〔丑〕有理。〔望內叫介〕老爺們，棲霞到了，可要出來一望？〔外便服上〕〔小生生隨上〕

〔賞時花〕〔外〕一棹長江風日佳，排日青山認鬢華。〔生〕正看柔櫓蕩紅霞，猛

到得那一重山下。〔小生〕聽舟人閒說是棲霞。

〔外〕卑人甄沂。〔生〕小生甄林。〔小生〕小生賈筠。〔生〕爹爹孩兒自見金焦兩點，所過山林，不是黃土一堆，了無生氣，便是青藤萬道，久絕人跡，總不似這一座山鬱鬱葱葱的氣概呀。〔向小生介〕竹均兄你看。

〔紅繡鞋〕翠幃鋪，圍住了萬重青峽；白雲開，露出了一角紅霞。鬟似亞黛輕擦，搖引着風鈴荒寺塔，點綴些烟柳野人家，把好畫圖當頭掛。

〔外〕你們知道這山古蹟麼？〔小生〕請教。〔外〕

〔占春魁〕想當年呵，滿飄着靈香藥氣濃，猛飛來舍利珠光研。引得太霄玉佩臨，粧點古烟霞，儘力騰擎這一搭，峭壁開精域；那一搭，飛巖嵌釋迦。看千年江令殘碑，正一本明家舊話。

〔小生〕如此勝蹟，豈容不賞。我想呵，

〔宜春樂〕何不停飛棹，傍水涯，去踏峯頭暮霞？〔外生〕如此甚好。〔生〕春奴。〔丑〕有。〔生〕

你教船家停泊，我們上山去。〔丑〕曉得。〔喚介〕船家，老爺分付停船。〔雜〕停在那裏？〔生指介〕垂楊密處，把征帆一片向枝頭挂。〔雜應介〕〔雜繫船介〕稟老爺們，船已停了。〔雜下〕〔外推小生介〕如此，竹均兄先請。〔小生〕還是老伯先請。〔外〕有僭了。〔作跳上岸介〕〔小生丑攜酒壺擊硯同上介〕〔小生想介〕呀，連生兄，吾倒忘了一事。〔生〕何事？〔小生〕拂翠蘿還仗霜毫，和寒玉須傾香酢。〔生〕文房酒肴已着齊，奴齊備。〔小生〕好不添人豪興也。〔合〕留他夕照在萬峯深處，做個騰挐。

〔外生小生丑携樽行介〕〔合〕真一幅江村夕照圖也。

〔前腔〕〔合唱〕松穿徑，柳作衙，簇柴門，臨流幾家。啁啾宿鳥，向枝頭葉底閒廝打。曬破罨，紅蓼灘頭，聽樵斧，赤楓林下。驚人突兀，看嶺頭圍着一片青霞。

〔丑〕山徑崎嶇，老爺們看子細。

〔學士解醒〕〔合〕石徑高低新翠滑，支撐接着平沙。〔到介〕〔外〕上得山來，你看危峯巖雲，高崖逼日，所謂嶽崎自喜，傲岸不羣，我輩正自非凡也。〔合〕朝天只有峻嶒骨，徧地都栽冷淡花。〔場上暗設千佛巖三字額介〕〔小生指額介〕連生兄，你看前面翠蘿凹凸，紅荔橫斜，似有波磔，鐵

畫銀鈎留一罇〔生細看介〕是呀，千佛巖二字似鴉〔外〕我們就此間坐罷〔小生〕正好〔生〕
春奴取酒果來〔丑攜酒果置桌上介〕酒果在此〔外〕如此請坐〔外正坐小生旁坐飲介〕〔合〕閒斟罷，看顏
顏白眼，對着楞迦。

〔外〕古人云，不有佳什，何申雅懷，你們何不各賦新詩，以留佳話〔小生〕使得，取筆硯來〔丑〕筆
硯在此〔小生〕通兄請〔生〕老兄先抒鴻藻，弟當謹步後塵〔小生〕僭了〔立倚壁兼想筆寫介〕〔外生〕
〔合〕妙呀，

一梁州新郎一瓊光乍閃，烟開雨灑，活現龍蛇相耍〔背手徐行吟介〕便論吟心呀，山靈
驚否？峯頭放出天葩〔小生〕通兄請寫〔生〕只恐佛頭着穢爾〔小生〕好說〔生倚壁寫介〕〔小生〕妙
呀！只看一江秋水，幾岫寒雲，寫出胸中畫。夕陽毫底，照似翻鴉，把醉墨淋漓潑
紫霞〔怎與我莽塗抹，評高下〕〔外〕竹均太謙了。他的那興酣落筆多虛罇，怎及你撇風
烟，墨痕化。

〔丑〕老爺們天色將晚，回船去罷〔外〕不錯。今日趁着順風，明早可抵金陵，我們就此下去者。正

是白雲冷護摩崖字，紅葉新沾賸酒香。〔小生〕百尺深潭延早月，〔生〕萬山歸鳥送斜陽。〔外生小生丑仍機場行介〕

〔節節高〕〔合〕深林噪暮鴉，秋色佳，一回紅日峯顛下。收瓊筇，別松杖，拋珊架，恨崦嵫難駐羲和駕。金陵山色迎頭迓，棲霞山色轉肩差，向孤舟作個秋山畫。

〔丑〕稟老爺已到舟旁。〔叫介〕船家，老爺們來了，快快開船。〔內應介〕來了。

〔尾聲〕〔外〕錦檣開，片帆掛。〔小生〕一葦長江飛渡他。〔生背介〕呀，不知那樓上花枝可想咱？

〔外〕幽棲地僻少經過，〔小生〕留得雲烟照釋迦。〔生〕蠟屐他年人訪到，硬黃一幅拓誰多。〔同下〕

雲夢幻夢詞

八〇

第十五齣

繡星

〔場上〕

〔中〕〔粉蝶兒〕風漾簾鉤，問秋河雙星渡否？個人兒悶在粧樓，面懶勻，眉怕畫，只自把舊愁牢扣。呀，天上人間今期迴隔，〔指上介〕他那裏喜孜孜鳳友鸞儔，〔指場內介〕你這裏悶懨懨愁窗恨牖。

丫鬟一位綠雲，伏侍小姐親身，大爺金陵一去，小姐悶在房門，對鏡只將眉纒，靠窗時把腰伸，說他欠些眠睡，却又鎮日昏昏，說他有些病症，如何肌膚和溫，因此懶把梅香使喚，空來東走西奔。今夜七夕佳節，約着姊妹們把瓜果雜陳，但願雙星保佑，早早賜個良姻。〔喚介〕姊妹們快來。〔內應介〕〔丑持瓜果上〕來了。〔見介〕剛纔依稀聽見姊姊說，賜個良姻，良姻是什麼東西？〔貼〕什麼賜個良姻，我道繡個香巾。〔丑〕好個香巾，我們就此鋪陳。〔貼〕好。〔貼丑將瓜果雜放桌上介〕〔丑〕姊姊，

朝奉祀雙星，若是照常悶悶的拜他，煞是沒趣。〔貼〕癡了頭，你要那麼樣拜法？〔丑〕我想何不依着今朝個佳話，編個鮮花調兒，一頭拜一頭唱，豈不有趣？〔貼〕如此我先來。〔貼且拜且唱介〕

〔小調〕「牽牛在那邊，天孫在這邊，中間呀，遠遠一水隔如烟。彈盡了紅冰淚，望斷了秋波眼，守到了個巧雲飛，纔見了仙橋現。」〔丑〕姊姊唱得好，我來也。〔貼起〕〔丑拜唱介〕

〔前調〕「牽牛那裏來，天孫這裏來，中間呀，好鵲橋穩把一雙擡。說不盡一年愁，做不了千般愛，不做美個曉鳥飛，逼散了仙鴛采。」

〔旦執手帕徐上世唱介〕

「醉春風」埋怨煞檀郎夢中歸畫樓，敢是你有意把人勾未殺？還教那鵲背銀雲，鳳脰紅淚，一樣樣軟挑細逗。

夢裏檀郎不當真，醒來何處展愁纒？除非化作相思鳥，飛渡前頭桃葉津。奴家自別逋郎，倏經半月，未通音信，頗繫心懷。刻從堂上問候回來，已是黃昏時候了，不覺有些疲倦，到房中睡去。〔行介〕〔低聲介〕呀，你看滿地秋雲沉院落，一簾夢影照關河，逋郎此時何處也！

〔石榴花〕想着你別離時一段熱根由，教俺怎生丟！咳，俺這裏生生死死儘他愁！離心原似酒，冷骨尙禁秋。但願你趁長風，但願你趁長風，風檣穩把驚濤走，平安兩字早時到手。來此已到臥房，丫鬟們什麼嘈雜？〔丑作驚下介〕〔貼〕小姐，我們在此乞巧唱歌。〔旦〕呀，我倒忘了，今朝是七夕。〔貼〕小姐呵，你一味的悶悠悠，一味的悶悠悠，緊把相思守，便忘了星娥今夕駕銀虬。

〔旦〕綠雲，你把湘簾捲起，待我一望秋河夜色來。〔貼作捲簾介〕〔旦作望介〕

〔鬪鶉鴉〕〔貼〕小姐，你看銀浪雲流，涼虹露透，羅障雲停，眉梁月瘦。女和牛正香夢如烟一縷柔，漾出了雲屏霧幃，照徧了玉宇瓊樓。呀，月兒怎不見了？把一個冷姮娥生生悶走。

〔上小樓〕〔旦〕咳，我往日的嘲女牛，枉算他鸞鳳儔，隔了長河，耐過長年，纔落得一夜綢繆。如今呵，你自去艷高秋，我只是夢客舟，兀的不被你天邊低呪道：今夜歡娛誰覈？

〔旦〕小姐敢是癡也？這女牛呀！

〔前腔〕他也費了萬般樣，焦與愁，剛換得一霎時溫與柔。算如今呵，掩了鴛機，渡了虹橋，會了鸞儔。個中人，只怕要替你起離憂，把你羞。小姐，我勸你自把精神抖擻，歡歡喜喜，做一闋銀河新奏。

〔旦〕綠雲，你叫我做什麼詩來？

〔脫布衫〕說甚的筆花開，珠露飛秋？直是個硯池寒，冰淚凝流！況是呀，寫出的總是山蕪陌柳，倒不如悶心苗儘他消瘦。

〔貼〕我們剛纔倒做個小調兒，唱與小姐解悶。〔旦〕唱來。〔貼唱前小調介〕〔旦聽介〕倒有點意見。〔旦

背介〕如此秋光，何忍辜負，倒不如借他天上歡情，寫我人間離恨。〔轉介〕綠雲，你取筆硯來罷。〔貼

取筆硯介〕被他鸚鵡喚，引出鳳凰鳴。小姐，珊瑚筆架翡翠墨牀在此。〔旦接筆硯介〕〔想介〕我這詩須

把他乍得爲歡，又將言別，一段情由，寫將出來才好。〔點首介〕有了，綠雲磨墨。〔貼〕來了。〔旦低首寫

介〕〔貼背指介〕好笑小姐，每要作詩，總是沉頭沒腦，勝似秀才趕考哩。

〔朝天子〕看他翠箋兒怎柔，彩毫兒似走，替天仙寫盡曉風愁，一樣雙眉綯。小姐，你亞了雲鬟，擊將翠袖，望着曲瓊鈎。那天上呵，淡融融霧收，白冷冷水流，只怕星眸要向你毫端睨。

〔旦〕綠雲〔貼〕小姐，敢是新詩賦就了麼？〔旦〕正是〔貼〕我目無寸光，心通一點。小姐，你把詩中大意講解我聽。〔旦〕你聽呀。

〔前腔〕我說道，絳河畔飄着個冷冰冰的露柔，翠橋邊駛着個玉稜稜的骨瘦，甚星娥不怕廣寒秋，穩跨銀鸞走。也只爲好夢如烟，柔情似酒，一霎曉紅收。〔貼〕這詩心怎的妙也！把天邊的悶愁，把心前的悶愁，并向毫端扣。

〔旦〕只是詩骨難裁，墨痕易化，我想不如巧借鍼樓，繡成詩帕，豈不更妙。

〔四邊靜〕松烟漂溜，怕幾陣秋風吹便休。要金線斜抽，牢把銀書繡。〔貼〕如此，我去取針線來。〔取針線付旦介〕小姐，你看窺簾月似鈎，偷上你描鸞手。〔旦繡帕介〕

〔滿庭芳〕相思一縷抽，把吳綾半幅，密字雙鈎。說甚迴文曲，似銀河溜，豔寫仙愁。

你看那一線線絲牽素藕，一鍼鍼淚瀉紅流，誰能駁開挑雪綉，灑上一天秋。〔點〕小姐，這繡的波磔怎細也！

〔前腔〕你葳蕤雪縷抽，怕如蠶細字沒了銀鈎。敢是你心兒逼着龐兒瘦，因此把針兒也窄着挑搗。小姐，你何不把鵲橋雙影，繡在旁邊。添小小翠橋傍宿，條條碧漢斜流。中通透有仙花並頭，併上小香綉。

〔丑持書上〕喜看江上銀鱗到，報與樓頭彩鳳知。大娘，大爺有書在此，恭人教我送來。〔旦〕取來。〔丑遞書介〕〔旦接看介〕〔喜介〕〔貼〕大爺信上寫的什麼來？〔旦〕喜得他風浪平活，琴書安靜，已到金陵了。他這書上說道：

〔賀聖朝〕自那日別了秦樓，招攬的閒愁，其間被水氣嵐光一湊，頓把那琴影簫聲暫時拋後。只願我呵，愁丟夢丟，不把他擱在心頭。

綠雲，這無非怕我苦憶，強作達言。當此河白星稠，燈闌人靜，只怕王孫陌上，無殊少婦樓頭。這種情懷，須瞞不過天河邊一雙星眼也。

〔古鮑老么篇〕這搭裏，眉兒繡，龐兒瘦，倚定香廬，那搭裏，看花後，看雲走，注定了
吟眸，都被你鵲橋邊一對兒悄窺透。〔貼〕小姐，且免愁煩，時候不早了，聽鼉樓報曉籌，
看銀屏紅霞偷逗，還是進去安睡一回，明日寫個信兒，把剛纔繡的帕兒寄與大爺，也見得你們
兩地離懷湊。〔旦行介〕

〔尾聲〕微月下晶簾，涼風飄翠袖，試問你，天上雙仙眠否？怕有鷄聲破殘漏。我明
日若把那帕兒寄去呵，只怕那不禁愁的人兒，又道我有意把愁勾。〔下〕

〔丑〕姐姐，大娘去了麼？〔貼〕去了。〔丑〕姐姐，你看大娘有了大爺，還只願癡癡迷迷的去羨那天
上歡娛，我和你橫豎一個身兒，怎麼了呢？〔貼〕啐！

花面丫頭不識羞，今朝也想嫁牽牛。

〔丑〕姐姐，你無情恁似多情好，可知道，少婦閨中只解愁。〔貼拉丑下〕

雪墨幻夢詞

八八

第十六齣

旅病

（設書案上設繡帕紙函丑扶生病容上）

〔商調〕〔黃鶯兒〕無奈病郎當。夢飄零，飛過江，也曾拚把魂兒擋。我何嘗自放，他偏生去忙，竟如秋蝶在風中盪，正迴翔，涼颼一陣，撲轉了綠紗窗。

秦淮水色碧於油，畫閣珠簾鏡裏秋；正是離人閒眺處，斜陽江上有歸舟。小生甄林，自到金陵，邊染時症，硬把三場掙扎，惹來一病纏綿。看看光景，已是八月杪了，各處士子紛紛回籍，只有我支離瘦骨，浩蕩愁魂，鹽夢出帷，紅駭漆燈之燄，涼風拂枕，青粘藥碓之烟；望美人兮山阿，渺歸舟於江上；弄得老親眉結，良友色沮，子細思量，好悶人也。幸得今日天氣甚和，病體差愈，父親偕竹均出游，獨坐齋中，病懷難遣，只得勉強扶病出來，一望秦淮秋色，正是六代山青搖夢醒，一簾秋碧離愁深。春奴扶我桌兒邊去來。（丑扶生徐行）（丑）大爺仔細貼地莓苔防滑澆。（生）傍人腰腳費支

持〔近案介〕〔丑〕大爺請坐〔生坐介〕〔見繡帕紙兩驚視介〕春奴，這不是家中寄來的麼？〔丑〕正是。〔生〕爲何不早與我來。〔丑〕老爺怕大爺又惹離愁，教小奴暫時藏過。〔生取紙函介〕這細楷如蠅，不是鏤卿手跡麼？待我看來。〔看介〕〔念介〕「通生郎君足下：自淚灑離筵，雲飛遠岫，一聲珍重，萬感交并。蠟烟如霧，都暈愁花，蟾影隔簾，難乾秋淚。飄來爐篆，像九曲之迴腸，夢去嵐鬟，結三秋之慘黛。茶餘酒後，枕畔尊前，覽鏡忽唏，顏色變矣。七夕之夜，碧漢練澄，紅橋露沈，擁金鳧而待曉，燕銀鴨以拜星。方將飽蘸麝烟，斜抽鴛線，別長會短，寫曉怨於雙仙，鏤月鈎雲，當迴文之一幅，不意銀札忽際蘭襟，浣手開函，破顏細諷。九天香睡，散滿斛之鮫珠，千尺桃波，皎一輪之兔魄。郎君厚意，妾知之矣。嗚呼，郎心如此，妾意如斯，華鬢天上，定有蘭因，藕達池頭，莫迷絮果。從此山蕪陌草，都開並命之花，鈿盒金釵，永扣相思之結。匆匆小別，何足爲懷，願郎忘之也。詩帕一方，便呈青睞，錦箋數紙，不盡丹元。絨札扁函，愴恨而已。妾王鏤水謹上。」〔生讀畢感眉介〕呀，怎的沒一字不從心坎上穿過來也！咳，鏤卿，鏤卿，如今我的心呵，

〔二〕郎神〕似滾過你心兒上，一腔腔照來比瑠璃更亮。〔取帕介〕〔丑〕大爺，這個帕兒休看他

罷。〔作書帕介〕〔生奪帕介〕〔指罵丑介〕狗才多講，還不出去。〔丑〕去了，去了。〔轉身行介〕真個好心無好報，落得一聲狗才叫。〔作醜態下〕〔生看繡帕介〕原來是一首七古。〔念介〕「金河濕露飛銀闕，冷玉柔侵美人骨，真謂香肌不怕寒，豈知今夕神仙窟？靈匹相逢紫桂宮，人間仰首彈絲桐，北窗簾捲東窗曉，碧雲處處起愁紅。」〔讀畢介〕看這錦字細挑，銀雲平剪，比上前書，恰成雙絕。咳，只是想你繡此的時候呵，定把鍼兒停半晌，無情一刺，剛剛挑着迴腸，不巧的一封信兒，千不到，萬不到，定要等他納悶的時節，忽的飛來，已是雙眉難自放，催恨符，一片銀鱗墜掌。那時情景可知矣。只〔看這抽不了〕繡絲的一幅雲囊。〔生低頭作想介〕

咳，你既情深如此，爲何我出門時候，偏要做出無牽無掛的樣子哄我？你也不想想你的心兒，可是瞞得過我來的麼？落後狂惹了一付急淚！

〔前腔〕〔換頭〕心傷，偏做得歡歡喜喜無關痛癢，道把俺心寒，愁自放，也不想知心似我，多情似你，這其間如何可半點偷藏？直到一片酸辛眉底漾，遮不來無聊模樣，這排場不是教人忘，倒越覺牽腸。

〔生抬頭作笑介〕吓，這是我差了，怎的倒怪起他來他呀！

〔驚啼序〕女兒家，也要有剛烈腸，怎比那碌碌姬姜恣歡娛，管甚麼說短論長，只想牽絆檀郎？他起先的一片虛情，正是要我懷抱闊，把離情強放，後來的兩行熱淚，無奈的心情軟，那癡魂又蕩。這一响，兀不把鬢眉巾幘兩樣都停當！

〔欠伸介〕左思右想，總是無聊，如何是好？〔忽然立起拂袖介〕吓，我剛說鏤卿巾幘而有鬢眉之氣，甚我堂堂鬢眉，而反效巾幘之態乎？〔高唱介〕

〔集賢賓〕男兒氣概須激昂，鑄一段如鐵剛腸。齊秦燕吳鞋底放，莽乾坤都是家鄉。心兒自想，可肯把溫柔牢享？〔坐下介〕况當此病後神枯，牢把心前悶守，怕不要弄成病來，便算兒女情長，這模樣也不是貼心痛癢。

〔內人聲嘈雜介〕〔生側耳聽介〕聽他兩岸人聲如沸，何不推窗一望晚景？〔推窗望外介〕呀，自到此間，朝臥病，秦淮麗景，從未經心，不料有這般熱鬧也。

〔黃鶯兒〕你看秋漾綠波長，細飄來兩岸香。錦虹帶水描弓樣，那搭燈明翠舫，

這搭簾隱紅粧，把滿天雲影都嵌絳。這風光人間有數，不必豔金閨。

〔生指外介〕哪，那邊有一隻燈船，游人擁着歌妓來也。

〔簇御林〕月痕破，翠燭光，顯出個急登徒下蔡倡。〔平聲〕〔副淨扮游人丑扮妓女雜扮船戶搖船〕

〔淨丑譚上〕〔淨〕咱家是個符奇仁。〔丑〕奴便是個裴鈿娘。〔淨〕破我腳籃金萬兩。〔丑〕換奴手帕薑一方。〔淨〕什麼叫做薑一方？〔丑笑介〕咦，我們眼睛又不是黃河造的，不用水薑，那得情淚？〔淨〕吓！〔丑〕啐！〔淨介〕〔生〕

笑介〕好笑煞裝喬做意癡呆狀。看他再做什麼醜態來。〔丑〕相公饒奴罷，唱個曲兒謝罪好麼？〔淨指

丑介〕唱得不好，今夜子細。〔丑〕唱了，唱了。〔作態唱介〕〔生側耳介〕世界茫茫總是愁，幾家歡樂幾家憂？月圓

偏遇狂風雨，好煞鴛鴦不到頭。〔生驚介〕甚一句句寒冰樣，潑人腸。〔淨〕唱得不好，我不算。〔丑]

近來這裏有個才子，造一隻新鮮的梅花調兒，就唱他罷。〔淨作態介〕不管什麼梅花調，鮮花調，只要唱。

〔丑唱介〕「果然占斷月黃昏，一片冰心照白門，偏要天公勤作果，幾朝寒雨送香魂。」〔生大驚介〕呀，這一

發不辭了，頓把我千頭萬緒，一齊繞住眉旁。〔淨丑譚雜搖船下〕

〔生〕你看那隻船兒，竟飄飄蕩蕩的去了。怎的句句言詞，總觸我心呀，鏤卿生時原有折梅之兆，

現在恰當作果之時，怎的巧來！不要真個有了什麼？

〔鶯啼序〕我看他，花裁詩骨，冰作腸，原怕有雨驟風狂。若是真個有什麼呵，豈情天定不護鴛鴦，要拿他作踐摧傷，纔算得多情板蕩？咳，爲什麼把紅絲輕放？〔重念前下首詩介〕詳那詩意，有什麼照白門，有什麼幾朝，竟是不見面的情形，哎，前日的柳梢樓頭啼半晌，難道是一幅離鸞小像？

〔淚介〕〔忽笑介〕吓，我敢是要癡了？閒人唱曲，與我何干？甚把個活跳的人兒，當做死人哭起來？〔蹙眉手捧腹介〕怎的一陣心蕩，十分難過？〔自顧介〕看我這瘦骨峻嶒，元神恍惚，倒怕有些不妙。

〔前腔〕不要他半棲香樓將我望，我倒去跨鶴仙鄉，反教他做了薄命紅粧，若竟如此，真是難了，我看還是趁此調養爲是。守着影夢飄揚，纔可把精神保養，還博個此後團圓無恙。〔丑上〕背燈人獨語，喚渡客初回。告大爺，老爺貢大爺回來了，教我扶大爺出去閒話一番。〔生〕曉得了。愁拋漾，去共衰顏細講。〔丑扶生行介〕

〔尾聲〕〔生〕捲簾兩岸紅燈漾，今夜呵，把入骨相思拋一旁，總有時風送蒲帆穩渡江。〔同下〕

雪曇幻夢詞

第十七齣

布謔

〔丑時服圍帽品頂花翎擡頭得意態上〕問君氣概何臧昂，近來新做官堂堂。〔手托珠介〕土捏香珠掛一串，〔看補介〕紙描花樣貼兩張。頭上何所有？〔摸頂介〕品頂明煌煌。脚下何所有？〔喬脚介〕烏靴踏雙雙。〔刷翎介〕松毛翎子一尺長，倒像蜂兒背後拖根鎗。逢人掇屁只一刺，包你生出楊梅瘡。食其膿兮飲其血，潤潤喉嚨肥肥腸。紳衿隊裏混一混，胡爲乎搖頭擺尾去作歪文章。下官馬伯麟，新從金陵回來，捐得一個虛銜，居然品其頂而花其翎，朝其珠而補其服，好不輝煌也。今日縣裏太爺壽誕，不免前去鬧他一鬧。〔笑介〕哈哈！〔搖擺走介〕〔副淨時服白石頂急上撞介〕〔副淨怒介〕直娘賊，沒眼珠的，把人家簇新新買來一個頂兒，幾乎撞碎。〔丑〕吓，頂子又不是豆腐做的，會碎麼？〔副淨整冠摸頂介〕雖不是豆腐做的，却是人中白造成。你不信，你去聞聞，還有些尿香哩。〔丑笑認介〕呀，原來是老全，也去拜壽的？〔副淨笑介〕倒是老馬，許久不見，你金陵幾時回來？〔丑〕前天。〔副淨〕

文章想來得意，今年一定高中了。〔丑搖頭介〕啊呀，那話休提，文章一道，下官委實弄不來。一進了場，到像餓鬼登坑，爬腸拉肚，一屁不響，用力一遍，倒脫了肛。〔副淨〕咳，那麼你究竟喫了窮的虧。像下官只化了三百金，換得三篇好文章，今年倒着實有望哩。〔丑頓足介〕我好恨呵！我何嘗不想到此，總是那甄小老兒害我的，我好恨呵。〔副淨〕爲什麼倒是他害你呢？〔丑〕你不曉得，下官告訴你那日下官沒奈何，想着甄小老兒的文章是本地數一數二的，剛巧又是同號，因此下氣吞聲去求他代作一作，誰知不但不答應，倒又受他一場惡罵。下官氣不過他，回來只好胡亂寫了幾句了賬。〔副淨笑介〕這個你自己不智，上半年受他惡氣，不想報仇，倒去下氣。〔丑〕咳，果肯代作文章，便下下氣倒也不妨事，可恨是裝腔做勢，一字不漏。〔頓足介〕我好恨呵！甄道生，甄道生，你誤人功名，必定短命。〔副淨〕啊，人家病得七死八活，不要被你唬死了。〔丑忙問介〕果真有病麼？〔副淨〕若沒有病，此刻不回來做什麼？〔丑喜介〕好了。〔副淨笑介〕你好毒心呵。難道願他死麼？〔丑笑介〕不是願他死的話，我想趁此可以造箇謠言，說他已死金陵，好在我們是金陵新回，人必相信，傳到他們家裏嚇他一個十死九生，也消却兩番惡氣，你道好不好？〔副淨〕好便好，只是還欠密些。

我倒有個門路。〔丑〕快說呢。〔副淨〕我有一個親戚姓鄭，他的夫人趙氏，是逋生夫人的嫡親表姊，聞得兩家着實親密。我如今通個信兒，說親與逋生訣別的，倘得他們傳去，其信愈深。你道這計比你如何？〔丑拍手念〕妙呵，各做各的便了。

〔仙呂入雙〕
〔調過曲〕「風入松」〔丑〕我去街衢坊肆弄鼻音，管的良心甚？〔副淨〕我教他裙邊戚屬寒而噤，傳歹信言之須審。〔合〕管嚇的你全家失心，纔消我氣千尋。

〔丑〕啊呀，時候不早，恐怕那些會趣奉的占了先去，太爺看了，倒道我們不巴結，快快去罷。〔副淨〕不錯，只是到了那裏，逋生的話切不可提。那些紳衿，都是甄老兒的同輩，若說了，便容易追究了。

〔丑〕這個自然。正是，

有恨方君子，無毒不丈夫。

〔副淨〕試問你強漢，敢來捋虎鬚？〔揮下〕

雪曼幻夢詞

第十八齣

論傳

〔副淨念上〕爺爺公子性情獸，懶散。望來望去望不來，古怪。朝朝打聽走坊街，活害。一聲凶險耳根，纔嚇煞自家甄府一個守門蒼頭。便是看官們，你道我老頭子今朝爲何老失張智，其中有個道理。只因時近重陽，各家赴考相公俱已回來，獨我主人杳然無信。我家主母今朝望，明朝望，望來望去，望得無影無踪；累我老兒今日跑，明日跑，跑東跑西，跑得失魂失魄。今朝一早，又教我出門打聽。我原說道今朝是打聽不得的了，主母不聽呀，竟把個活靈活現的人打聽殺了。〔內〕打聽殺了誰？〔副淨〕哦，你不聽見茶坊酒肆紛紛騰騰說，我家公子在金陵一病，〔縮住介〕〔內〕什麼一病？〔副淨〕一撞，撞了閻家去了。了不得，了不得，去報恭人也。〔飛躍下〕〔老旦且上〕〔貼隨上〕

〔三疊引〕〔老旦〕今朝不轉秋江舵，真個有些不妥。〔旦〕猛的跳心窩，撇不來雙眉緊鎖。

〔老旦〕〔風流子〕天近重陽易暮，不見帆歸秋渚。〔旦〕微傅粉，搵梳頭，隱約畫簾開處；無緒，無緒，正是滿城風雨。〔老旦〕媳婦，聞說金陵歸人不少，孩兒與你公公，偏多淹滯。〔旦〕想是貪看山色，或遇風濤，故此淹留，請毋憂慮。〔老旦〕悶守無聊，還與你做些鍼指罷。〔旦〕遵命。綠雲取繡匣來。〔貼取繡匣介〕繡匣在此。〔老旦〕正是，朱雀航頭淹書鷁。〔旦〕綠蟬窗底結金鴛。〔副淨急上見老旦〕且介，不，不，不，〔老旦且驚介〕老奴倒底什麼事呀？〔貼〕快說！〔副淨〕不好了，大爺在金陵沒了！〔老旦且大驚介〕〔老旦〕這什麼說？〔旦背想介〕〔轉問副淨介〕你從那裏聽來？〔副淨〕茶坊酒肆都如此說。〔旦背想介〕這便有幾分不確。〔轉問介〕是那一等人說？〔副淨〕多半是學裏秀才。〔旦〕吓，你怎的事未探明，這等亂報，嚇壞人，該當何罪！〔老旦〕媳婦，這事倒底怎生，我方寸亂也。〔旦向老旦介〕婆婆不必驚慌，聽媳婦一言：

〔三仙橋〕這事何須忖度，只想郎君爲什麼，胸懷坦白倒犯神明惡，罰的來慘結果？况若是事當真，公公呵，怎的不趕轉早服藥，竟拋到沒騰那，尙安然儘耽閣？媳婦想此事呵，總怪的少年人爲人欠和，把個筆尖呵，將一概酸丁撇掠，因而做

盡冤家，造出這無影踪的惡謔。

〔老旦〕媳婦言之有理。〔旦背介〕雖如此說，到底放心不下。〔老旦〕媳婦何不叫老奴到孩兒諸好友家去一問。〔旦〕好。〔老旦〕老奴。〔副淨〕有何分付。〔老旦〕你到姜家去問姜大爺，在金陵可曾見過大爺。再到賈家去問，可有家信回來。〔副淨〕是。〔老旦〕就來。正是，萬口舌中藏有刃，幾回心上亂如麻。〔旦〕枝頭倘拆雙棲鳥，〔背淚介〕泉底拚開並命花。〔老旦貼暫下〕〔末上〕急將可駭話，去訪最關人。小生姜恆，數日不見通生歸家，頗繫心懷。今日街坊紛紛說他在金陵病故，呀，我想通生胸襟磊落，肝膽輪囷，這句話從何說起也。且到甄家問個端的。〔繞場行介〕若是蒼蒼果愛才，玉樓頻遣鶴書來，何妨作個霓裳會，同日羣仙舞上台。〔到介〕來此已是，為何門前寂靜，守門蒼頭何處去了。待我一路喚將進去。〔且行且喚介〕有人麼。〔貼上〕何人叫喚，我去看來。〔見介〕呀，姜大爺何事玉臨。〔副末〕我有要事問你，恭人，速去報來。〔貼〕知道。〔下〕〔隨老旦上〕〔見介〕〔副末對老旦介〕伯母拜揖。〔老旦〕賢姪免禮，敢問惠臨，莫非為小兒的事麼。〔副末〕正是。通生兄到底何如。〔老旦〕剛遣人到府打聽，原來賢姪處也無確信。〔副末〕小姪自金陵回來，看他病況，頗不放心，及聞此

言愈加驚駭，故特來問信。〔老旦驚介〕呀，原來他會有病來？怎的幾回家信從未說起？〔發眉介〕怕這話有些異了。〔副末〕伯母且免驚惶，待小姪去打聽明白，再來回報。〔老旦〕如此費神。〔副末急下〕

介。〔旦急上介〕〔向老旦介〕聽姜子常說來，這事真個凶多吉少了。〔老旦淚介〕〔旦泣介〕呀，逋郎呵，

〔前腔〕你若是振修翎，竟上青天遼闊，教我呵，如何再活。準備着硬心腸，把人間一丟，不思量有甚麼束縛。死後呵，一心兒敢折挫，若不見郎君面，難道便安然長臥？願不得碧落犯神訶，黃泉冒鬼多，便得了愆尤，也可。倘遇着狠閻羅，還問個陰陽怎左。盡把俺盈腔血，一口兒噴他，也了却做人時沒商量的心火。

〔二雜作擔轎小旦上〕白瑤宮裏添才鬼，青海山頭護怨禽。奴家趙瓊仙，來此已是甄家，不免竟入。

〔二雜下〕〔小旦繞場行介〕〔側耳介〕呀，堂前隱隱哭聲，難道他家已得信了。〔貼見介〕〔拉旦介〕小姐不

要哭了，趙小姐來也。〔小旦與老旦見介〕〔拉旦且且不願介〕妹妹事已如此，只好丟了罷。〔老旦驚介〕哎，我

們尚在疑似，賢姪女怎便說到事已如此的話來？〔小旦驚介〕原來伯母尚在未知，我們有個親戚，也自金陵回來，他說親與妹丈訣別。〔老旦大哭介〕哎，這是千真萬真的了。〔旦大哭立起掙倒介〕哎，哎，

哎！「貼」不好了，小姐暈了去也！「指小旦介」都是小姐說的不好，「小旦」快不要閒話，你去取湯水來，待我拍醒他。「指介」「貼取湯水介」「且眼半開介」「咳嗽介」「小旦」好了，好了，妹妹醒也。「且大哭介」「指小旦貼介」誰要你們救我呀！

「前腔」你兩個苦苦的將人耽擱，可知道團團世界，怎熬怨苦到黃泉，或者堪過活，好好郎君來了，被你們驚去，似見孤魂來近左，猛無端硬救飄忽迷一眩。「向小旦介」你要這孤苦的人兒，在人間做什麼？看一向待你情，今朝放我。「向老旦介」婆婆，念媳婦不孝罪名多，只好待來生報此。「老旦」媳婦，你怎的來！「小旦」妹妹，切不可如此。「且」呀，王鏤冰，王鏤冰！你好沒了結也。「從桌上搶剪刀介」甚耽遲，只任你沒情面的鋼刀，快拿到咽喉邊，狠命的一割。

「自刎介」「老旦小旦貼搶介」了不得！「小旦」好哩，搶去了。「老旦」綠雲，小姐傷了不會？「貼」還好，只一搭兒傷痕。「老旦」快與趙小姐扶他進去睡罷。「向小旦介」煩姪女保護，休使他再尋短見。「小旦」遵命。「貼抱且且大哭下」「小旦隨下」「老旦」真個如此，悔煞當初放他出去也。

「風帖兒」要問蒼蒼，今朝太虐，忽的憑空出手一奪，攬去心頭人一個。〔想分〕未得家書，終非實信，倘有其事，回來只在早晚了。不要管他，且去看媳婦來！那死的知他果！且勸個活人兒，莫着魔。〔下〕

〔副淨急上〕好了，好了，一封書到，面上寫着平安，當中死生不曉。我老兒跑到姜家，姜家應一聲不在茲；跑到賈家，賈家回一個弗得知。悶悶一路回來，剛巧碰着送信人兒，不要管他甚麼，送與恭人看之。或者菩薩保佑，果然天道無私。打聽煞的是我，打聽活的是誰？〔敲鑼想介〕只怕原是我哩。快去，快去！

不小不大，

飛來橫禍；

沒法取場，

信兒一個。〔疾下〕

第十九齣

歸捷

〔場上設床榻貼抱旦且哭上〕〔小旦隨上〕

〔商調〕〔引子〕「遠地游」〔旦〕天天罷罷，收不轉魂和魄，恨懨懨氣兒兜帶，受些心

頭束揜，眼前牽掛，〔指小旦介〕是你好調停，把咱磨難煞。

〔貼抱旦坐牀上介〕〔小旦作勸介〕妹妹萬事丟開，睡一回兒罷。〔旦作呆介〕呀，這是我睡的時候麼？〔小

旦〕妹妹你敢是癡了！〔旦〕怎能殺便癡來。〔小旦〕妹妹，我有一句話兒勸你。〔旦〕勸他怎的。〔小旦

〕剛纔是我多口，惹你傷心，現在不是我見你傷心，又思改口，實在那句話兒，也是傳聞，豈能作準。

〔旦〕傳聞不傳聞，於我何干。〔小旦〕呀，這話怎講。倘是妹丈好好回來，不要說使你性子弄出事

了，便是照此痛痛哀哀，鬱成一病，那時呵！妹妹固是無端受苦，教妹夫又將何以爲情。只怕倒底

有些相干的。〔旦低首不語介〕〔貼指內介〕咳，怎的恭人滿面笑容，飛也似的來也。〔老旦怯上〕

〔商調〕

〔過曲〕「字字錦」秋空一雁來，叫破胡驚駭。〔小旦且迎上介〕「老旦」媳婦不要哭了，原

來孩兒好好的回來了。〔且作驚問介〕婆婆真個麼？〔老旦〕真個，你公公有信在此。你看面上呵，平安

兩字排，中間呵，句句都明白。只怕你看了呵，喜得沒交開，一溜的笑到心窩，心窩笑，

笑個半天發馱。〔且作忙接信介〕〔看介〕〔小旦同看介〕〔且〕原來真個有些小病。〔且作喜色介〕「噯，後來已

好了一半。〔作驚肩介〕怎的不多幾日病勢又重。〔作喜色介〕「噯，現在竟扶病回來了，這信是臨行發的。〔作

放信顧小旦介〕姐姐，爲甚信已到了，人還不來？〔小旦〕怕在早晚。〔老旦顧小旦介〕我只恨你們親戚，平白

地造這惡誑。〔小旦〕正是可惡。〔且作笑介〕人已無恙，管他怎的。猜猜，儘嘈嘈啞啞，只願人兒並

沒災，果真沒災，沒災何須怪。〔內作鑼聲介〕〔貼作聽介〕爲甚外邊不住的敲鑼？〔老旦二且作聽介〕〔小

旦〕呀，不要妹丈高中的喜報來麼？〔老旦〕不錯，剛纔一陣胡鬧，嚇得七顛八倒，竟忘今日是揭曉之期。

〔老旦對貼介〕綠雲，你去外邊看來。〔貼作繞場看介〕〔急回介〕恭人，果是報錄人，擁擁擠擠，都進牆門了。〔且

作驚問介〕綠雲，果真麼？〔貼〕果真。〔老旦〕如此，我們一同到堂前去罷。〔老旦且小旦貼繞場左徐行介〕〔副淨場

右急上〕奇了！奇了！怪哉！怪哉！人說大爺做了鬼，那知鬼字旁邊倒添上一個斗。〔作場左撞見老旦且貼介〕老

奴什麼樣子！〔副淨跪介〕恭喜恭人大娘，大爺中了高魁。〔老旦旦〕可有錄條？〔副淨〕哎，報子不曾進門，老奴早已進來，錄條却未取得。〔老旦旦〕速去取來。〔副淨應行至場左介〕〔貼隨行介〕〔老旦旦小旦坐場左介〕〔四雜扮報錄人敲鑼右上〕鑼一面，走坊街，鑼一面，走坊也街，甚元魁，在咱們夾袋，儘咱擺架子，儘咱擺架子，鞋皮踏到，一家家探探望望，驚驚怕怕，巴不得拖拖拉拉，求求拜拜，要請咱們進宅。

〔作到場右立住介〕咱們南京報錄人是也。〔作撞見副淨介〕〔雜〕我們來報甄大爺高中，快領賞銀。〔副淨〕高中幾名？〔雜〕若要知道幾名，須要領出花銀。〔副淨〕難道沒有花銀，便永不曉得幾名，曉得了幾名，使賴了你花銀不成。快取錄條出來，不然搶了。〔雜〕且慢。〔副淨作搶介〕〔雜作與副淨扭介〕〔丑扶生病容右上〕

〔不是路〕腰脚軟難擡，喜見門閭步步捱。小生甄林，自金陵一病，十分狼狽，帶病回來，又滯風水，祇道永不到家。〔作笑介〕哈哈，一般也有今日。春奴，好好扶我進去見恭人來。〔丑隨行介〕〔作至場右見雜副淨介〕〔副淨貼寫介〕哎，大爺回來了。〔生且行且指雜介〕這些什麼人，爲何囉唆？〔雜跪介〕來報大爺

高中的〔生作喜色介〕噫，原來是報錄的人。〔作蹙眉介〕爲何一陣腰痛春奴！快扶我進去罷。〔丑扶生向場左介〕〔貼扶至場左介〕〔對老旦旦小旦介〕恭人小姐大爺竟自回來了。〔老旦旦驚問介〕綠雲，真個麼？〔貼〕真個。〔小旦指介〕哪！那邊不是妹丈一步步的來也。〔旦作背笑欲下介〕〔小旦作拉介〕妹妹，爲什麼你倒走了？〔旦笑介〕不知怎的，一陣好笑，姐姐，你放我去笑了再來罷。〔小旦〕不放，你看妹丈早已看見了。〔生作見老旦介〕娘親拜，喜樹護又上北堂來。〔老旦〕你小病一場，爲何弄得這般憔悴？〔生〕病不瘥，幾乎逼做泉臺客。〔老旦笑介〕這句話兒，早有謠言，幾乎把一家嚇壞。〔生〕呀，甚造無端惡狼猜，與我有何仇，把我全家嚇。〔老旦〕起初不過街衢傳說，後來趙小姐誤聽了親戚謠言，道是親眼見的，這一驚却非同小可。〔生見小旦介〕原來趙瓊姊也在此。〔小旦〕妹丈恭喜，此事原是奴家鹵莽。〔生〕至戚相關，自應急告，有甚鹵莽來。只是傳言的貴戚，究是何人，倒要請教。〔小旦〕這人妹丈想也認得，就是那個姓全的，叫什麼仁？〔生忙問介〕莫非全友仁麼？〔小旦〕是了。〔生笑介〕原來是他，是他何怪，是他何怪。

〔頓旦介〕鏤卿，我今朝纔信你春間勸我之言也。而且據我看來，馬伯麟必在其內哩。〔旦微笑介〕老

且孩兒，你與他們有甚仇隙來？（生）母親不記春間旱橋之事乎？被孩兒痛罵者，就此二人。而且馬伯麟在闈中，倩我作文，又被拒絕了，所以生此惡計。（老旦笑介）怪不得媳婦初聞此言，便道酸丁作怪哩。（小旦）旱橋之事，妹妹曾對我說過，倘早知便是此人，就不該信他了。（老旦）事已過了，說他甚的。（老旦問丑介）老爺怎不進來？（丑）半路撞見相熟，請去洗塵了。（老旦）你快去報知，道大爺中了，報子在此。（丑）曉得。（下）（生坐蹙眉介）（旦問介）你爲何縞着眉頭，莫非有些甚來？（生）正是，乏力得很。（老旦）呀，你何不早說。媳婦，你與綠雲，扶他進去歇歇罷。我與趙小姐發付了報子便來。（旦應介）（與貼扶生下介）（場左雜作喊介）快取賞銀，我們等了半日了。（副淨）不要胡鬧，我去問來。（至場右介）（老旦）老奴，怎麼錄條還不取呀？（副淨）他們說見了花紅，方付錄條。（老旦）付他花紅便了。（袖出銀封付副淨介）速取錄條回報。（副淨急至場右介）（雜迎上介）花紅來麼？（副淨）來了。（出封介）（雜接介）如此有勞。（付錄條介）錄條在此，我們姜貢兩家去了。（仍從場右疾下）（副淨至場左見老旦小旦介）恭人，錄條來了。（老旦）取來。（老旦取錄條介）（末暗下）（老旦小旦同讀介）「本科江南鄉試中式第一名解元甄林。」（笑介）原來如此，不枉我們一場驚嚇也。

「滿園春」一回兒心驚嚇，一回兒意癡獸，一回兒似不信，一回兒又難排。况個人狠把刀來劃，真無法，真無法，拚把他兩個丟泉臺；怎料到桂香裏賦歸哉！如今呵，望魁星也來，望孩兒也在，怎不教我意滿心開，怎不教我意滿心開。（小旦）更喜的龍門一躍，寶劍氣壓倒羣才。（老旦）趙小姐裏邊坐去罷？

（老旦小旦同下）（旦點扶生上）（生）鏤卿！你幾乎把我煞也。

「前腔」似無着，却牽懷，道有恨，找誰來？更瘦軀儘欠風霜債。及接你詩帕，愈動傷心。看詩帕，看詩帕，想你淚眼乾重揩；那曉弱魂魄，近泉臺；那時呵，萬念皆灰，一心待死，笑思量也歎，笑恩情也罷，拚等你死後重諧，拚等你死後重諧，再不想相思到底，猛看見除赦金牌。

（旦）呀，通郎，你也幾乎把我嚇煞也。

「前腔」遲遲的，不歸來，杳杳的，信音乖；更狠狠的，刺心險語將人駭。匆匆的，匆匆的，顧不得一雙手，軟昭昭；平時呵，捉蟲兒也，惱殺鷄兒也，嚇到此時胆大難裁，

到此時膽大難裁！竟把刀兒雪亮，向自己頸下胡措。

〔生作驚介〕可曾傷麼？〔旦作笑介〕〔貼〕幸趙小姐搶得快，只有紅絲般一線，大爺你看。〔旦抬頭〕〔生作看介〕

〔前腔〕呀，珊瑚似，嫩紅埋，一縷的繞前頰。〔對旦揖介〕感得我死心蹋地將卿拜，卿如此，卿如此，教我呵！把何事報卿來。〔旦笑背介〕你無災自捱，你無生怎耐，不是我待你情懷，不是我待你情懷，是要咱心明白，你不必慙慙。

問你此刻精神好些麼？〔生〕

〔尾聲〕相思了却精神快。〔旦〕並蒂蓮重放粧臺。〔貼〕小姐呵，還有那兩朶宮花，要請你手簪來。〔同笑下〕

雪曇幻夢詞

第二十齣

曇誓

〔馬上設燈台香爐且晚粧檀香上〕

〔黃鐘〕〔傳言玉女〕翠凹屏疊，嵌住一丸涼月。隱花裙斑斑竹葉，銀雲瀉處，誤人影飛來清絕。且把溫磨萬種，鴨頭低爇。

蚪箭珊瑚咽寒玉，鳳脰碧焰噴如霧，水晶簾下貼冰娥，秋波分漾眉痕綠。眉痕淡掃遲郎來，吹徹瓊笙又幾回？文枕嬌雲欹欲懶，紅闌干外海棠開。自逋郎病返金陵，十分危急，幸喜佛天垂佑，和緩效靈，漸見復元，竟占勿藥。奴家久欲私爇心香，略酬神願，一時未得其便，當此更闌人靜，月朗風清，逋郎未歸，綠雲不在，不免獨自在這柳梢樓上，禱告一番。〔拈香介〕這一枝香呵，

〔黃鐘〕〔書眉序〕願你涼風莫吹滅，引上層霄到金闕。不是龍涎鷄舌，都是俺猿腸鵲血。謝你把修文筆，罷赦瑤宮，把補恨石，彌縫鴛牒。聲聲寄與天邊曉，憐

我志誠親切。

〔又拈香介〕這二枝香呵，

〔前腔〕感你紅絲繫翠牒，放頓鴛鴦。虧你好調燮，這情長情短，只你知於中情節。但願此後呵，南樓裏永絕風霜，南浦上休教離別。聲聲寄與天邊曉，憐我志誠親切。

〔生懷服上〕

〔前腔〕高堂聚談淡，不覺鼙樓鼓三疊，怕有個鴛幃燈背望儂心切。你看窗雙扣，寶篆低穿闌六曲，霏烟溫貼。正好把瑤華密帳三生絮，拚說過三更歇。

〔對介〕來此已是臥房。〔總介〕怎的鑊卿自言自語，禱告甚麼？待我隔窗聽來。〔旦又拈香介〕這三枝香呵，

〔前腔〕求你把雙心永牢結，世世生生莫拋撇。便今生易過，待來生重接。恩情似璧月團圓，心意似金鈿堅潔。聲聲寄與天邊曉，憐我志誠親切。

〔前腔〕〔生〕聽伊說，令人轉悲咽，難得誠心似卿切，我何情何義，將卿牢結？花同命，血灑桃紅，香不散，心噴檀雪，柔情曲似春蕉展，怎不教我影憐形貼？

〔馬上暗設竹榻介〕〔旦〕窗外履聲，郎君來矣。〔笑介〕怕他笑我癡情，且自假爲酣睡。〔睡介〕〔生見旦笑介〕咳，知道我來，忽然睡下，這算什麼？〔想介〕不要管他，正好緊靠身傍，細細消受哩。〔坐榻上介〕

〔前腔〕你看紅渦暈雙頰，解笑花枝照人熱。我把你龐兒端相，肩兒偎貼，似雕闌底燕語呢喃，似銀浪裏飛鴛頑頰。〔旦微視介〕〔生〕你芳心不要檀郎曉，怎一溜秋波怯？

〔旦作醒介〕〔視生笑介〕連郎，你幾時來的，怎不喚我一聲？〔生〕我來不多時，正要喚時，卿已醒來。〔旦笑視介〕咳，你既來不多時，爲何

〔前腔〕把身心緊偎貼，似乍得相逢，端相面兒切。問你如今認得我麼？〔生〕認得了。錢郎，時候不早，我扶你起來去睡罷。〔生扶介〕〔旦笑搖手介〕我不去，我圍牀烟露，攢襟花葉，絕好睡鄉，何忍拋舍。你自去羅衾裏打疊柔魂，我自湘簾上安排涼月。〔生強扶介〕我偏要你去。〔旦笑

介 我傷不去。〔生忽見香案介〕這做什麼？甚微紅獸燄沉香炷，何事訴瑤闕？

〔旦〕人各有心，你管我甚的？〔生笑點頭介〕我知道了。〔旦坐起問介〕你知道什麼？〔生〕敢是我幾時委屈了你，無處伸訴，焚香告天？〔旦低首介〕你幾會委屈我呀！無端造誑，冤屈煞人。逋郎，我若有此，與你立誓何如？〔生笑攜旦手介〕偶然戲語，何必多心？你說立誓，我倒有句話兒告你：想我二人對影相憐，同心互照，世間恩愛，似此豈多？但恐好夢不牢，彩雲易散，何不各言心願，立誓神前，結再世之姻緣，堅兩心之冰雪，你道何如？〔旦〕郎既有心，妾甯無意，趁此現成香案，同拜便了。〔點睛上〕

〔點睛介〕〔生且攜手同拜介〕

〔滴溜子〕〔生〕皇天那，皇天那，你碧霄聽徹，甄林的，甄林的，今朝訴說，與鏤冰夫妻情切，誓今世莫異心，來生再緣結。一聲兒口不齊心，便教俺香消壽滅。

〔點點頭介〕〔旦〕逋郎你太重了。

〔鮑老催〕皇天那，皇天那，鏤冰賤妾，今朝矢志香細爇。因與逋郎恩愛難捨撇，端的是心如酒，影如膠，意如鐵，誓同生共死無回折。這是句句棲鸞心裏血，倘若不依呵，

便教俺壽兒除却身兒滅。

〔貼捧頭吐舌下〕〔生旦起介〕〔生拍旦肩介〕鏤卿呵，我與你

〔滴滴金〕聞聲對影真雙絕。今後呵，不把游絲鬪蚊蝶。誓與你朝飛暮捲柔情切。

〔旦拭淚介〕通郎，我近來呵，不知爲什麼病懨懨，愁疊疊，神恍惚，宵缸迴照魂夢怯。魂夢

怯，怕琉璃薄命欠安帖。

〔生代旦拭淚介〕正自歡娛，無須愁悶。

〔雙聲子〕你靈芝結，靈芝結，是未免傷根節。香篆爇，香篆爇，有天上神仙挈。你

看月下柳梢，霜飛闌底，已自更深，和你去睡罷。月似雪，月似雪，漏板咽，漏板咽，怕擎寒翠

袖着些霜冽。

〔生旦攜手行介〕〔生〕鏤卿，你衣上餘香未散也。

〔餘文〕〔合〕層霄一片香雲結，照徹雙雙心皎潔。且教他暖錦鴛鴦夢影接。

柳梢樓上盟香說，

倚桂姮娥須聽徹。

雪晏幻夢詞

雪 晏 幻 夢 詞

〔五〕 情 場 萬 古 占 誰 多

一 段 穠 春 休 滿 逝。〔下〕

第二十一齣

疑識

〔小旦上〕

〔中呂過曲〕〔縷縷金〕相思種，有情儂，前身應鳳侶降花宮。謾道真消受，便看見也添人情重。但彩雲結就太玲瓏，愁他兩風送，愁他兩風送。

冷眼旁觀並蒂花，果真徐淑與秦嘉。偶然紙帳驚瓊夢，不惜金刀損玉芽。心苦他能歌白雪，風狂我欲護紅霞。從教地老天荒後，始信情深自不差。奴家趙瓊仙，自在甄家住了幾天，看見鑿冰妹。子夫婦之間，義重如山，恩深似海，錯開別鶴，青陵飛化蝶之魂，忽遇歸鴻，紅鏡照笑鸞之影。乍悲乍喜，如醉如癡，但知團聚之歡，不以功名爲喜。真個普天之下，難得這一雙好夫婦也。〔介〕咳，只是天心忌盈，人事多恨，似你這般，怕非吉兆。前日聞他身子不快，我倒着實耽憂，不知今日好否？須待蒼頭回來，走去一問，怎的等了半日，還不見來，好悶人也。〔貼手持竹籃上〕

雪壓幻夢詞

一一一

〔前腔〕承差遣，上街東門前，何冷落，淡日一簾紅。〔小旦作忙見介〕綠雲妹來得正好，問

你小姐好麼？〔貼不答搖頭介〕〔小旦〕倒底甚麼？你告訴我。〔貼〕我小姐呵，逐日膠肢瘦，金屏臥擁。

〔小旦〕飲食何如？〔貼〕氣力賸絲微，茶飯幾曾用。〔小旦〕你大爺呢？〔貼〕癡呆了志誠種，

癡呆了志誠種。

〔小旦〕想是臨磨將近，身體軟弱，也是常事。〔貼作背淚介〕呀，趙小姐，我看我家小姐有些不妙。〔小

旦〕甚見來？〔貼〕趙小姐，你看自古至今，閨房之內，借老的都不能如意，如意的都不能借老，這是

一定之理。我們小姐忒如意了，况昨日聞他兩個私語頗多惡識。〔小旦驚問介〕甚麼？你說來。〔貼〕

昨夜我滅燭上牀，忽聽兩個唧唧噥噥，說個不了，道是什麼？隔窗一看，只見當中列着香案，兩人

携手傍立。〔小旦〕傍立做什麼？

〔別銀燈〕〔貼〕一個怕彩雲易空，一個怕天仙妬，罡風吹夢；一個說兩心要訴冰

蟾，一個說應當陪奉。竟一雙同跪案前。〔小旦〕你聽見什麼？〔貼〕朦朧盟辭忒凶。說要同

死同生，倘若變心，壽隨香滅。後來不知爲什麼小姐又哭了又，一霎悲歡唧噥。

趙小姐，你想好好夫妻自然長久，要立什麼誓來，這不是一個顯然的惡識麼？〔淚介〕〔小旦蹙眉介〕聽你說來，真非佳兆，如何是好？〔貼〕今日我家小姐着我拿些東西送與小姐，回去還要替他煎藥，不能多留了。〔遞竹籃介〕〔小旦〕你回去對小姐說，須要保重。〔貼〕曉得。〔下〕〔小旦〕不料鑊冰有這一番舉動也！

〔前腔〕恩情好，雙心儘自懂，何須半夜裏私呢喃，新鮮胡弄。好似姻緣知道難長共，把這點兒落人心孔。承你一向相好，怎不動心！教咱無端怕恐，要怪你情兒太濃。

罷了，罷了，萬事由天，愁也沒用。〔行介〕且去打點東西，思量個還禮，着蒼頭送去，見我一點之情。〔簾竹籃下〕

雪曼幻夢詞

第二十二齣

心夢

〔霞確曉燈整旦病妝上〕〔欠伸介〕〔行近妝臺斜倚唱介〕

〔呂〕〔南〕〔青玉案〕柔魂怕共迴腸轉，魍地裏從空現，要把魂儘展。因緣萬種，迷離千片，何處眞臺殿？

〔奎介〕〔酒泉子〕掩却菱花，收拾翠鈿，休上面。金蟲玉燕鎖香奩，病懨懨，空花一朵靜中涵。細從山枕探銀燈背，帳漏聲沈，夢難酣。奴家自與通郎結誓，兩心彌堅，勸他勤事芸窗，勉探杏苑。成彼顯揚之美，盡我閨閣之心，也算完了一件心事。只是奴家，弱體不勝於六甲，病魔難逐以五丁。晨呻夕吟，但覺人間之窄；燈殘月落，更憂夢境之凶。當此一更將近，萬籟無聲，眼前總是迷離，心上許多牽惹，好不添人恹恹也呵。

〔梁州新郎〕霜霄澄澈，孤雲舒卷，好似無人收管。逐風追月，升沉總任情天。怎

日虛空打破，跳出團團，自把光明現。笑咱魂兒渾似你夢兒纏，都向茫茫結幻緣。咳，待人沈酣，常怕夢魂顛倒，略思掙扎，却又情意昏沈，如何是好？眠不穩，行偏倦，思量何法能消遣？〔恨介〕除是把人間遠。

〔徐徐睡下介〕〔內打一更介〕〔場上暗設香雪海三字匾額介〕〔旦徐起迷離四顧介〕呀，怎的一灣水綠，萬疊山青，中間擁着無邊梅樹，看此境界好似幾時到過的喇。〔遍身見匾介〕上面似有字迹，待我看來。〔讀介〕「香雪海」，咦，連這匾額也曾見過。〔想介〕呸，我敢是糊塗死了。

〔漁燈兒〕不但是桃源裏繫過漁船，不但是芙山頂摘過峯蓮，不但是摩崖字雲霞過前，好似這香疇雪晚在何時住過多年？

〔小旦扮王鍾沐幻魂從香雪海匾下緩步不語上〕〔旦喜介〕前面有人，待我問聲。〔認小旦驚介〕你是誰呀？〔小旦微笑介〕我便是你。〔旦〕我在這裏，怎說你又是我？〔小旦微笑介〕你你我我，有甚定準來？我去也！〔笑視旦疾下介〕〔旦呆介〕我敢是在此做夢麼？〔搖頭介〕不是，不是，明明看見那個人兒，與我一樣，那裏是夢呀？

〔前腔〕猛可的認姿容一樣堪憐，早難道劈魂靈兩地分妍？爲甚麼花下相逢笑粲然，敢算我廬山假面？倒虧他住神山守我真元。

〔內打三更介〕〔旦徐徐睡下介〕〔暗撒匾額〕〔衆雜扮仙童遮體不露身首小旦扮幽閨仙史貼扮水花仙主藏彩雲中暗上分兩旁搖曳介〕〔旦徐起倚窗介〕嘖嘖嘖，碧漢澄清，彩雲飄渺，爲何今朝天上偏有這般綺麗也？〔笑介〕

哎喲，我真病昏了，難道七夕良辰都不曉得？只怕牛女此刻要渡河哩。〔支頤想介〕恍惚記得七夕之夜，曾繡詩帕寄與通郎，甚的今朝又是七夕，難道已過一年了？〔彩雲忽低介〕〔兩仙女衆仙童騰立雲端介〕〔兩仙女羽衣執花向旦招手介〕〔旦驚看介〕哦，哦，那雲中一雙人影，都是我認得的，爲什麼向我招手喲！〔彩雲繞場飛舞擁兩仙女下〕〔旦起唱介〕

〔錦魚燈〕記那日倚天邊，一樣的花朶手撚，怎今朝莽分開，變做了我肉他仙淹煞人，我我他他總不言，單把那小蘭襟一展，難道算怪我住人間？

〔內打三更介〕〔旦徐徐睡下介〕〔場前設紅閣于垂簾介〕〔旦徐起坐簾裏介〕呀，你看朱閣曲曲，畫簾垂垂，一片春光，好明媚哪。已去約瓊仙姊來，籠以新詩，敢要到了，待我鋪好花箋，磨起墨來。〔緩揭簾幕外

介半日不來，是何緣故？〔想介〕呸，這是我差了我已到了甄家，他一定往甄家去尋我，那裏曉得倒在自己家裏？〔躊躇介〕悶待無聊，去看母親罷。〔行介〕〔老旦扮任氏冠帽上徐行介〕〔揚簾介〕〔旦見介〕母親來了。〔老旦微笑不語介〕〔旦驚介〕哎，你不是我母親？〔老旦怒介〕我是嫡真生你的母親，難道倒不認得麼？〔旦恍惚介〕〔牽衣哭介〕果真我的娘回來了，想煞女兒也！

〔前腔〕祇知道小婢娟，一世裏沒個委婉，再不想脆枝柯，半天裏掉下根原。看霎時握着心兒靠着肩，剛熨轉凍心腸，一片熱淚灑堂萱。

〔旦疑背介〕〔轉問介〕我的娘呵，我記得你是過去的了。〔老旦笑介〕我何曾是死的來。〔旦〕原來他們誑我，並不會死。〔老旦〕癡兒，我何曾是活的來。〔旦〕呀，我敢是在此做夢？〔老旦笑介〕這也未必。〔旦〕敢是也死了？〔老旦大笑介〕哈哈！你不會明白了！我去也。〔出簾繞場下〕〔旦呆半晌哭介〕娘呵！

〔錦上花〕我不管人耶鬼，佛也仙，迷笑笑，飄忽還，我只要陰堂倚着一枝萱，撇了地，走過天，脫我相，受娘憐。說甚麼，生生死死隔無邊，只要羽衣鸞。

〔旦介〕〔趁勢睡下介〕〔內打四更介〕〔旦徐起坐哭介〕連郎此刻不回，怕茶坊酒肆之言，有些準了。甚麼了！

呢？〔生扮甄林夢魂疾上對旦立介〕〔旦見生背笑介〕嘆，嘆，逋郎回來也！〔低首介〕逋郎。〔生怒容介〕誰是你的逋郎！〔旦驚羞介〕喲，喲，你敢是變了心也！〔生〕我並沒有心，從何變起？〔旦拭淚介〕你既沒心，還與人設什麼誓來？〔生〕誰看見設什麼誓來？〔旦〕吓，難道你自我，我自我，毫不相干的麼？〔生點首介〕善哉，善哉！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我去也。〔繞場疾下〕〔旦立起唱介〕

〔錦中拍〕我和他算情牢意堅，又不到秋後相捐，敢是我爲德耀，少體貼他胸前婉轉，因此他做梁鴻，難擔戴我牀頭顏面，倘真爲這件，何須恁偏，倘別有心腸打旋，〔擊去〕難道一歲裏真爲夢緣，教我醒眼廝纏，驚心廝腆，猜不透這鬼胡由深與淺。〔內打五更介〕〔旦睡下介〕〔繞暗捧燈籠高低亂滾上繞場疾介〕〔旦開眼看介〕呀，一片月光，直照到我牀上來也。〔細看介〕恁的忽上忽下，光景不定，喲，原來不是月光，是一個斗大的明珠在帳外跳盪哩。大奇！大奇！〔坐唱介〕

〔錦後拍〕只道是冷嫦娥照人眠，却不道飛來一個夜珠妍，艷晶晶亂顛，艷晶晶亂顛，看不徹方圓長匾。把個小蘭房滾做通明殿，吞又嘔，乍翻出靈光一片。

〔生〕近且介〔旦驚介〕 啲，不好了，對瓊鈎作勢撲香肩。

〔正路上〕〔燈籠直撲旦下介〕〔旦驚介〕 啊呀呀，嚇煞我也！〔生驚醒拍旦介〕 鑲腳恁的嚇來？我在此呀！〔旦醒〕

〔生〕四顧介 原來一場大夢。〔生〕你剛纔夢見什麼，嚇得如此？〔旦〕呀，不是你喚醒我，只怕今夜要被夢兒纏死也。剛纔呵，

〔北罵玉郎帶上小樓〕好似燈殘獨自擁衾眠，見一個明珠大盪帳前。〔生〕看見明珠有甚嚇來？〔旦〕他一丢丢直打人肩，怎教我軟哈哈握住心田。〔生〕噯，原來竟撲上去了。

〔笑介〕 啲，這怕是掌珠之兆。還有呢？〔旦笑介〕 又夢見你。〔生〕夢見我什麼？〔旦〕你不睬我。〔生笑介〕 那有此理。你敢氣壞了麼？〔旦〕我猜模不穿，我猜模不穿。但記得你說道，逋郎不是我文鴛。〔生〕

真是夢話。又曾夢見什麼？〔旦〕見親娘一面，見親娘一面。〔生忙問介〕 可是任氏岳母否？〔旦〕是呀。〔生〕你夢中知道已死的麼？〔旦〕我也問及，倒說道並不是陰魂靈顯，也不是枯萱活轉。

〔生〕 這是你孝思所致。夢兒可算完了？〔旦〕 還有立雲中一對仙媛，立雲中一對仙媛，都向我徐招翠袖，細認花鈿。更看見玉梅山，香雪海，一派冰泉。接着個幻身兒，閒廝混，

向華胥活現。

〔生背介〕遠太迷離，怕不是吉兆。〔旦蹙眉痛介〕啊，嘔，嘔，痛煞我也。〔生驚介〕鏗卿怎的呀？〔旦〕痛煞我也！〔生〕不好，怕要分娩了，待我去喚綠雲來。〔急下〕〔貼急上扶旦介〕小姐怎的？〔旦蹙眉搭貼肩介〕

〔尾聲〕你怎法醫得我前生譴？痛肝腸條條放展。唉，倒不如一片秋魂住南柯，
休醒轉。

蘭因絮果記難全，

一片河山照夢妍，

從此願隨秋蝶化，

國香入手太堪憐。〔全下〕

雪
墨
幻
夢
詞

第二十三齣

斷爪

〔生蹙眉緩步上〕

〔正〕〔端正好〕夕陽低，西風厲，安排得穀我悽迷。一回心上難迴避，落葉聲聲起。

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我甄林自鏤，卿誕生一難，合家歡喜，不料七朝得病，百藥無靈，今日光景，愈見不好。〔揮淚介〕咳，天那，天那，你難道眼睜睜看人着急呀！〔頓足下〕

〔設牀帳貼扶旦上坐牀上介〕

〔么篇〕殘魂何處堪棲倚，又幾番風雨支離！如麻心緒總休提，提着心兒碎。

一枕怯風寒，迷離病暗攢。誰能鑿混沌，祇自夢邯鄲。病久生何樂，愁多死不難。回頭看雛鳳，隱痛徹心肝。綠雲我一病經旬，面龐瘦了多少？〔點〕略清減些。〔旦〕你取鏡兒來。〔點取鏡介〕玉彩疑冰

澈，金障似月開。小姐鏡兒在此。〔燈旦旦照介〕〔驚介〕

〔滾繡毬〕這影兒認不的，可是咱秋魂前世，敢相逢別院仙姬？〔綠雲〕這裏面的是誰呀？
〔貼〕這是小姐的影兒。〔旦〕噫，這就是我麼！〔悲介〕想當時那樣肌，恁今朝一搨微？便算是嬌花嫩藥，也熬他一霎的。雨打風欺。不信我冰姿旬日全消矣，薄命千秋更勝伊，直恁呀！這般不濟！

〔旦以手拭淚介〕〔貼指旦手介〕俗語說得好，有力長髮，無力長甲，小姐一病到今，你看那指爪長了一寸多也。〔旦〕咳，長他做什麼？〔看手介〕

〔叨叨令〕想往日呵，也當他花兒朶兒，一謎家輕輕款款的惜；加上些圈兒套兒，一會裏周周密密的庇；更防着風兒水兒，一霎時忙忙碌碌的碎；只道似葱兒筍兒，一年間層層疊疊的積；兀的不淹煞人也麼哥，兀的不癡煞人也麼哥！不幾日泥兒土兒，怕一概糟糟踢踢的棄！

〔旁〕小姐何苦說這般來？〔生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見介〕鑲腳，你爲什麼又

惹悽惶呀〔貼暗下〕

〔脫布衫〕已是個氣力絲微，怎又去剔刮悲悽？有病身，須當自知不合，呵將他輕易。

你此刻身體覺得何如？〔旦〕問他甚的。通郎你也休望我好了。

〔小梁州〕我也想病躲膏肓佛可醫，要望個月好花肥，怎知死望總無期，心兒裏倒越覺不相宜。〔么篇〕而今不願再生矣，望閻羅早早簽提，不是我忍撇伊難爲你，只看這枯魂斜倚，耐盡雪霜欺。

〔生〕鏤卿，你休說這斷腸話也。〔作掩淚欲下介〕〔旦望生介〕呀，通郎你要去了麼？〔生〕我去去便來。

〔旦低首介〕通郎你休去了罷。〔生回攜旦手介〕鏤卿，你絮語傷神，還是安睡的好。〔旦〕哎，我怕沒有睡的時候麼？〔執生手悲介〕通郎呵，

〔上小樓〕想咱們別離在卽，須珍過〔平聲〕隙。趁霎時跳出迷離，待與你話我悲悽，囑我心期。你須要笑睜睜聽子細，不許傷心徹底，纔算是好夫妻貼心的疼惜。

〔生〕我不傷心便了，你有話儘說呀。〔旦欲語又止介〕通郎呀，教我一腔心事從那一句說起也？想我哪，

〔么篇〕自小裏身兒呵，冷淡着棲，到大來心兒呵，緊蹙着提。說甚麼玉膏金粉，羅衣珠襪，繡幃香帷，情暗悲，還自慰，慰年輕歡娛堪冀，恁到頭來剛做了這般根蒂？

想我母親呵，

〔滿庭芳〕好好的綺年伉儷，只爲我明珠光研，掩了芳菲。泉臺半點哀魂繫，都靠這一脈絲微。只指望親嫡血，要擔承簪珮，倒不想小命根，似脆薄瑠璃。從此後斬盡了根和蒂，相逢陰府，只怕要背面各悲啼。

更可悲的，父親遠隔千里，不能設一見來。〔生〕明年春裏同你去呀。

〔么篇〕〔旦〕咳，待你到孝廉船裏，只怕我斷腸碑下草色淒淒。這總是天公不許團圓意，直做到撐不住一霎門楣。怎願他做爺的，哀誅着金瓠早逝，還要我做女的，記掛着伯道無兒。天哪，天哪，你只要扣幾時絲絲氣，得見了親生顏面，做鬼也舒眉。

〔生悲介〕呀，鏤卿，這是我春間不放你去，害你。〔旦〕天數如此，干你甚來。只想你我的情緣，也太
傷促了些。

〔快活三〕我三生命薄奇，怕做鳳隨鷄，却不道定情扇底，恰逢伊，便看透性兒溫
厚，情兒密。

只道呵，

〔朝天子〕話醞釀，緊偎，艷臻臻並棲，但是個鴛鴦做到不分離，倒情願把神仙棄，素
手同携，錦字雙題，一片溫柔萬種宜。怎知道你意依，我意隨，并做了今日的灑香帷，幾
點收場淚！

〔生作背拭淚不止介〕〔旦〕你休要悲傷呀，〔悲介〕

〔四邊靜〕我迴腸斷矣，倒不如今世無緣不見伊，便做了夫妻，梅煞也偏歡喜；
倘參商不齊，怎到得這樣傷心你！

〔生起背立哭介〕這兀的不痛煞我也！〔旦看生介〕通郎你來啲！〔生急拭淚轉介〕〔說不出話介〕〔旦笑介〕通

郎，你好不癡呀，做了人那一個不死來？

〔耍孩兒〕可知道，洗兒幾個金錢繫，便定下滿斗釘灰。今朝呵，我猜透你，心中算與我共歡悲。你做人未忍，咱做鬼無依。咳，我不是咒你呵，須道我今日的離鸞入地迢迢遠，便是你他年的跨鶴凌霄緩緩歸，也一樣誰悲喜。只要個雙心牢守，何必定活做夫妻。

〔生強笑介〕鏤卿，你是要好的呀，我有甚悲傷來。〔旦〕咳，好是不能設的了，只願我死後呵，你

〔五煞〕背孤燈莫暗傷，對遺簪漫着迷，須知道承先啓後千金體。比似你鵲啼碧樹心難死，更教我蝶化青陵夢不棲。勸你早撇恩與義，算此生未諧連理，算一向總是差池。

所生女孩，你看待些兒。

〔四煞〕不能設喜孜孜看長成，只落得痛哀哀割愛癡。但是我親生骨肉，須要你看承起，只把他瓊苗玉蕊恩勤護，便算你鈿盒金釵意不移。〔生悲介〕哎，你若有了什麼，那有不把

你親生愛護的理，〔且點首介〕曉得你心腸繫，也不可過於溺愛，失了閨儀。

〔生垂頭拭淚介〕〔且想看手介〕連郎，你喚綠雲來。〔生室內喚介〕綠雲，裏〔貼上〕藥氣一圍人影瘦，寒風四面鬼聲悽。大爺何事？〔生〕小姐喚你。〔且〕綠雲，取剪刀與我。〔生背介〕呀，他用剪刀做什麼？〔貼取剪刀付且介〕小姐剪刀在此。〔生凝視介〕

〔三煞〕〔且接剪介〕〔生〕你看他軟昭昭手自擊，〔且歎介〕〔生〕氣吁吁意似悲，〔且看手介〕〔生〕眼珠兒緊對春葱細。〔且對手嘆介〕我與你一向相依，今朝長別也！〔生〕倒說道分明一向親依傍，珍重今朝慘別離。〔且作剪指爪介〕〔生〕怎把纖纖銀甲提？〔驚聲介〕一霎的敲殘片玉，剪斷了玻璃！

〔生問介〕好好指甲剪他甚的？〔且持爪介〕我怕糟蹋了他，要你替我好好收藏來。〔悲介〕連郎呵，

〔二煞〕雖則是嫩朶朶三寸細，也算我玉棱棱一搦肌。常則是懸郎下體，皆是我身兒替。免了他春泥秋草千年污，慰了你月底燈前萬種悲。休拋棄，須要個紅綿裹護，銀匣裝池。

〔生接爪哭介〕呀，鏤卿，你不要說這般啲。〔旦哭介〕〔草介〕〔貼扶旦介〕大爺不好，小姐暈了！〔生驚拍旦介〕鏤卿，快醒來呀！〔貼〕小姐蘇醒些！〔旦醒介〕〔貼〕好了，好了，小姐醒也。〔生攜旦介〕鏤卿，你怎的來？

〔一煞〕〔旦〕我氣絲絲喉緊促，夢悠悠恁自知，是天公派下難醫的。算今朝衣沾血淚，鵑留怨，看明日魂逐枯枝蝶共飛。〔生〕何至於此，你靜養一回，絲雲下了帳幔罷。〔貼下慢介〕〔生向慢〕休絮語，須將息，不到得鸞驂碧漢，鳳返瑤池。〔旦貼暗下介〕〔生玩爪頓足哭介〕哎，這，這，這，怎麼了呢！

〔煞尾〕出香幃淚未收，看銀葱痛恁持，敢把這花殘月缺乾坤避，我今朝須把這哭不出的衷腸，向沒人處哭個底。〔哭下〕

第二十四齣

情訣

〔內生哭叫介〕 鏤卿，鏤卿，你應我一聲呢！〔大哭介〕 哎，哎，難道你竟捨我而去了！〔內老旦勸介〕 孩兒，你亂，綠雲快扶大爺外邊去罷。〔貼扶生哭上〕

〔商調〕 〔山坡五更〕 〔山坡〕 惡嗽嗽一番雨暴，亂昏昏一宵夢擾，痛生生一聲去了，叫哀哀斷魂一縷從何找！〔貼〕 大爺休哭，小姐要蘇醒哩。〔生〕 綠雲，你那裏知道，小姐自昨日斷爪以後，倒覺意靜神閒，一毫無礙，鎮日價呵。〔五更〕 〔轉〕 低眉坐，合掌眠，微微笑。你道這是什麼意思？〔貼〕 小婢不解。〔生〕 是他仙心一點一點把虛無覺喲！人世昏昏，都靠癡迷過活。〔哭介〕 似小姐那樣教這昏黑場頭，怎容的靈犀四照！

〔推貼介〕 誰要你扶，我要進去看他呀！

〔北〕 〔雙〕 〔新水令〕 一年間，恩情呵算全拋。難道這一霎時也不許咱看瞧？〔望內行〕

介〔貼拉介〕不是不許大爺看瞧，只怕進去又惹傷心，老爺恭人分了心，不能救醒小姐。〔生頓足哭介〕怎教我眼睜睜等他摧弱質，倒不如恨懨懨先您赴陰曹。〔內旦嗽介〕〔貼聽喜介〕小姐醒也。〔生忙問介〕怎見來？〔貼〕這不是小姐嗽聲。〔生聽介〕哦，果真醒了，快讓我進去來。〔對天揖介〕天哪，天哪，你放轉苗條，須不可再下狠心詔。〔生疾下〕〔貼隨下〕〔場上照心夢齣鋪設旦暗上臥帳中老旦坐狀上外立粧臺外介〕〔旦咳介〕〔老旦揭幔喚介〕〔外老旦取杯灌旦介〕媳婦，蘇醒些兒。〔旦開眼看介〕哎，這是那裏呀。

〔南〕〔仙呂入〕〔變調〕〔一步步嬌〕耳畔朦朧是誰叫，眼底花花罩，隨風自蕩飄，敢是冥途一條前繞。〔外老旦〕媳婦，這是家裏呀。〔旦〕唉，原來是舊香巢，累雙親猛把殘軀瞧。

〔老旦〕媳婦，你怎的剛纔一口氣回不來也？〔旦〕

〔北折桂令〕猛然間氣湧如潮，拿不住三分命弱，一點魂搖。逐漸的緊逼香喉，思拋舊窟，跳出靈胞。〔外〕你此刻心下覺得何如？〔旦〕願一靈早離苦惱，跨青鸞撒手逍遙。〔老旦泣介〕媳婦，掙扎些，休得這般嚙語。〔旦〕咳，婆婆，你看沉沉銀燭光銷，閃搖搖紙帳風飄，氣吁吁不穀留連，眼睜睜怎樣捱熬！

公公婆婆，我要起來拜謝。〔外老旦〕休要如此。〔旦擗不起介〕咳，好長時刻呀。

〔南江兒水〕恨剛纔粒火光重耀，到而今游絲風曳牢。替骷髏儘受人間惱，望幽冥更比長天杳。做人身這樣難丟了，願世世風輪休到。看偌大乾坤，怎着下這愁魂一道。

婆婆，連郎呢？〔老旦〕你要見他麼？〔旦〕見他怎來？

〔北雁兒落帶德勝令〕他會凌雲，推不轉載鬼輶。做招魂，抵不過勾春詔。只落得算年華，兩下不能丟，曳襟裾，幾口奈何叫。呀，想到此，倒不如斬斷熱根苗，免傷心又一遭。〔老旦喜場內介〕孩兒來也。〔貼扶生哭上跌介〕〔外老旦驚介〕〔問貼介〕大爺爲何這般狼狽呀？〔貼扶生起

介〕大爺剛纔正要進來，忽然暈倒，婢子拍了半日，方纔蘇醒。〔外捧首介〕〔虞下〕〔生急見旦且呆視生執且手介〕啊，鏗卿呵，這兀的不痛煞我也！明放着好夫妻分了，說甚的死和生沒撇掉！〔旦〕休道柳梢樓，雙雙禱陰曹，做人兒那個逃？

你飯了沒有？〔生〕飯了。〔旦〕多少呢？〔生〕照常兩盞兒。〔旦笑介〕你休哄我來，

〔南僥僥令〕眼看着盈腔哀血瀉，怎能把幾口飯兒消？不過怕春蠶死後絲纏繞，啊，通郎，你還當我一輩子癡迷不醒麼？只笑你做一霎的秦嘉直恁勞？

〔生背哭介〕〔老旦拭淚勸生介〕孩兒休要傷心，怕媳婦聽見哩。〔生〕教我怎不傷心呀！

〔北收江南〕縱然是一場短夢，也受用一周遭。怎一枝連理，趕不上一年嬌！況是呀，神天共曉，我兩個生死不相拋；那裏曉往日呵，他爲我血痕凝寶刀，今日呵，我不能毅隨他斷魂飛碧霄。呀，只落得有上梢來沒下梢。

〔老旦貼同哭介〕

〔南園林好〕〔旦〕耳邊廂聲聲絮叨，勸生人無須苦號。〔丑抱小孩上〕姐兒來看大娘，大娘你摩一摩者。〔旦不看介〕我不要見他呀，漫留下這親生容貌，枉然惹了這根苗，教魂魄倒難拋。

〔旦〕乳娘，小姐怕煩，你抱了姐兒去罷。〔丑抱小孩下〕〔旦〕通郎，我往日繡的詩帕，剪下的瓜兒，丟了他罷。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繡銀書五色綃，繡銀書五色綃，剪春葱一寸梢，一個怕
勾着傷心恁意搔，一個怕慢星星把相思抽到。〔生掩淚介〕鏤卿你死後我不傷心便了。〔旦〕
綠雲，你把我平日的畫稿詩箋都取。〔貼〕要他怎來？〔旦〕魂一個尙飄搖，何苦呵，留這血糝
糊杜鵑夜叫，夢攏忪，蚊蝶春嬌。我要潑冰泉，把斷腸枝漂，湊缸花，把和淚賤燒。
〔貼〕小姐將息些，我依你做呀。〔旦〕婆婆。〔老旦〕媳婦怎的？〔旦〕我爹爹那裏有梅樹一株，與我同日
而生，我死後可教通郎取來移植園中，好生灌溉。〔老旦〕明年春試，就去取來。〔旦〕婆婆，這梅呵，熬
幾歲風飄雨飄，便是我婢娟遺照。〔老旦泣介〕我看待這花與媳婦一般兒。〔旦〕咳，只怕這花
也沒有了，那裏有人亡花好。

哪，那裏不是一個人兒執着梅花來也。〔老旦生貼〕在那裏？

〔南尾聲〕冰花一朵依然好，今朝還我手中操。婆婆下了帷幔罷，〔老旦下設介〕〔旦〕從此
把這碾不破的輪迴休再到。

〔末扮仙童執梅花付旦繞場下〕〔生看介〕哎呀，鏤卿去了也！〔同哭介〕〔外暗上拭淚介〕〔生哭唱介〕

〔雙調〕〔夜行船〕香霧朦朧仙鶴叫，你自去碧落逍遙。你打破虛空去做仙人了，丟我人間怎了！

〔外〕孩兒休要悲慟，丫鬟們將衾枕移到樓下去。〔貼〕是。〔撒漫介〕〔生大哭介〕〔拉慢介〕呀，鏤卿，那裏知道你我是這般了結也！

〔仙呂入〕〔風雲會四朝元〕想往日裏分離將到，兀自怕魂兒不覈消！況今朝見了，再休想今生重瞧。這傷心教咱怎打熬！綠雲休走，待我叫他一聲兒。〔向慢叫介〕鏤卿，鏤卿，你怎不應我呀！記當時恁樣，記當時恁樣眉底春舒，臉際花嬌，一種情懷，百般歡笑。怎此時間，任我相廝叫。〔頓足介〕焦，不應我一周遭。〔貼持幔下〕〔生聲介〕〔外老旦扶介〕孩兒怎的？〔老旦〕孩兒暈了。〔拍救介〕〔生醒介〕〔外〕孩兒人已過去，只好丟開，你這樣着迷，是不孝了。〔生哭介〕我也知道，死者難生，也知道這樣原非孝，但覺得心兒儘着搖，腸兒儘着絞，只好由他自去，悲悲哽哽許多難了。

〔老旦〕孩兒哭也沒用，快與爹爹去安排殮事罷。

第二十五齣

哭靈

〔場上設香案，挂真容生上〕墨華一現，渺何存？三尺桐棺萬里魂，炷盡心香腸結篆，留將指爪血銷痕。蕤蕤夢繞寒山路，環珮聲敲半夜門，終是自疑無此事，天空海闊與誰論。小生自賦悼亡，雄心傷盡，此中日月，惟有淚痕，何處姻緣，更求再世。幸留一脈，略慰寸心，不知因何今晚忽然驚厥起來，叫喚按摩，百般無效。〔搓手介〕呀，難道竟要斬草除根麼？弄得我無法可施。〔行介〕只好在鑊腳靈前禱告一番，多少是好。〔揮淚介〕咳，鑊腳呵，

〔北〕〔呂〕〔南〕「一枝花」我如今縱有萬衷情，到何處分訴明白。只望把真心移嫡血，畢竟是暖着你根芽。〔到介〕倘若再起風波，教我把這片心呵，那處安排。況如今有此女孩，將來人家看見你的親生，便要提起你的好處，若并此無之喲，只怕你王鑊冰三字呵，從此要閣在青天外。〔拈香介〕我拈香禱告哀。只願你呵，憐潘郎鬢影將班，護金瓠嬰魂。

無害。

〔見小春容〕呀，你看鑣卿當真來了！〔細認介〕吓！

〔梁州第七〕俺道是冷黃昏魂歸瓊珮，原來是小春容粉滴身材，禁口兒叫不出，畫中人影相逢再。但見他蹙春山愁痕未斷，泛秋波恨泪難揩。對容顏如憐仙侶，聽言詞似觸芳懷。恍前宵剖盒分釵，靠單衾魂斷心哀。眼睜睜死把俺望着難拋，氣吁吁祇勸俺從今丟罷。這圖畫那裏有半點兒差。難排細揣。細揣那年來萬種恩和愛，只換得紙飄飄影兒在。却把俺恨海冤河猛撥開，兜上心來。

〔吳介〕哎，想當日呵。

〔九轉貨郎兒〕俺和您雖則是紅絲共戴，還不到紅氈共拜，却不道雪中梅底畫屏開。那其間您，您道個何方見過梁山伯，俺說的那廂認得祝英臺。這一夜是神女初離碧玉階。

自此以後，閨房之內，又敬又愛，說來好不話長。

〔二轉〕俺雖不能如趙王孫文章巨伯，他可比得過管夫人風流瀟灑，且休道閨房內假假傍傍，恩恩愛愛，那些兒密意濃情您共咱。只想那玉照園這一日，俺和您品茶蕩漿，試魚叉，更親手把你的釵鈿拔，扮一個少年郎携着手上靈巖去耍。如今哪要這種歡踪除非夢境佳。

〔三轉〕天哪，俺兩個又不曾推星論宿，相偎着只道是天長地久，止有你一雙天眼明白這根由。呀，怎不把鴛鴦護，便道的數難救，也叫他魂隨夢守，愁拋恨丟。雖則是不長的並頭，零星湊起，還算有年餘的聚首，這纔是你慈愛彼蒼護惜周。

〔疾足介〕俺好恨那！

〔四轉〕要什麼開虎榜金陵赴試，想宮花秋闈獻藝，生生把一株連理兩分離！俺，俺夢向高樓倚，您，您意逐曉帆飛，况又是人間七夕，繡繡就了一幅新詩寄與咱。寄到時，俺正拚着相思死，病又難醫，歸也無期，意懨懨反惹了凶謠起，可疑，竟不疑！伊嚇得昏迷，險些兒把頸血模糊濺鷓鴣。

〔五轉〕却虧得一聲鑼，泥金飛到順風中，送還你人兒活跳，纔把你絲魂斷後又重招。倒怕我病骨難熬，一味催煎煎痛癢，溫涼服事勞。天憐見受盡風霜梅花骨，却把您這深情嵌在心苗。因此上，焚香各把真心表，穩着此後呵，鴛鴦浦春融蘭棹。鳳凰臺，月照瓊簫，梧桐樹，果結蟠桃。有多少暮和朝，做一個並蒂蓮花永不拋。

〔六只介〕那裏曉得呵！

〔六轉〕恰好歡歡喜喜蟾宮初步，嘍嘍啣啣香樓私祝。再不想，兩雨風風，霜霜雪雪，逼香軀，弄得你恍恍惚惚，魂無主。剗地裏，惡惡狠狠，疼疼楚楚，驚驚怯怯，婉婉轉轉的明珠光吐。便見你虛虛弱弱，難存難住。猛拿着明明亮亮的刀，說出些斷斷絕絕的話，假假倚倚，叮叮囑囑，剪銀葱相付。哎，霎時間便畫就了這幅慘慘悽悽徐淑秦嘉永訣圖！

嗚呼，如今想來，總是俺負了您也！

「七轉」想當日雙跪了，指天說誓。一聲聲生同死齊，爲什麼如今呵，你做長眠人難起，人間還賸俺形單隻？難道算爲人歡喜，轉關兒忘却盟詞，試問你空幃裏，有甚的滋味甘如蜜？咳，直甚麼粘住身兒拋不得？

「八轉」只落得想着您敲簪勸我，如今便時常犯過，有誰來着意喚醒他？書帷夜哦，夜哦，紙上淚痕多，有誰來伴我孤燈坐？手頻搓也麼哥，鬢將蟠也麼哥！喚煞奈何，有誰來軟溫存慰我沈疴？除非是夢中逢，怕醒來又左；便左，還有空中半霎延俄，只恨俺而今夢也何曾做，別銀荷也麼哥！看金波也麼哥！却爭得一堆堆遺物飄零觸眼過！

我若早知如此，悔不放你入都也！

「九轉」雖道是終埋泉底，也教你向爹行幾日，遂了你的心兒，便俺心上也略略去些悲。怎像如今呵，枉教您痛生地下銜悽，更令您親爹，止你個掌上珍奇，接凶音痛到怎地位！若想着您親娘早世，一點根枝，却又披離，只怕要重新觸起舊心期。不知

您陰司去做鬼，可能般相逢阿母再牽衣？呀，鏤卿呵，我如今一粧粧的悽惶你，却如何任我肝腸哭斷淚如糜，一味的做啞粧，沒理會？

〔俱介〕想來想去，只恨煞這小孩也！

〔煞尾〕敢是我前生欠下明珠債，因此上生把俺兩個人兒猛拆開，又還要起盡風波把人嚇？〔拭淚介〕咳，甚來，甚來！今朝呵，險把俺憔悴潘郎，哭倒在素帷側。

〔貼上〕大爺你在這裏哭什麼，姐兒沒氣了。〔生驚問〕什麼話？〔貼〕姐兒沒氣了。〔生呆介〕這，這，這，什麼處？〔貼〕快休着急，進去看看，有何法子救得？〔生淚介〕你快隨我去來，呀，只怕又是白看的了。

〔急下〕〔貼隨下〕

第二十六齣

冥會

〔旦扮鬼魂手執梅花占〕

〔越調引子〕「霜天曉角」梅花似雪，何處江山也！舍却鴛鴦死別，真道我羨僊耶？

奴家王鏤冰鬼魂是也，那日迷離之際，忽見一位仙童，把這朶花枝向我身上一丟，不覺一點靈光，飄然離舍，滿擬執着這花向森羅殿上聽候升天，不料閣君見我，便肅然立起道：「既係仙姝，非本司所敢管。」且道我滿身生氣，非鬼非僊，請我自在游行，靜聽僊旨。〔歎介〕咳，我想現放着好好的夫妻，本來要仙人做甚麼來呀？〔揮淚介〕我兩個呵，

〔越調過曲〕「小桃紅」恩情比海更深些，怎教我長拋撇也！〔詞心介〕這心窩似攢來萬箭沒攔遮，我一向硬心腸，到此兀癡呆，何況他病懨懨，情切切，九迴腸，誰安帖也。咳，他守盟香，恁般疼熱，怎教我杜蘭香，捨他上五雲車？

〔試演介〕唉，陰陽阻隔，再求相會，想來爲難的了。只是我母親同住黃泉，如何也無踪跡，不免趁着風兒，尋將前去者。〔場右搭蓋一座設置鄉臺匾額且行介〕

〔下山虎〕趁着陰風瀉瀉，翠袖寒怯，人世今宵月，整一片雲迷霧遮。猛抬頭黑獄圍城，鬼燈明滅，叫一聲卽世恩娘何處邪？呀，一座高臺，額寫望鄉，只是我怯生生的，怎好上去呢？我影兒怎打疊，飛上這百尺天梯一徑斜？看世界何如也，怕傷心更惹些，拚便要撇却休休，奈現放着一線路，怎忍撇？

前面一位尊神來了，我且閃在臺後。〔虛下〕〔老旦冠帽執拂行上〕

〔山虎嵌蠻牌〕曇花小劫，彈指煙滅，今已消除過，更無掛拽，倒落得自在清閒，倚雲閃月，做個地下神仙，把來去閱。我鬼儂任氏是也。生前不幸，早歲而亡，死後幸遇觀音多方提挈，敝爲鬼仙，頓逃生死之關，永脫輪迴之苦，好不自在也。今夜月朗風清，不免向塗河橋望鄉臺去游玩一番。微雲來悄悄，涼月趁些些，樹梢風將人抄截，把飄飄塵尾亂似雪。前面望鄉臺來了，猛把我心兒揭，有一個人間嫡血，想此際是如何不能見也！

〔旦急上扯老旦介〕呀，娘呵，你原來在此呵！

〔五般宜〕你爲我，一霎時回腸欲絕，我爲你，幾日裏險途受跌。〔老旦驚介〕你是誰呀？

〔旦〕便是你親嫡血那些根節。〔老旦〕不要誤了。〔旦〕那裏會誤，我眠裏夢裏看來真切。

〔老旦呆想介〕〔旦哭介〕娘呵，難道你甜言似蔗，堅心似鐵。只不過做鬼的相逢，不容人將袖扯。

〔老旦〕慢着，你既是我女兒，因何到此？〔旦〕咳，

〔五韻美〕短年華，沒湊接，只趁着狂風一陣來此也。〔老旦〕是何病呢？〔旦〕怨蒼天

磨折無休歇，言之痛絕，娘共女，一樣的消除殘劫。〔老旦背介〕奇了，女兒是梅仙下謫，與孤

山處士有姻緣之分，尙未成婚，如何與我死的一樣，其中必有蹊蹺。〔轉介〕女兒，你既到此，如何闖君

不來拘束？〔旦〕闖君道我滿身生氣，非鬼非仙，不肯收管，因此上拋長夜衝冷月，暗地裏繞徧

黑闔浮，尋根究節。

〔老旦認旦介〕咳，我看你也是滿身生氣，非鬼非仙，女兒，只怕你還有回生之望哩。〔旦淚介〕咳，咳，

娘呵，我

「江頭送別」福也薄，命也薄，何苦生者！仙無着，鬼無着，倒底誰也？但得個生娘乳分無離別，也情願受萱花永遠周遮。

只是此地望鄉臺可否求娘携帶上去一望？
〔老旦〕這個何難，我携着你上去便了。
〔同登臺介〕合

「雁過南樓」望鄉，鄉關迴絕，但來人到此盡癡呆。管甚的非耶是耶，只看這一簇泥堆，都是些鬼叢碧血。我行來徑斜，望時魂怯，怯着那破題的兜心一抉。

〔老旦〕到了。
〔同望介〕〔老旦指介〕女兒，你看那黑洞洞一個所在，便是姑蘇城，你逐家望去便。
〔旦望介〕這家不是，那家也不是，呀，那個小小庭院，一樹蠟梅，好似趙瓊姊家裏。咦，你看綠紗窗下，不是瓊姊在那裏焚香誦經麼？
〔淚介〕咳，娘呵，娘，我在生時，〔指介〕只有他待我最好，如今我死了，不知他怎樣想我哩？這個經想是替我超度的了。
〔老旦指介〕女兒，你看這一座靈位，有個少年在那裏啼哭。
〔旦望哭介〕咳，這便是逋郎也。
〔又望又哭介〕我想來好不慘人也！逋郎呵。

「山麻稽」只道是郎心絕，長拋妾，誰承望藕斷絲連，還想奴耶！〔老旦〕女兒，你哭甚來？〔旦〕悲切，奴還見哭哀哀人兒也。則你那攪翻愁海，瀉乾哀淚，那見些些！

「黑麻令」奴想你魂怯夢怯，怎支持朝嗟暮嗟，看一派雲遮霧遮，倒拚個跌下人間，管什麼人耶鬼耶！〔跌介〕〔老旦拉介〕女兒休要如此，你看靠西些一張牀上，躺着小孩，許多人圍着哭哩。〔旦望驚介〕牀前立的是婆婆，牀上坐的小婢綠雲呀，難道這小孩也死了！〔哭介〕不保

佑家爺佛爺，猛幾下風斜並雨斜，定要個玉碎珠沉，纔算得慈些愛些！

〔老旦背介〕看此情形，女兒果真已嫁，果真也是坐蓐而亡，而且他手中這枝梅花，也是解脫的確證。只是閻君生死簿如何一些未記，花王那裏也不來迎歸呢？恨我僥倖尙淺，未能參透此機，只好携他回去，慢慢的執着這花，到花王那裏打聽罷。〔轉介〕女兒，眺望殺了，到家裏拜見你的祖先去。〔旦〕母親，家在那裏呢？〔老旦〕離臺半里之遙。〔老旦攜旦同下〕〔旦〕娘呵，到家容易，可能殺人間走一遭兒，死也情願。

「尾聲」曉雲休要遮殘月，我待趁着長風歸也。娘呵，也不枉奴地下今宵把娘

雪疊幻夢詞

袖拽。

〔老旦笑介〕歸去商量便了。〔同下〕

第二十七齣

譚空

〔小生上〕來題形管心香字。〔末上〕去訪金屏腸斷人。〔小生〕此病人間無藥治。〔末〕楞伽四卷細評論。〔小生〕小生賈筠。〔末〕小生姜恆。〔合〕我等與逋生同提秋闈，方喜文章有價，朋輩生光。不料逋生桂影甫攀，忽傷柿葉，鰥魚未暝，更失攤風。今日來彼書舍，打算棒喝他一番，已遣他小厮春奴進去請了，敢待來也。〔生引丑捧茶上〕已覺年華傷錦瑟，那堪風雨誅金瓠。〔見介〕兩兄失迎了。〔小生〕好說，聞兄又失掌珠，特來弔唁。〔生〕勞駕了。〔丑〕兩位大爺請茶。〔生〕兩兄坐了好講話。〔同坐介〕〔生〕咳，小弟經此兩番腸斷，萬事心灰，兩兄此來必有妙諦，拓我褊襟。〔末笑介〕那有妙諦，昨日與竹均湊成新戲一齣，倒可替兄破悶。〔生〕吓，兩兄竟高興填起院本來了，倒要請問其目。〔小生〕名喚「月老譚空」，逋生，你道好不好？〔生〕新極了，快快請教。〔末〕慢着，這個不可隨口讀過，逋兄若不嫌煩瑣，須要設起排場，合着腔口，我與竹均慢慢的合串何如。〔小生笑撥椅置桌上〕

作高座介。我竟不管逋兄煩瑣，先把月臺搭就再說。〔生笑介〕兩兄越發長進，竟會串戲了。〔小生〕這便叫做「禮云儒爲戲，子曰學而優」。〔顧末介〕我惱緣道人先上場也。〔立起居中念介〕不見一物，不生一想，無我無人，不消不長。俺月老弟子惱緣道人是也。生非解脫之僂，慣作氤氳之使，偶繡翠牒，忽羨紅鄉，不料月老知吾沉迷，要加棒喝，教我在這法座侍候。你看月老仙風拂拂，道骨瑯瑯，竟上來也。〔末笑向生介〕逋兄失陪了。〔生笑介〕仙長請便。〔末起唱介〕

〔北〕〔呂〕〔仙〕〔點絳脣〕雲雨樓臺，煙花營寨，難交代一例癡獸，硬把悲歡派。從想生因，從因生緣，想寂因滅，因滅緣捐。俺乃月下老人是也，管領六道悲歡，湊合大千眷屬。今日升壇說法，點醒惱緣，不免把此中消息，道破一番。〔小生迎介〕弟子惱緣迎接師父升壇。〔末拂袖介〕免者。〔升壇坐介〕〔小生〕掌侍立介。〔末〕惱緣，你看我掌管人世姻緣，你可知道這姻緣二字，還是入乎其外的，還是出乎其外的好？〔小生〕弟子夢夢，未識真詮。〔末〕你謹洗塵心，聽俺說來。〔小生合掌〕阿彌陀佛。〔生旁坐笑介〕〔丑背後作醜態介〕〔末作勢唱介〕

〔混江龍〕笑煞那媧皇無賴，偶然把團團黃土捏將來。輕與重，弄不準，一般形格。

凹和凸，倒變了兩樣軀骸。黑洞洞，二漏穿，怎叫那吐納相看常不湊；熱烘烘一堆倒，只要他陰陽合式便可相挨。聖人作，乃定夫婦；定夫婦，乃生苦樂。哎，好不瑣碎也。猛抱住陌生人，打趣說恩情，試問那一霎裏，怎討他許多惠澤？明棄着親嫡血，徇私情，孝公婆，幾曾有半些兒干着您自己根莖？儘遮瞞人面前十分的正顏厲色，沒乾淨被窩裏一般兒出醜丟乖。這一個鑠骨銷精，代造物用心掙化育；那一個擔驚忍痛，替人家拚命養嬰孩。沒對準，翠絲鞭飲恨銜羞，邯鄲才女嫁廝卒；有憑據，黑心符呼風喚雨，唐明皇帝落鈿鞋。疹熱熱假甜言，一把兒囚身玉鎖，笑嘻嘻波俏臉，兩張兒勾死金牌。苦牽連，謀衣計食百年忙，設張羅，男婚女嫁三生債。薄情郎，棺邊勾着面兒嬌，愛花娘，墳頭擲（平卷）得風兒大。靈牀上幾點泪，抵不過紙錢灰；穗帷中一聲天，當不得招魂帛。（小生）難道沒有恩愛的麼？（末）甚來由雲雨荒踪，莽乾坤跳不脫那些兒妖神籠絡。沒出息骷髏餘氣，蠢心肝轉不完無謂的魚水和諧。不過是撲燈蛾暖處胡鑽，被一朵小缸花，弄得你額爛頭焦拋性命，也不道過鏡影望時好看，遮一塊薄香羅，依然形消

迹滅，不着塵埃，生不割，死不舍，帳洞裏只落得爬腸拉肚，活受愁地獄，哭便愁，笑便喜，枕竅上着甚來低心下氣，當盡軟官差，亮晶晶離恨天，頭頂上壓得他難超苦海，黑設設無長鬼，腦背後等着你同赴泉臺。〔小生〕敢問世上竟麼有齊眉到老的麼？〔末〕好做腦，鬼妬神驚，輪不着享壽鶴兒年，惡姻緣，天長地久，消不完附骨龍頭癩，看一看鬚如戟，髮如霜，眼皮中像不過鬼樣春工，想一想男又大，女又長，肩背上卸不了驢兒重載。〔小生〕貧賤夫妻呢？〔末〕苦打算，覓銀錢，活累煞男兒去東走西奔，枉害的面黃如蠟，白着急，做針線，可憐見美媳婦朝辛夜苦，也弄到了骨瘦如柴，瓦罐裏缺了糧，竈門前斷了炊，著犢鼻的才郎無法術，富親眷撞了釘，貴人門受了罵，臥牛衣的賢婦也癡呆，爬不着破帷中一响貪歡，好煞也，愁眉朝淚眼，捉得定鏡臺上，幾聲長歎，多半是地角又天涯。〔小生〕如此敢要富貴麼？〔末〕說也。花開了白玉堂，黃金窟，雜拉拉算計得心血虧虛，風送到麒麟服，鳳凰冠，重登登拘束的精神不快，蠶石崇，哄自家種珊瑚，金谷園藏不過樓上花枝，獸隆慶，替天上譜霓裳，馬嵬驛救不轉帳中魂魄，說什麼收租簿，積產簿，放銀簿，零用簿，一對對的幾曾見故鬼。

叢中誇吃著；看這般一品官，二品官，三品官，四品官，幾雙雙的却仍要城隍案下跪臺階。（小生）如此說來，患難夫妻怎麼過呢？（末）呀，苦也。廝撞着莽強梁，你不見，我不見，隔的個死無着落；應當有惡劫數，殺一個，剩一個，這叫做活受排裁。（小生）義夫節婦可做得呢？（末）義夫亭，紙紮成，受過客罵幾句癡兒呆漢，節婦坊，風刮倒，替世上備一日砌壁鋪街。（小生）可有好報？（末）老玉帝，只打着大算盤，任他們義如山，恩如海，看不出一些些的蟻穴蝸房，誰美惡，狠閻羅，會用着凶圈套，儘他們金做心，玉做骨，只照例一家家教牛頭馬面詐錢財。（小生）文字姻緣何如？（末）文字也是魔，生一付巧肺腑，捉弄些破鳳紙，禿兔毫，斷磨墨，喫緊把帳底文心延促景，弄一回莽風流，做不了定情詩，織錦詞，同心曲，攢積就紙堆情泪付書獸。虛設着修羅海，忒利天，牢籠定才鬼情魔，徐淑秦嘉，一堆兒迷魂館，走遍了臨邛道，成都市，盡變了白楊荒草，文君馬卿何處有鼓琴臺？架子撐，縱道是兩瀟洒神仙異彩，葫蘆倒，也不過一包糟血肉凡胎。（小生）然則天上神僊，因何亦有桃源九嶷之事，難道不曉這些道理麼？（末）那些事，原是世人造出來的，天上何曾有來。生出些巧乖人，打疊着空（去聲）心兒，搜搜僻典，猛捉住虛空境，捉掇他筆管。

子使使歪才。小桃源，蕪青葉，胡麻飯，儘消遣，辭不了死別生離，借着個絳帳金鈴描意態；九嶷嶺，火洗巾，金條脫，恁心腸，沒奈了人間天上，硬覓着雲階月地自安排。沒憑準的志夷堅，記靈異，鬧靈靈都只寫心裏煩冤；喜鋪張的遇江妃，逢姹女，羞答答那裏討仙家恩愛。〔小生〕試問打破情關，撥開綺障，可是容易。〔末〕這個參悟，有甚難也。劈快刀，支兀另，驚的個俏巫雲縮上高崖；打響鑼，湯郎堂，嚇的個小峽雨躲向大海。哭一哭，鑽進了淚澆成的愛情河；笑一笑，跳出了火逼住的溫柔界。做手勢，折斷了豎玉柱築的基；立脚跟，踏平了護丹房鋪的綵。放毫光，怕走進邯鄲道的馬驢場，使性子，早頂穿歡喜佛的乾坤袋。猛功夫，銘子裏都忘了離合悲歡；慧男女夢兒中自覺得清閒瀟灑。這便是俺月中人參透了空中色，俺與你和盤托出，您可也澈底丟開。

〔小生合掌點頭介〕嘎，嘎，弟子豁然貫通也。〔末笑跳下囊介〕哈哈！老師攸然長逝矣。〔相持大笑介〕

〔生起介〕兩兄唱得口乾，喝盃茶罷。〔末〕茶倒不必，問你看了這折打碎虛空的好戲，心上了悟些麼。〔生笑介〕我自家早已了悟，只是別人不許我了悟，也是沒奈何。〔末搖首介〕我看別人早已

了悟，只你不能了悟耳。〔小生〕子常，我看你也說容易了，嫂夫人早年羽化，煞是傷心，難怪通兄不能了悟。〔末〕唉，竹均，你曉得什麼來！

「油葫蘆」可知道瞬息韶華一例捱，問長年爭着幾載？嫂夫人呵，他早把那蓮花九品向心開，因此上曇華一朵連根摘，圖得個茫茫萬劫常無礙，這是他藥珠宮慧業高，誰要您迴鸞鏡，情泪篩，怕不被空中笑的心兒壞，道着個看不破的劣書歎。

〔生點首介〕是便是，但當局易迷耳。〔小生〕倘使不遭掌珠之變，通兄還可略減悲腸。〔末〕竹均，你也說出癡話來了。

「天下樂」便是這一點鬼兒胎，禍也麼災，早安排，不過是拆鴛鴦，借琅玕下一叉，事畢了須歸也，苦牽他着甚來？誰看見落花枝留着蒂？

據小弟看來，通兄若只爲這兩粧，還不至痛到這等利害。〔小生〕這等爲着什麼呢？〔末〕這個倒要怪到嫂夫人了。〔生忙問〕爲什麼呢？〔末〕咳，要什麼

「那吒令」踐詩臺，禮臺，蘊些些淑懷，擅風才，月才，帶些些慧胎，受恩差，愛差，

種些些恨菱？甚仙娥，倏的把夢兒醒；害仙郎疼的個腸兒壞？都只爲這幾些些三粘住了血心來。

〔小生〕不錯呵，實在嫂夫人忒賢慧，忒多才，忒情長。〔生蹙眉介〕咳，說他甚來。〔末〕咳，說他甚來。

〔鵲踏枝〕孟光家便是檻鸞臺，吐珠玉引着人嘔心來。熱春雲撲的魂迷，暈的人呆。問到底幾多般有何聊賴，只出脫了好棺兒一塊錢財。

〔生微笑點頭介〕〔小生笑介〕子常說得好笑了，難道通兄一載夫妻，沒得半分好處來。〔生微笑介〕

〔末〕得來如今那裏呢？〔小生〕死了沒有，生時自有。〔末〕你說個生時，我問你個未生時，你看那

〔寄生草〕春夢原無影，明珠未墜胎，有甚的好風裁鞏鑑聲名戴，有甚的錦才華冰雪聰明灑，有甚的熱根苗生死恩情揣，那其間，只不過無中生有一些時，到如今，可不道虛空留得虛空在。

〔生笑起介〕妙哉論也，比剛纔一大篇戲文警策得多哩。我甄通生再不醒悟，真個是一塊頑石了。

〔小生笑介〕到底原被我們說醒了。〔顧末介〕我們去罷，等通兄靜參一回。〔生〕何不再譚些時。〔小生

末介明日再來了。小生末生魂場介末我今朝呵，

「賺尾」一椎碎鳳凰臺，割斷鴛鴦帶，塞住了茫茫愛海。一任把巫峽湘江團又拆，野狐禪使的真乖，狠文魔勾出心來。向生介試問你蠶絲燭淚盡丟開，意兒中自在，眼兒中無礙，可不是虧了咱把一個着迷人扯出莽塵埃？

生知感了，只是拙荆有些詩詞小稿，要請兩兄刪定，未知見許否？小生末豈敢，改日自然要請教的。拱手介通兄明日會罷。生拱手介請。小生末下生甲場介今日被他們一番棒喝，雖未能果真解脫，心裏煩悶倒也略去些兒。只是多語傷神，未免有些困倦起來，且向裏面打覺去者。下

雪
曇
幻
夢
詞

一
六
八

第二十八齣

魂歸

〔老旦左執梅花右執拂引女雜執擔上〕一例香因降玉墀，也須半霎逞風姿，好花何事飄零早，說與東風知不知？我任氏，頃向望鄉臺看月，忽遇女兒鬼魂，根問情由，事甚可異。我想女兒是梅憀下謫，要探此中消息，除非去問花王，因此向他討出花枝，一逕望百花宮去朝見花王，多少是好。侍史們，百花宮離此多遠了？〔雜〕哪，那邊一個雲頭，望之有金碧之色，就是了。〔老旦繞場介〕

〔商調〕〔二郎神〕花宮殿，顛巍巍碧瑠璃萬片，遠遠瑞雲籠罩，把陰雲幾朵打團兒化爲烟。我只願碧落黃泉傳信息，畢罷了冰愁雪怨，願不得踐朝霞，冒曉風，周折的打方旋。〔下〕〔魂旦上〕

〔正宮〕〔七娘子〕嵌牢一點心頭痛，莽紅塵雲山萬重。何處文鴛，誰家雛鳳，生前死後渾如夢。

碧落與黃泉，兩地都難歇，死別與生離，一種和誰說？今早母親向我討出花枝，一逕出門，不知何意？不免悄悄地出來，探望一回。〔望介〕呀，那搭山水重重，烟雲擾擾，就是昨夜望的姑蘇城了。〔搖淚介〕不知通郎此刻怎樣了？〔哭介〕咳，想着那些眼內心頭，燈前枕畔，百般恩愛，萬種溫存，教奴怎生拋撇得下也！

〔雁魚錦〕〔雁過聲〕想嬋娟應沉情海中，教僊郎故意相和哄。一任我壺底玉寒經年凍，怎當他恣柔腸貼芳衷，不由人不意軟心融。呀，我如今想來，好不苦也。通郎呵，你釵鈿枉贈儂，我呵，沒半點酬，和你同心詠，便酬和無期，還靠着春韶永。〔二犯漁家傲〕〔雁過聲〕呀，太匆匆，怎教你活做孤鴻！〔普天樂〕抓不着些兒消受，贏得悲和痛，想你孤衾獨擁，此情料是無人懂。〔內作風聲介〕好陣北風，不如因他飄蕩前去，墜落人間，或者得會通郎一面。〔縱身介〕走介。閃搖搖，微雲蕩空，怯星星，孤魂受風。〔雁過聲〕急煎煎，願相逢，却還怕相逢不許從容。〔場上設靈巖寺匾介〕且作靈巖介。猛走之間，被一個樹梢兒帶住了，待我看是何處來。〔見匾介〕「靈巖寺」呀，這便是我和通郎題詩畫壁之所，為什麼這般荒涼冷落也？

淒然一座梵王宮，想當時和着他會瀟灑的書生偕受用，到如今賸着咱沒意味的怨魂誰與同！〔走介〕我想此地離家不遠了，索性走將前去。〔場上撤簾處圓介〕〔殿玉照園圓介〕〔旦驚介〕頃刻之間，一座高山那裏去了，倒變了一座園亭？〔認介〕咳，那些亭臺樓閣，竟是我家玉照園了。〔淚介〕唉，翠雲閣，望山樓，依然無恙，只我的身兒何處也？〔二犯傾杯序〕〔雁過聲〕曇紅再不玲瓏，〔漁家傲〕怎如你桃源自荷劉郎寵！〔走介〕喜得一選進去，就是柳梢樓了，倘得遇着逋郎，也顧不得他一番驚嚇，只索要和他親近。〔場上設簾位旁邊設小位介〕〔旦驚介〕呀，這裏是柳梢樓下，那居中一個靈位，想是我了。旁邊一個是誰？〔認介〕咳，原來我的女孩果真也死了。〔哭介〕〔傾杯序〕咳，咳，一等狂飆，幾多苦雨，打了鴛鴦，落了芙蓉，還怕蓮房子擁，沒情波浪，竟絕斷腸花種。罷了，且上樓尋逋郎去者。〔作登樓介〕〔撤位設舊牀帷鏡臺香爐介〕呀，你看牀帳鏡臺位置依然。〔淚介〕想是他見了這些物件，就如見我一般，因此不忍輕動。咳，你〔雁過聲〕癡心猶把空房戀，却不道物是人非意枉濃。〔林介〕你看衾枕也一些未動，想是他仍住在此。〔喜漁燈犯〕〔喜漁〕算年時帳裏和他同夢，傷心處把鴛鴦細揣，繡綵搏弄。〔朱奴〕做無聊唧噥，眼望着那

鄆枕頭覓線蹤。〔起介〕那日繡的帕兒，剪的瓜兒，不知可曾燒掉，如何一些不見來？〔見燈介〕這個

香爐，便是和他設誓的，觸着時慘煞人也。〔吳介〕想當日，〔漁家〕心香一縷，雙雙供，約藍田

把來生緣種，怎料到今世無終！〔喜介〕你看月兒上了，逋郎怎不來也。〔雁過〕試問你海天

何處冰蟾湧，難道是更隔蓬山一萬重？〔聽介〕庭中長歎之聲，好似逋郎。〔錦纏道犯〕

〔錦纏道〕一聲聲哀啼夜蛩，似在桂堂東，料一樣青衫萬點紅，淚冥濛。〔且掩面哭介〕都是

我脆花枝，飄如轉蓬，害得他軟情絲牽牢心孔，我如今顧不得了，只得下樓去，拚着他一

驚。〔走介〕〔雁過〕錦瑟傍朱櫳，休說道身無彩鳳雙飛翼，管教你心有靈犀一點通。〔下〕

第二十九齣

魂遇

〔生上〕

〔逍遙樂〕小小紅樓影，收入天邊斷腸鏡。何時携手更同登，幾回倚枕百遍
循關，往事難憑。

〔蝶戀花〕顧影休文腰似舊，抱月飄烟一尺量纔夠。玉骨珊珊無可瘦，如何又褪羅衫釵紅豆。
西風誰把酒入骨相思此味人知否？淚眼迷離眉月逗，彎彎又上延延柳。小生送客登樓，偶然清
暇，思量靜參禪理，割斷愁根，那知越割越牢，愈參愈惱，沒奈何仍舊下樓，向庭中間步閒步。〔登眉
念咳，偏生這不知趣的碧翁翁，早把那勾魂攝魄的鏡兒推上柳梢也。

〔金絡索〕清輝照眼明，恨事從頭省。記得年時共把瓊闌凭，憐卿更怯卿，忒
娉婷，人比嫦娥分外清。而今果做了飛花影，便做飛花落又生，怎似你秋煙散

後沒些形，只依然滿地波澄浸的我愁人冷！

咳，我這等想他，不知他在冥中可曾想我？

〔梧桐半折芙蓉花〕他仙心一點明，花夢三更醒。霧鬢雲鬟捱着天風冷，月
柝霜鐘一樣傷心聽。比不得臥看牽牛織女星，耐得相思盡，燈背話綿藤，今後
是難圓破鏡。怎打疊一寸柔腸萬樣疼，倒望他斷魂沒靈，地久天長也圖個真
乾淨。

〔看畫帕瓜介〕我見了帕兒，便見你笑語纏綿，相逢夢裏；見了瓜兒，便見你愁眉掩抑，立在面前。只
如何不叫我真個一見也！

〔梧桐五更〕葱邊玉色瑩，帕上詩心勁，兩樣兜腸醞釀相思病。想當日離鍼
刺碎紅蘼影，淚雨噴醒病蕙莖，回思尙是歡娛境。如今呵，覓覓尋尋，空倚定門
兒癡等。

錢郎呵，你好狠心哪！

「梧桐樹」我牢牽鏡裏情，你苦躲風前影，難道是一去河洲便斷參差荇？一任我冤河斷送鰥魚命，只算是自踏愁關死也應。還怕我蛇影杯弓膽怯陰風勁，哎，鑿卿呵，我怕甚來，你若肯勾引我做鬼真倖幸。

〔旦上〕

「雙玉供」多時偷聽，苦啼鵲千聲萬聲。怕回腸，痛煞嬋娟；展柔魂，試近書生。
〔笑介〕喜煞你燈昏月冷，驀睹這舊時人影。〔思介〕且住，他雖道不怕，我驀地前去，究竟不好，先叫他一聲。看相逢近也，且消停試囀香喉喚小名。

〔喚介〕通郎。〔生驚起四望介〕〔旦再喚介〕通郎。〔生〕是誰？〔旦〕除却奴家誰敢喚你。〔生喜介〕

「攤破金字令」香唇啓也，宛似生時聽。芳魂近也，不枉通宵等。守着空帷，永拚孤另，不料腸斷心酸，覓踪尋影，打動他碧海青天夜夜情。我撥霧踏花庭，細認舊時形，携住亭亭，要問卿卿，芳心撇的直恁硬！

〔行又止介〕喲，不好，花木之妖乘隙迷人，不要被牠瞞了，走罷走罷。〔欲下介〕〔旦急扯介〕通郎，你往那

裏呀？

〔夜雨打梧桐〕你千追省，萬叮嚀，只怨我許飛瓊，躲玉清。真個歸來花徑，却不願人兒擔驚受怕，撇我伶仃。難道是嘍嘍唧唧說來好聽，並不要情人叫出情人應？咳，連郎呵，你可憐我，陰程併命，纔能夠傍月尋香窟，恁教我回車返玉京？

〔生回裏呆介〕鏤卿呵，你真個是我的鏤卿呵？〔旦〕難道是假？〔生哭抱旦介〕真個是我鏤卿，鏤卿呵？兀的不痛煞我也！

〔攤破金字令〕只道伊西飛孔雀，天邊振翠翎，忘却碧城深處語燕啼鶯，誰承望還記梨雲春夢影，做青海冤禽，苦思交頸。走一條黃泉路徑，累你伶仃，只不過思量到此完舊盟。恨煞我思卿反避卿，感着你無情却有情，險些兒打回雲軒，害煞瑤娥，將伊熱心腸辜負輕。

〔旦哭介〕奴的命好苦也！

〔夜雨打梧桐〕琉璃命，烟露莖，一夜雨淋鈴，了香盟，從此風飄浪打，生把一

個臺中嬌鳳，做了草際孤螢。傷心萬種誰與罄？〔生〕只是你如何得還陽世而會小生？

〔旦〕說來好慘，那日望鄉臺見你一面，萬分難捨。〔生〕原來你會見我來，可會見我做什麼事？〔旦〕你在靈前痛哭，後來又見小孩病死，想你愈加傷心，因此拚這一遭，定要尋着你也。月中霜裏細認歸來徑，你擔愁受病，瘦的這般形。死守着詩和爪，怪伊行忒志誠。

〔生〕鏤卿，你若肯永不我舍，便和你做一場鬼姻緣也是情願。

「攤破金字令」好鳳鸞，人間天上，一樣雙飛過一生。只要芳卿心許，再續前盟，便和你鬼和人，形共影，結兩世姻緣，一般消領。省得來瑤臺夢境，剗地胡行，算來到底還是醒。何必要華鬢天，我死登；何必要牡丹亭，你活成？不知那閻君呵，可許我常留娉婷，死守恩情，和伊硬將這一枝連理擎？

〔尚且介〕風露之中不堪久立，和你登樓略叙痛腸去罷。〔旦〕通郎，和你相逢，殊非容易，那裏下的拋撇也！

「夜雨打梧桐」魂怯怯，膽星星，逐夜曉風乘，到花庭。從此聞聲對影，誰肯撇

却大羅仙眷，去覓鬼宿前程？便天曹折罰咱願領。〔生〕鏤腳，不要今宵又是夢。〔旦〕咳，
管他。〔攤手行介〕〔合〕世界茫茫，醒夢原無定。月明漏靜，證恩情，管甚麼醒和夢，又誰
知死與生。〔竟下〕

第三十齣

夢醒

〔丑扮封姨，舞扇引四雜分執青赤白黑四色旗舞上〕〔繞場後丑中立四雜各依方色立舞旗介〕

〔中〕〔漁家傲〕呼呼的少女宮中異氣涵，哀哀的梅嶼雲烘羅浮夢酣。我封家十八

姨是也。〔舉扇介〕憑着這把大扇，弄得林梅兩人，死死生生，離離合合，好不稱心。現在要引他雙魂，投之

極北黑海之中，使他萬歲千秋，永得如魚如水。〔顧雜介〕衆尊神，替我着力搨他一回。〔衆〕得令。〔丑舞扇

引衆舞繞繞場行介〕走石飛沙山谷震，一霎價天昏地暗。渾不借龍妹蛟娘，渾不用壬

女丁男，只一柄掌扇揚威翠尾氍。〔虛下〕

〔小旦捧團瓶貼捧梨瓶各佩劍老旦執拂引小生淡紅衣末粉白衣副末綠衣淨紅衣扮四仙女各執長旛女雜各執器械急

上〕

〔舞霓裳〕飛出牙旗玉女嵐，花氣含風中一朶小哀曇，太癡憨。〔小旦我幽蘭仙

〔前扮卷舌星君舞箕跪上〕〔向丑介〕封姊，聞你急難，特來助你。〔小旦貼老旦〕好個助紂爲虐的星君，一并擒你。〔軍戰齊下〕〔四仙女擒副淨穰場下〕〔二女纏繞四雜穰場下〕〔丑拖扇逃上〕〔小旦貼老旦仗劍追上〕〔戰介〕

〔丑戰敗逃下〕〔小旦貼向老旦介〕我們追趕封姨，事不宜遲，林梅兩人的事你去擔承了罷。但他們沉溺已深，非用掌心雷斷難醒悟。你子細用着，我們去也。〔老旦〕二位放心，這事都在老身身上。〔小旦貼〕如此別了。〔老旦〕請。〔小旦貼急下〕〔老旦笑介〕哈哈！果真不枉一番跋涉也。

〔餘文〕把僊踪鬼迹殷勤探，纔訪出陷鴛鴦的萬丈潭。我此去呵，須教那霹靂聲驚鶴夢酣。〔下〕〔場上設幃帳燈臺介〕〔生旦攜手上〕

〔商調〕〔二郎神〕〔頭換〕悲煎，這一霎紅偎翠傍，天留人便，便算是今宵仍夢見，也傳個明明白白一晌流連。似這般一去邯鄲人不轉，也甘心聽黃梁火煎。〔去聲〕鎖相憐，把百夜的酸辛一夕都捐。

〔各坐介〕〔內作霹靂聲介〕〔生旦各大躬立起介〕〔生〕啊，鏤卿。〔旦〕啊，連郎。〔內放黃烟穰場隔生旦介〕〔生〕鏤卿那裏去了？〔旦尋介〕連郎那裏去了？〔各哭作四面追尋急下〕〔老旦笑容急上〕好也，把兩個癡魂，

一齊送上醒路去了，不免先在此間一聽連仙消息。〔作側耳聽介〕〔內生作睡語介〕啊，霹靂一聲，把我的鑲腳送向那裏去也？鑲腳呵，〔內丑作春奴喚介〕大爺醒些，什麼鑲腳，只有我春奴在此。〔內生作語聲介〕咦，這是那裏？〔內丑笑介〕大爺睡昏了，連自己書房也不認得了。〔內生〕這一天大雪，幾時下的？〔丑〕奇了，方纔大爺還到園中賞雪，在梅樹下做什麼討封姨的檄文，弄得滿身濕透，若不是老爺恭人喚轉，只怕此刻還是發獸哩。磕睡一日，怎把下雪都忘了？〔生中喚介〕是呵，我還是教你暖一壺冷酒哩。如今熱了不曾？〔丑〕還未。〔內生〕奇哉，奇哉，竟是一場大夢。這一壺酒便是我的黃梁了。〔丑〕大爺做了什麼好夢？〔內生〕你去拿酒來，待我慢慢和你講罷。〔老旦笑介〕哈哈，一個磕睡蟲也弄得你發了。

〔二賢集〕〔二郎〕巴不到火爐裏，報一聲冰壺酒灑，石火光中，已折準你許多恩怨。悵然，一霎裏翠閣紅軒。〔集賢〕一霎裏滄海藍田，一霎裏仙緣鬼趣盡嘗徧，這其間虧煞你耐煩消遣。

〔內作風聲介〕好北風呵，不免駕起雲頭，到都中一望女兒去也。〔繞場行介〕峨峨鳳闕聳雲中，中有

仙娥一脈通。縮地仙家原有術，千山萬水一時逢。〔立定介〕到了。你聽女兒悄無聲息，想已醒轉多時了。〔側耳介〕〔內小旦作問介〕妹妹，你剛纔夢中爲什麼哭叫出連郎兩個字來？連郎倒底是誰？〔旦低介〕夢話有什麼準，我也不知。〔內小旦〕爲什麼我未喚你，你便把我緊緊抱住，說：「我道是今生永不見你的了！」再問你時，你便癡癡的呆想，一語不發，這又什麼緣故？〔內旦作問介〕姐姐，今朝被你纏死了，我到堂上問候去也。〔小旦笑介〕罷了，停一回總要追究你出來，不愁你瞞我到底也。〔老旦笑介〕哈哈，這妮子還未醒哩。

「琥珀貓兒墜」，只不過消除前件，一個枕兒邊。也何曾兜率宮中會謫仙？也何曾修羅海上送華年？牽連埋怨煞，一陣狂飆，弄的你夢驚魂顛。不免兜轉雲頭，向花宮聽訊封姨去者。

〔尾聲〕情天特地開生面，把恨海茫茫倩蝴蝶填。留一個璧月團圓醒後妍。

雪巖幻夢詞

第三十一齣

團圓

〔丑扮伴娘副淨扮伴郎上〕

〔南呂〕〔過曲〕「柳香娘」放顛風十丈，放顛風十丈，金鈴搖響，恨東皇喚醒癡魂兩

帶花宮罪項，帶花宮罪項，天際逞荒唐，人間做儂相。〔丑〕我封姨。〔副淨〕我卷舌星君。

〔合〕我兩個欲逞狠心，思殘鳳侶，不料機事不密，震動花宮，花王竟遣一隊女戎，破我百年大隧。我那時計窮力竭，只得就擒。可恨花王假奉玉旨，袒護香部，竟罰我兩個待林梅團圓之日，男作伴郎，女作伴娘，以顯空中報應之嚴，以消向日摧殘之罪。且教我於更深人靜，引他肉身徧游香海，示以仙諦，悟其塵心。如今已屆其期，不免幻作生人，向紅塵走一遭也。〔丑〕星君我們去則去也，須顯些手段，令他知道向年噩夢，都因得罪我們而起。一則破他疑竇，一則顯我威風，你道如何？〔副淨〕好。〔合〕如此，我們分到兩家去罷。看今宵月朗，看今宵月朗，正春滿蘭堂，花開蓉帳。〔分左右下〕〔末小生引

雪墨幻夢詞

一八五

堂來羊担酒上

〔前腔〕喜良朋跌宕，喜良朋跌宕，翠酣紅餉，文鴛彩鳳初隨倡。賀新郎且往，賀新郎且往，彩筆助粧忙，瓊簫引仙降。〔末〕我姜恆。〔小生〕我賁鶴。〔合〕我們都是通生至好，今日聞他合番吉期，不免牽羊担酒，同去奉賀。看今宵月朗，看今宵月朗，正春滿蘭堂，花開蓉帳。〔同下〕〔設鏡臺帷幔場角設梅盆日盛粧上〕

〔正宮〕〔引子〕〔燕歸梁〕蝴蝶無端向我忙，難捉住夢鴛鴦，今朝真個影成雙，鸞扇底認檀郎。

一段南柯生死因，風前雪底辨難真，不知孔雀屏邊影，可是深閨夢裏人？奴家自那日偷回陽世，得會通郎，正在纏綿，不防霹靂一聲，驚醒轉來，却是南柯一夢。看看天邊雪影，依舊更飛，盆裏梅花，猶然未放。問着瓊姊，綠雲共道不過睡去片時，誰知我夢中已爲人一世乎？一向懷此異夢，不敢告人，只有瓊姊綠雲，有些知道。光陰荏苒，忽又仲春，父親因要替我于歸，特地告假回籍，今日正是吉期也。〔坐介〕我想夢裏成婚，也在二月，事之印合，何其巧乎？若說舊夢復來，何以滿堂簫

鼓之聲，洋洋盈我耳也。〔見梅花介〕這盆梅花，與我同日而生，因此不遠千里，攜帶回來。你看今日雖未全開，却是分外精采。我想當日入夢之時，因他而夢，出夢之日，亦因他而醒，其中關會，定有因緣，不免向他暗祝一番。

〔過曲〕「朱奴兒」梅花呵，你既然管奴家生死行藏，磁枕裏勞你半晌，你醒後須收夢裏場。望還我舊時張敞，非虛謊，金屋洞房願把你常供養。

〔小旦引丑攜冠帶貼隨上〕

〔引子〕「七娘子」夢中離別醒僂傍，算今番果諧鳳凰。羅綺盈門，笙歌繞帳，絳臺雲擁天仙仗。

〔小旦笑介〕妹妹，我又來把你打扮得如新娘子一般哩。〔旦〕這話怎講？〔小旦〕是妹子曾說來，當日呵，

「朱奴插芙蓉」邯鄲道，飛來錦檣。瞞嬌鳳，硬開鴛帳。瓊珮珠璫，真無狀；忙煞我一人摒擋。但不知兩月之後，真個許我來探你一遭麼？翠紅餉，小姑有郎，錦城花，掄開

姊妹怕春長。

〔丑〕趙小姐休要胡說了，外邊花轎到哩，喜娘替小姐裝束來。〔旦背〕〔小旦丑點替旦裝束介〕〔末王端
老旦羅氏上〕

〔前腔〕繞繡幙，紅飄錦堂。開寶鼎，翠暄銀榜。鸞扇高張，喜張敞配得過掃眉
人樣。〔悉〕我王端是也，今日爲女兒出閣，乾宅鼓樂已臨，不免同夫人進去催女兒上轎也。〔入介〕〔合〕
喜娘，小姐粧梳好麼？外邊等久也。笙簫響，聲騰九閩，怕人家心焦。一曲鳳求凰。

〔丑羅氏〕好了。〔末向內介〕儀從侍候。〔衆雜儀從上〕〔末老旦〕簇擁小姐前廳上轎去來。〔衆應同繞場介〕

〔前腔〕〔末老旦〕喜兩下姻緣正當，看眼底別離堪愴。〔旦淚介〕生小嬋娟慣依傍，

怎教我相拋漾！〔衆合〕笙簫響，聲騰九閩，怕人家心焦。一曲鳳求凰。〔同下〕〔生盛服上〕

〔前腔〕打一轉紅鄉翠鄉，多謝你希夷相貺。但願南柯消却瑤臺愴，畫屏裏
舊人隨唱。小生自雷聲驚夢，影事成空，胸中常揣一片狐疑，心裏反有幾分僥倖。倖者倖做缺之月，
可望其真圓；疑者疑醒後之人，或殊於夢裏。常作得小記一篇，思待新人前來印證。今日正是我合登

吉期了，你聽簫鼓之聲，喧闐里閉，新人敢是來也。呀，不知可是我夢裏的王鏗水也呵。笙簫響，剗時間心焦一曲鳳求凰。

末小生笑上半日不見新郎，原來在這裏。心裏着急到怎地位了。生休得取笑。背介記得夢中與竹均題壁棲霞，與子常談空靜室，歷歷在目也。

〔前腔〕打不散竹林詠觴，也伴我蕉房來往。末小生剛纔馬伯麟，全友仁，兩個俗子，說得好哩。要請連兄賦就催粧百韻，纔許洞房一宵。生笑介遵命便了。背介原來這兩人也在此。幻夢無端派他往，一年間諸般變相。小丑春奴引副淨上大爺，今番真個新人到也。伴郎引大爺去者。合笙簫響，聲騰九閭，剗時間心焦一曲鳳求凰。生小丑副淨下末小生我們也到堂前看去。同下

〔外扮甄沂老旦扮劉氏盛服引衆雜提燈上〕

〔前腔〕整一片香圍玉堂，捧一朵紅雲徐降。今日爲小兒完婚，你看新人花轎已進門了，好不熱鬧也。衆雜儀從上〔繞場下〕末小生立場角望介丑貼扶旦冠峽頭舉紅巾上〔旦低介〕似燕子歸

來模樣，依稀認舊時門巷。〔副淨小丑提燈引生上〕笙簫響，剗時間心焦一曲鳳求凰。

〔生扮掌禮照常喝生且拜介〕〔舉介〕〔雜〕請新郎揭起紅巾，行照面之禮。〔生揚介〕〔生且各舉介〕〔雜重喝介〕

請兩新人行照面之禮。〔生呆不理介〕〔丑副淨背笑介〕〔外老且喚介〕孩兒因何失禮？〔生〕奇事奇事！〔外

老〕有甚奇來？〔生跪介〕不敢瞞兩大人，前年臘底，孩兒得一奇夢，夢與媳婦做得一年夫婦，十分

恩愛，後來媳婦忽因產後身亡，孩兒思之不置，媳婦竟逃回陽世，剗地相逢，正在驚喜不遑之際，

忽被霹靂一聲，猛地驚醒，却是一場大夢。當時孩兒因事甚新奇，曾戲作小記一篇，以誌踪跡，不

料剛纔揭起紅巾一看，新人竟與夢中舊人一樣，連這隨嫁小鬟，也是一個粉撲兒。兩大人你道

這事奇也不奇？〔外老〕哦，有這等事，你把這小記與我一看。〔生遞介〕〔貼〕奇事，奇事！〔外老〕因何

你也喚起奇來？〔貼〕剛聽大爺一番說話，竟與我們小姐和趙小姐講的一般。〔生驚問介〕你們竟

有趙小姐麼？可是名字叫做瓊仙的？〔貼〕正是。敢問大爺大號可叫通牛？〔生〕是了。然則你們小

姐竟叫鏤冰？你便是綠雲了？〔貼〕一些不差。〔外老〕既然如此，你去請問小姐，我們這些人，小姐

都認麼？〔貼向且耳語介〕〔貼〕小姐說，除大爺老爺，恭人，不消說得，其餘只有小使春奴是認得的。還

有雖未識面，却曉得的，如大爺兩個至友，一個貫竹均，一個姜子常；更有妄造謠言兩個，一個叫馬伯麟，一個叫全友仁。請問老爺恭人，這些人倒底是有是無？〔末小生各驚異介〕「生」一些不錯，馬全兩個，今日也來過。姜貢兩位，現在這裏也。〔衆合〕奇哉，邯鄲南柯之後，不料復有這段奇蹤也。

〔前腔〕大槐裏，元駒印箱，泥牀上，黃梁丞相，却不曾蟻穴移來枕竅旁，問這一個黑甜鄉，怎寬廣，蝶徑縱橫，把繡帳通書幌？

〔丑副淨〕老爺們，要知此中消息，只問我們。〔生外老〕你知道什麼？〔丑副淨〕大爺這裏，只要玉照園去尋，小姐那邊，只看梅盆便知。〔貼〕如此甚易，我去看也。〔下〕〔生〕春奴。〔小丑應介〕「生」你到園中看去。〔春奴下〕〔末小生向外介〕連兄小記一篇，也要請教一遍，得以聞所未聞。〔外邊介〕在此。〔小丑持書急上〕奇了，大爺前年所做討風檄文，久已鎖在書箱，不知何時拋在梅樹之下。〔生〕取來。〔遞介〕〔衆同看介〕咦，果然，難道這夢倒因得罪封姨而起。〔丑淨暗笑介〕〔貼急上〕奇了，我們那株盆梅，頃刻之間，一齊開放，朵朵並頭，老爺夫人甚是歡喜。又聽我說出這段異夢，愈加驚奇，竟教趙小姐親自把盆梅送來，作個夢中人會哩。〔生〕然則梅盆之中，竟沒有東西麼？〔貼笑介〕我竟忘了，有個紙

像兒，不知什麼解，大爺你看來。〔生接着介〕呀，一首七古，想是小姐的佳作了。〔旦驚介〕〔生〕哦，怎的也是句句刺着封姨哩？〔衆〕如此看來，一段奇緣，竟是他兩篇妙文惹來的了。想當日呵，

〔前腔〕一個妃青白，六朝墨香，一個摹風雅，三唐體壯；却不道兔綵牽他蝶翅扛，把兩道小文光，打情棒，少女顛狂，險把你才人阮。

〔小旦引衆抬梅盆上〕携將連理樹，來賀比肩人。舅父着我送花到此，不免逕入。〔貼見報介〕趙小姐到也。〔外老生〕道有請。〔共見介〕〔外老生〕何幸瓊臨，增輝蓬華。〔小旦〕叨陪葶末，得預蘭因。〔外老〕家人們把那盆並蒂梅高供中堂，我們凡在夢中之人，合當同拜，以誌奇緣。〔衆〕當得如此。〔雜供線介〕〔生旦外老末小生小旦貼小丑同拜介〕

〔醉太平〕〔生〕花雙人兩，看華胥眷屬依然無恙。團蘭捏絮，風姨忒費周章。〔旦〕從此秦樓圓月照輝光，永護我冰階雲幌。〔合〕且休回想，悲歡離合一霎荒唐。

〔前腔〕〔外〕並頭花放，爲佳兒佳婦，先圖小像，金屏圍住瑤臺，一對鸞凰。〔老〕

惆悵，空中幾陣落花風，也是你多情魔障。〔合〕且休回想，悲歡離合一霎荒唐。
〔前腔〕〔末〕南柯奇況，笑醉鄉日月，臯橋跌宕，溫鄉棒喝，紅絲繡出禪牀。〔小〕
告遊賞，棲霞山頂墨痕香，襯托你風流人兩。〔合〕且休回想，悲歡離合一霎荒唐。
唐。

〔前腔〕〔小旦〕合歡堂做，勝羅浮夢裏洞房私訪。鮫珠一斛，團圓都化蟾光。〔小〕
〔丑貼〕慶賞，携琴抱瑟侍鴛鴦，也祝你春韶永享。〔合〕且休回想，悲歡離合一霎荒唐。

〔尾聲〕〔合〕向曇邊翻出新鮮樣，把泊鳳飄鸞愁盡放，好教那普天下沒奈的人兒笑一場。〔同下〕〔丑副淨上〕已是更深人靜了，他兩個蘭緣初合，絮語正濃，我們正好幻成銀漢之橋，引入雪香之海。〔聽介〕你聽雲中笙鶴之聲，來迎仙駕了，快去快去。〔下〕

雪屋幻夢詞

第三十二齣

僊證

〔小旦捧蘭瓶貼捧梨瓶先上〕〔老旦引四仙女各執花色執扇上〕

〔仙呂〕〔北新水令〕向瑤臺新築合歡城，引雙仙歸來花徑。善哉，善哉！少女風中，已醒鴛鴦之夢；華鬢天上，先開風月之窩。我百花王是也。向日梅仙下謫，留下花枝，卽付蘭仙代領。偶凝檢點，被竊風姨，誰知風姨竟欲逞其虎狼之心，隔此鳳凰之侶。幸被任仙覷破，報信花宮，纔能收回。十丈狂飈，呼醒兩人噩夢。〔坐介〕咳，看他兩個玉骨冰心，交輝互映，雖在魂夢之中，生死之際，千回百折，不改不移，豈但增人伉儷之情，直可生我情天之色；因此不嫌綺障，奏上玉皇，令其剗滿歸來，同升華蓋天上。今朝玉旨想要下也。已罰風姨，卷舌星君，同往人間，引彼肉身徧游仙界；一來印證絮迹，二來拜答綸音，庶他兩人不致迷却本來面目也。〔顧小旦貼介〕林梅將到，你二人須索往迓。〔小旦點他〕們久住人間，早忘天上，相見之際，恐惹驚惶。〔老旦〕不妨，他兩個仙夢雖迷，靈根尙在，一見你們，自然

了。疊樓塵夢繞，紙帳絮痕清，終究是舊仙班，須認得天邊影。

〔生且攜手徐步上〕

〔南〕〔步步嬌〕青鳥肩馱銀虹影，寄語仙家請。天梯步步登，恍是何年曾游

雲徑。〔生〕鏤卿，剛纔那兩個自稱仙使，招手成橋，教你我去赴仙家之召，不知果是真麼？〔旦〕看這境

界，好似我和你都來過的。〔生〕我也如此。〔笑介〕我和你既是奇緣，定有奇遇，不免再往前去。〔行介〕〔還

小旦貼介〕〔旦向生指介〕連郎，你看來的女郎，又似我的舊識，只是再想不起是誰來。〔生想介〕哦，好似幾

時也在此地相見的。〔倉〕似向夢中行，莽姻緣一片雲烟暝。

〔小旦貼笑迎上介〕梅妹，連仙，別來無恙，還記天邊相送之人乎？

〔北〕〔雁兒落〕莫驚心，難猜隔世情，試抬頭，且認前邊影。但雲天何人送你行，便神山那個教咱請？

〔生且恍然介〕哦，曉得了，敢是花王相請麼？〔小旦貼〕然也，你兩個悟好快也。〔生且〕現在那裏？〔小旦

貼〕隨我來。〔小旦貼引生且見老旦介〕〔生且〕花王稽首。〔老旦〕罷了。〔生且〕列位姊妹請了。〔衆〕請了。〔老

旦林逋，梅仙，你兩個一墜塵埃，備經風浪，空中一霎，更復難當。可曉得以何因緣，致此磨折？
旦弟子正因魂夢迷離，悲歡荒誕，根基淺薄，急切難明，亟須上叩蓬壺，下開茅塞。
〔老旦〕你且把
經踪說來。
〔生旦〕弟子想我兩人呵，

〔南〕「沉醉東風」逐東風，平分香豔；墜南瞻，擔承愁病，原是我命該應，爲甚的一般破鏡，偏不照醒時人影；只把鰥魚浪驚，么鳳雨零，青磁枕裏，沒來由萬樣疼？

〔老旦笑介〕這是你自來的痛苦也。
〔生旦對介〕命付自天，說甚自來。

〔北〕「得勝令」
〔老旦〕呀，怎情天苦，貶識情生，怎花神不惜飛花命。只爲您觸着狂風性，因此他翻將猛雨零。靈也麼靈，捉住了睡鄉中魂和影，驚也麼驚，險做了愛河中梗與萍。

〔生旦〕呀，原來風姨作弄，花王何以不一援手乎？
花王呵，你

〔南〕「忒忒令」湊疊紋絲牽仙鏡，護鴛花旛張香嶺，誰來天外風吹雙影，因

甚呵，繚天邊，撒人間，任人家魂兒亂馳騁？

〔老旦笑介〕我正要你們遭此磨折哩。

〔北〕「美沽酒」你孤鸞一點星，你孤鸞一點星，若不向帳中擎，便不免白日青天要露形；幸魂擔薄命名，軟風魔醒來領。况我若早救了你們呵，兀不埋沒了死生中兩心映。

〔生旦低頭作悲介〕呀，花王呵，你既有心培植，也該終始周旋，爲何剛免生離，又教死別呢？〔老旦嘆〕誰教你死別來？〔生旦〕呀，不教死別呵，爲甚麼？

〔南〕「園林好」遣青鸞飛來碧城，駕玉螭遙通紫局，立花螭重聽清磬。若不
是劫塵清，難道許肉僊登？

〔老旦笑介〕哈哈，你兩個還在那裏做夢哩！

〔北〕「太平令」俺爲您，莽擔了鷓鴣把柄；俺爲您，硬傷了羊角威靈；俺爲您，犯通明瑤章朝請；俺爲您，走閻浮雲輦宵停。俺呵，滿望你，風兒月兒一點情，生

擊死擊呀，怎來由狂風重打。

少刻玉旨下來就明白了。〔仙女〕玉旨降。〔在氏捧玉旨上〕瑤宮忽下絲綸詔，玉殿應添鸚鵡班。甄

林王鏤冰接旨。〔生且驚跪介〕玉帝敕諭譴仙甄林，妻王鏤冰。咨爾二人，本居紫府，偶墜紅塵。因招

封氏之仇，致受希夷之虐。幸爾靈根未泯，勁節無虧，推此纏綿，足敦風化。朕甚嘉之。茲准花王所

奏，許爾一生福蔭，百歲眉齊，待謫限滿時，卽升華鬢天上，永爲夫婦。欽哉，勉之。謝恩。〔生且拜介〕願

上帝聖壽無疆。〔起介〕〔且見在氏驚介〕呀，你是我的娘呵，黃泉一別，誰料碧落相逢也。〔在氏〕我因

救你有功，敕爲玉霄宮供奉了。〔且淚介〕娘，你想得我苦也。

〔南〕〔川撥棹〕當日呵，遇金萱，開鬼徑，道飛花守着根莖，甚飛花守着根莖！

逐回風飄飄又經，料相逢生不能，這相逢夢也醒。

〔老旦〕梅仙，休得悽惶，你們兩個正該拜謝任仙相救之恩哩。〔生且拜任氏介〕〔在氏扶介〕〔老旦〕

〔北〕〔梅花酒〕他爲您，覓花根踏鳳城；他爲您，請花旗捲螟營；他爲您，促睡

蟲把霹靂擊；他爲您，圓仙眷把絲綸請。一件件無把柄，一粧粧都承領，這苦衷

您須省。

蘭梨兩仙，把林逋仙鶴，梅仙花枝，都取來教他一個騎鶴，一個執花，我們一衆引他至香雪海一游。游畢之後，仍命風姨，卷舌星君，送歸人世。〔衆〕領仙旨。〔小旦貼取繡花付生旦〕〔生騎鶴，執花同衆燒

場介〕

〔南〕錦衣香。〔生旦〕一個御風雲，銀翎整；一個鬥月霜，瓊枝勁！恍記拜別瑤天，這般行徑。喜東風肯繫小金鈴，從此把春萍秋梗，都變做玉葉金莖。甚狂鷺敢打住孤山雙雙魂，夢清淨都虧得傷心俄頃，換得這百年翠牒千秋鴛鏡。

〔老旦〕林逋，梅仙，你兩個此去呵，須將你夢裏姻緣，天邊因果，播之金管，耀彼玉臺。〔生旦〕只怕又留綺障，永墜泥犁。〔老旦〕這又何妨，你不見〔指小旦介〕蘭仙墜劫，有個鴉湖謫史爲譜悲歡；〔指貼介〕梨仙降凡，又有個鶴水詞人代傳徵懿。你若將閨房真性，譜爲弦管，正聲足警輕儇，有何罪過？〔生旦〕如此領旨。〔老旦〕香雪到了，大家隨我進去。

〔北〕清江引。〔老旦〕河洲寫出關雎興，句句真情性。縱異他瓊嶺冷梨華，空谷

蕭蘭影只願，普天下做夫妻。

曇夢省

普天下
做夫妻

張冰之

雪夢幻夢詞

四月廿七日
張冰之
二〇一

情不折
雪鑿幻夢詞
可奈何
奈素何
二〇二
今若何

羞以
時不刻
成

才
梳
八
字

夢
詞
真

痛
之

眼
盡
空
幻
夢

真
集
著

陪
陪
不

本
集

眼
盡
空
幻
夢

行
院
奉

夢
詞
真

眼
盡
空
幻
夢

行
院
奉

夢
詞
真

长江先生

敬
启
者
先
生

海

海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初版——三〇〇〇

版權所有

曾 樸 編 著

雪 墨 夢 院 本

平裝本定價六角

真 美 善 書 店 發 行

#82

10/10/10
01/04/10

